『ある姉妹の関系』

（某姐妹的关系）

翻译：[\_y\_y\_oo](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_y_y_oo&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被吞

――那是一个任谁去看都会感到无聊的光景。

「哟、哟——大姐，那个行李好像很重啊。交给本大爷来搬吧。」

「加菲尔啊……没有关系的~.一直受到客人待遇的话会感觉很没面子的呦。我只是想稍稍帮一些忙而已。加菲不必在意这些就好啦。」

「是、是这样啊。我、我知道了。总觉得你像是有什么事情想对我说的样子呢。」

稍稍判断着推着车的芙蕾德莉卡所说的话、加菲尔一直站在那里用手指挠着脸。另一边、芙蕾德莉卡也只是稍稍注视了一下那样的加菲尔、立刻就重振精神将关注点放回到目前的工作上。

向着通往宅邸的路的更深处不断行驶着，时不时传来小小的车轮碾过石板路的细微的摩擦声。

在逐渐远去的姐姐背后、加菲尔用呆呆的表情望着她。

「......急死人了」

挠着短短的金发、不断地将恒声增大的姐姐和从另一侧走来的加菲尔。从角落里看到这

番光景的菜月昴不禁将手放在了额头上、叹息着他们现在是在无关痛痒的对话。

「好好地稳定下来后他们的再遇已经过去一周了呀......那两个人、看上去真让人着急啊」

这样抱怨着的、是与昴在同一地方躲着的艾米莉亚。昴蹲走下来、换做艾米莉亚到昴刚才从上面向外看的地方窥视。

感觉着艾米利亚的叹息逐渐变轻，昴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

「时隔十年的再会……毕竟十年间二人都杳无音讯啊。听说在二人互相祈福都能够战斗到底的道别时，双方都不是很愉快啊。现在这种拘谨的情况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啦……」

抱着胳膊、露出一副犯难的表情。

越来越不明白了、真让人着急啊。啊啊啊急死人了。看着看着背后都痒痒了。

加菲尔和芙蕾德莉卡、自从再会以来一直都是那种情况。而且、像有他人在场那样装出来的样子，并不是很好啊。

实际上，看起来单纯又耿直的加菲尔，动动脑筋的话意外地也很会演戏啊。芙蕾德莉卡的行动力的水准之高更是不用说。虽然也不像是提前商量好的、但那对姐弟到现在为止的这几天已经欺骗了不知多少双眼睛了。

最重要的是，一定有什么原因，每当他们两人独处时就会经常被昴撞见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回又被艾米莉亚目击（撞见）了。

「可以看出加菲尔那边是很想接近她的、芙蕾德莉卡看起来却有不想被人发现的感情。明明是难得的再会，这是为什么啊？」

「临别之际或许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吧，但再次相见却只有单纯的喜悦也是一件难事啊。不对、我这完全都是漫画里的知识……存在问题的是、芙蕾德莉卡那边啊」

就像艾米莉亚说的那样、加菲尔那一方像是已经有了敞开胸襟的觉悟的样子了，但相对的芙蕾德莉卡的态度则不是很好。

或许、芙蕾德莉卡可能对弟弟有负罪感吧。把加菲尔抛弃在『圣域』。在那期间、加菲尔在那不短的时间内日复一日的沉默地磨练自己的爪牙，正因此才形成了加菲尔那顽固却又像孩童一样的心吧。

这回围绕『圣域』的争端中、有三分之一的障碍可以说都是由加菲尔导致的。事态变成这样，的确也有她一部分的责任。

虽说是那样、芙蕾德莉卡曾经没有攻陷（说服？）加菲尔、但大家并没有因为此事而说谁不好。一定要说谁不好的话，那人一定就是罗兹瓦尔。

正因如此，不管是昴还是其他人都没想过责备芙蕾德莉亚和加菲尔两人。

――但是、周围人的想法和当事者本人的想法应该不一样吧。

「真是困难啊~……」

结果、得出了芙蕾德莉卡的责任感过强的说法。

本来、离开了叫做『圣域』的场所时、为了建造一个不会使住在其中的居民被困住的苦境而踏向外面世界的芙蕾德莉卡。这种决断对于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女来说未免太过于高尚和沉重了。就连这份气势、可能也是决意抛下加菲尔这件事的起因吧。

结果、失去了『圣域』、芙蕾德莉卡挂念的这件事也变成了现实。

多亏了她的推动、接纳『圣域』的住民这件事上的事态才没有变成最糟糕的情况。单论一点的功绩，自己也值得夸耀了。

尽管这样、负罪感还是依旧大于成就感、她自责的观念或许过强了。

「话说、不行啊、那样的事。做了这么出色的事却不挺起胸膛」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而且，既然做了那么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去道歉呢。如果能得到了原谅的话……唔……我想让那两个人关系变好呀」

在芙蕾德莉卡和加菲尔两人的身影已经消失的廊下。

看着两人刚在对峙的场所、艾米莉亚眯起紫绀色的眼瞳。偷看着那样的侧脸，昴像是在说「是啊」一样点着头。

「好。再加把劲、我们要不要想办法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在背后推他们一把是……使他们重归于好吗？」

「就是这样。复杂的兄弟、姐弟、人际关系。因为联系紧密而无法活动的话、那就在外面不断骚扰，就将新鲜的空气注入进去试试不就好了？」

叩了一下手、昴立起一根手指做出提出建议的姿势。

艾米莉亚稍稍沉默一下做了思考之后、以下定决心的表情点了点头。

「就是、这样。嗯、我想他们之间也一定想搞好关系吧。我知道。行动吧。要拼尽全力（しゃかりき）去做、不让那两人重归于好可不行」

「拼尽全力（しゃかりき）这种说法现在已经不怎么常用了呀……」

对着握紧拳头的艾米莉亚、昴小声地嘟囔着。

想想的话、像这样互相吐槽的情景也是很久不见了呀。

围绕『圣域』的诸多问题已有着落后、还需要解决艾米莉亚阵营遭受疯狂袭击这件事的事后处理，以及今后的据点等等其他问题。

因为罗兹瓦尔的预谋（虽然他本人对此全盘否定）而烧毁的房屋。

对于已经被烧得焦黑的宅邸重新修建成原来干净整洁的那样子肯定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就算是在这个世界、使已经失去形态的物体再生的这种便利的魔法、以及仅一瞬间就可以将建筑物建好这样的像炼金术这样的技术应该也是不存在的。

通常的话，从附近的村子城镇什么的里面的建筑公司招聘一些专门负责建造贵族宅邸和别墅的工人来应该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本~~来、那座宅邸就是和本邸不同的别邸……那是在王选开始之前、不让艾米莉亚大人的存在过于引人注目的隐秘的场所~~呢。本身就打算在王选正式开始时转移到并不远的本邸呦。所~~以、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合时宜的。」

向其询问是否有烧毁房屋之外的据点时，罗兹瓦尔这样回答道。

不管怎么说、梅瑟斯家族所拥有的宅邸中除了被烧毁的别邸之外应该还有几座、看来是打算将其中被认为是本邸的地方是作为今后据点。

除了必要的维持管理的相关人员外，没有其他居住者的本邸。

总之，将迎接大家入驻那处宅邸的准备工作做好，再向那边的据点转移吧。

这个问题就到这里了、烧毁的宅邸自然是无法入住了、（但在入住本邸之前）取而代之的，我们要在哪里生活呢。

「这也请~~放心，绝~~对不会有一点疏忽。在离『圣域』不远的地方、有我—亲戚的宅邸。是梅瑟斯家族的分家。在那里应该可以受到照顾。虽然这么多不请自来的客人会让他们困扰呢~~」

虽然有罗兹瓦尔的亲戚这个不安的要素、但在场的大家都没有除了接受这个选项以外更好的选择了。

作为这样讨论的结果、艾米莉亚阵营的主要人物就暂时寄居在罗兹瓦尔远房亲戚的宅邸了、『圣域』和阿拉姆村的村民暂且回到阿拉姆村。『圣域』的住民作为阿拉姆村的村民被邀请进来、而『圣域』这里就要重新作为另外的村落来称呼了。

是芙蕾德莉卡帮助『圣域』的住民安慰了目前的局势、应该坦率地评定她的功劳。

原本、虽说『圣域』的住民们是兽人混种。但与人类相比并没有太大不同、想要融合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虽然不知晓外面的世界，曾经的生活习惯也有差异、但若是心地善良的阿拉姆村村民的话一定不会嫌弃他们并在这些事情上给予帮助吧。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从此之后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但就算是这种状况、目前也没有发生什么引人注目的问题、可以说是大家竭尽全力的结果。

但愿在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把这个显着的问题解决掉。

――加菲尔和芙蕾德莉亚姐弟的关系改善问题、是在这段平静安稳的时间内必须要解决的、昴这样判断着。

「就是这样、来进行加菲尔与芙蕾德莉亚的改善关系大作战吧……想要达成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呢？」

「刚进屋子、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那样的玩笑话？　妨碍拉姆心中风平静时间的罪过可是很重的呦、巴鲁斯」

带着冷冷的感情、在椅子上坐着的拉姆瞪着昴说道。

和以前的表情不同、眼瞳中有微微的感情的波动，昴能看出这些是拜多年的交往所赐。昴从她的眼中读取并斟酌拉姆的感情、现在的拉姆差不多是怀着『不高兴』的感情。

「你、总是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和我接触总是那么不高兴的事吗？　那样一整天、反感着我不会累吗？」

「放心吧。只是并不想和面前的人说话、或者说是接触起来也并没有什么益处罢了哟」

「原来如此、那就放心了……等，等一下？！」

看着说出目前他在她心中处于什么地位的拉姆，昴皱起了眉头。看着昴那样的反应、拉姆用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合上了手上的书。

然后她离开了座位、想将自己刚刚坐的座位让给站在昴身边的艾米莉亚。

「艾米利亚大人、请坐」

「谢谢。但没有关系的。因为总是坐着也会累、我也马上就要出去了」

「这样啊。还请您不要客气」

「你都没邀请我坐下。真的是不客气呀、姐姐大人」

看着拉姆坐回刚刚用于谦让的椅子、昴缩了缩肩。但昴察觉到。当刚刚话说到某一部分时、拉姆的眉根稍稍动了一下。

让拉姆有如此反应的恐怕是、『姐姐大人』这个词。

「雷姆小姐的情况、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呢。」

「……是。今天也非常安静地、像不知是否还活着的样子沉睡着」

面对着艾米莉亚担心的声音、拉姆用越来越微弱的声音勉勉强强回答道。

两人的视线前方、拉姆座位紧紧靠着的床上、有一位正在沉睡的少女。

青色的短发、与守在一旁看着她睡颜的拉姆拥有相同的容貌。穿着青色的薄睡衣、盖着毛毯，大概只有胸部比拉姆大这一点不同了吧。

不用说就知道、一直在沉睡着的少女的名字是雷姆。

从罗兹瓦尔宅邸的烧毁、直到据点的移动、少女一直都在沉睡。要是无法去除作为那个（吞食存在）的原因、恐怕像这样要一直沉睡了。

而且――、

「还是无法承认吗？」

「已经说过了吧？　由于曾经我们之间没有语言交流、要让拉姆把脑袋中的一切事情都达到理解程度有点欠考虑了。……但要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和雷姆的关系）的话、目前的情况的说服力已经很强了，做不到完全否定呀」

回答时的拉姆粉红色的眼瞳中浮现出复杂的感情、昴抿了抿嘴唇。

若能从知晓她们以前姐妹关系的昴角度来看的话，拉姆注视着正在沉睡的雷姆时的的表情、一定是极度的悲伤吧。

因为姐姐溺爱着妹妹、妹妹也敬爱着姐姐。

雷姆与拉姆之间的姐妹关系、明明就是那么美好的家庭关系。

雷姆一直在沉睡，而在拉姆的记忆中那个自己深爱着的妹妹的名字和记忆都不存在了。

早就知道拉姆与沉睡的雷姆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可以预想的到有可能变成目前的状态、但昴的心里还是涌出了剧烈的沉闷的感情。

但仅仅这样――、

「尽管有着复杂的感情、但每天、都会过来探访啊」

「……到底是为什么呢。说真的、对于拉姆来说拉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这么做。只是、不知为何在这个有着拉姆妹妹的名字的孩子身旁呆着的时候会感到安心。……不、但同时也有不安的心情」

「不安的心情？」

「因为看着和自己相同的容貌……虽然这么说也有一点点不同。但注视着这孩子的睡颜，总感觉胸中有什么不平静的东西啊。好像在追逐着一团抓不住的雾那样、但却又绝对触及不到的那种感觉」

看着将手轻轻放在自己胸前的拉姆，昴稍稍停止了呼吸。

被吞掉记忆的雷姆、在这个除了昴谁也不记得她的世界――就算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唯一亲人的拉姆的心中还依旧残存着已变为薄雾（原文直译下来一是草丛）一般的她的存在。

对于拉姆自身来说、或许她也并不知道为什么心中那个如同薄雾一样的名字还存在着。但若是那是叫做雷姆的少女敬爱的姐姐残留的东西的话、便是十分足够的线索。

「和雷姆之间的往事、雷姆的性格什么的，能说出什么就说出来吧？」

「――还是不要这么做比较好吧」

看着提议要帮助她取回记忆的昴、拉姆摇了摇头回应到。

昴皱了皱眉头、拉姆像沉思一样将手放在了唇间、

「这种、触及不到的空虚感。拉姆心中、这个孩子存在的场所就像空洞穴一样。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个空洞穴一样的地方不管注入什么都一定会洒出来。现实中即便是拉姆的妹妹……明明靠眼睛来看什么的最容易理解的条件都摆在眼前了，却还是一点现实感都没有。虽然每天都会像这样来看望她，但在将要离开的时候……好像就连怀着的这种来看望她的心情都会消失的感觉」

「……那就是、叫做魔女教的『暴食』的诅咒的东西吗？」

至此为止一直守在旁边沉默着的、仔细听着他们对话的艾米莉亚带着一副没有漏掉重点的表情插入了谈话。在抬起头的拉姆面前、艾米莉亚带着少见的愤怒的表情竖起了眉毛。

「吃『名字』和『记忆』这种东西……对于魔女教最初的好印象什么的已经没有了、一定要声讨他们才行」

「……魔女教」

面对拉姆这份感想、艾米莉亚也迷上了眼睛轻轻的嘟囔着这个单词。

另一方面，昂对于拉姆的这番推测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对魔女教这种毒辣的手段感到束手无策。

对于雷姆的事情清清楚楚记得的昴并没有什么确实的感觉、但对于拉姆和艾米莉亚等人来说雷姆的存在并不是从记忆中『消失』。而是『一直在持续消失』。像沙漏中的沙子不停地落下那样、这种情况仍在一刻不停地持续着。

「目前来看、不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斩断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啊……」

昴越是提及有关雷姆的回忆、落下的沙子就会越来越多。或许就连昴自己、也有可能在从口中说出相关记忆的同时就会失去这份记忆。

拉姆所牵挂的、从这个世界消失的雷姆的事情――或许还是存在的。

「艾米利亚大人、好像对于魔女教的事情有什么想法呢」

咬着嘴唇的昴的身旁、拉姆正抬头看着艾米莉亚。正被粉红色的眼睛注视着的艾米莉带着固执的侧脸、慢慢的收起了下巴。

「至今为止、我已经对『魔女』的事情考虑了很多很多。因为和魔女有相似的地方、我也被说了很多的坏话……但是、关于魔女教的事情」

「――――」

「由于我自己的任性、也想忘掉关于魔女教的事情。但是、我的回忆起中的『那个』（应该是指小时候在森林里和魔女教之间发生的事情）、与现在的『那个』（目前发生的有关魔女教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在一起考虑。从那时起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那时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发自内心的想知道那些事情」

「艾米莉亚碳、虽然不想说那样的话……魔女教那些人可不是能面对面好好交谈的人吧？　那样做的话大概、事情反倒会变得更糟糕」

并不是想驳回艾米利亚的想法、但对此什么都不说也不合适。

昴所知道的魔女教从头到脚、全是由狂信者所打造的充满恶意的肉块。艾米莉亚所说的『那个』的过去、他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是（从艾米莉亚说的话来看）、在如今的魔女教存在着『那个』是不容置疑的。

「谢谢你担心我。」

对于昴的忧虑、艾米莉亚微微笑着摇了摇头。

「没关系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记忆中的事情也好、在一起的人们也好……已经都是一百年之前的事了。现在还活着的人应该已经没有了。对于人来说，一百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也并不再想着能够相见什么的了」

「但是、还是想知道结果怎么样了……是吧？」

「对不起、虽然这么说有些任性了。但是在我心中，对于我个人来说，不知道那些事情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也、在那里有什么样的思念也……juice、妈妈曾经是怎么样的心情呢、看到过那些情景的只有我」（juice就是培提尔齐乌斯）

在心里描绘着那两人的事情、艾米莉亚眼中浮现出寂寞的神情、但是嘴角却刻着温柔的微笑。

母亲的名字与juice.这两人是对于艾米莉亚重要的记忆，也是与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曾经的魔女教相联系的记忆吗。

「真是复杂的心情啊、juice先生……」

仅仅在口中嘟囔着、昴对着连容貌都不知道的对手发出了充满牢骚的叹息。

艾米莉亚怀着亲密又悲伤的感情叫出的那个名字，昴对此抱有的复杂心情。魔女教若是以前改变使juice入教的方针的话，艾米莉亚或许也不会被置于如此的困境之中了。

不管怎样，juice作为艾米莉亚的伙伴立场、的确从开始到最后无时无刻不在她身边给予了帮助。关于这，昴心中却稍稍有了一些自私的嫉妒。

「――但是、拉姆却没有像艾米莉亚大人那样优秀的能够鼓舞起来的自信」

那是不改变平静的同时、寒冷彻骨的充满敌意的声音。

昴无意识的摒住了呼吸、看着正在坐着注视着雷姆的拉姆。她处于没有表情的状态中、但眼中剧烈闪烁着可以看到的红色的瞳光、

「不管魔女教怎么样和拉姆都没有关系。拉姆想询问艾米利亚大人是否打算讨伐魔女教的话、就不会说出想法了（拉姆已经决定讨伐魔女教了）。但若是不打算讨伐魔女教的话、请记得拉姆的复仇和其他事情是两码事」

「拉姆……」

「魔女教、暴食什么的拉姆并不知道、但拉姆对于受到的恩情以及仇恨都一定会予以奉还。对于那些在人的心中挖出空穴的卑鄙的人、把他们撕碎都不够！」

怒气与鬼气从全身溢出，原本小而精致的拉姆的身躯看起来也变得模糊了。

就好像是仅仅在那里站着就有着压倒性存在感的巨人一样――那就是、叫做『鬼』的存在。

「对于使拉姆记忆残缺的『暴食』，拉姆要让他们惶恐着被撕碎而死」

这是比决意更甚的、死亡宣判。

被宣告的对手并不在现场、拉姆就连声音也装作平静的样子。但就算这样、那也是没有一丝动摇的死亡宣判――给人一种像后背有冰柱插入的感觉、昴此时甚至连是否可以出声都会感到犹豫。

「――――」

这句话之后，屋子里变得寂静无声。

身体动都不能动，根本无法打破这种紧绷的气氛。最后打破这种紧张感的、不是别人，正是制造出这种紧张感的拉姆本人。

「真是说了不像话的话啊……」

随着大家吐出了一口气、那种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消失了。昴放松地垂下了肩膀的同时说道、

「不是这样的、这并不是不像话。我所知道的拉姆、是为了妹妹的确也会做出那样的粗鲁行为的姐姐啊」

「……是这样啊」

拉姆这样危险的措辞，一定就是纯粹的为了雷姆着想才说出的。昴对那部分（危险措辞）这样评价道、想缓解一下拉姆目前的心情。

而且、在不能原谅『暴食』这个观点上和昴是一致的。若是能做到的话，昴甚至想连拉姆都不谦让，要亲自砍下暴食的头颅。

杀掉某人的感觉――在与培提尔齐乌斯的不顾一切的战斗后、昴残留的这种感觉已经不剩多少了。在紧要关头对于夺去生命的踌躇可能会让昴拖大家的后腿。

即便如此、也难以原谅『暴食』、昴已经有了救出雷姆的那份觉悟。

「……稍稍有些偏离主题了啊」

挠着头、昴没将刚才考虑的那些阴暗的想法写在脸上。

拉姆意味深长的看着自己、艾米莉亚也担忧地看着自己，昴向她们回以微笑。

「话说回来。因为来打扰了这样悠闲地享受闲暇的拉姆、所以拉姆也应该相应的提出一些条件呦」

「为什么你像是旁若无人一样，而且还是那种给人很大压力的说法。况且一开始、和你相同立场的被作为客人对待的芙蕾德莉卡什么都没说就去帮助宅邸的工作了」

「拉姆的身体可是负伤了。而且、虽然芙蕾德莉卡被作为客人对待，但在工作时的她反而不会察言观色。……即便加菲尔在旁边的话她也依然做不到、这样在柯林特（クリンド）先生那里一定会惹麻烦的。」

「柯林特先生那里？」

拉姆很厌恶的样子说出的这个名字、是正在昴他们感到非常麻烦的梅瑟斯分家侍奉的管家的名字。

长脸的美男子、是一个带着『优雅的男子』氛围的可怕的人物。有和尤里乌斯相近的感觉、但不同的是尤里乌斯是一个举止郑重并且对他人带有关怀的家伙（此处昴对于尤里乌斯略带讽刺）。

正因为如此、对昴来说很不可思议的是，拉姆对柯林特并没有什么好感，.话虽如此、也有可能是拉姆对待除了罗兹瓦尔之外的人都是同一种方式的原因。

「芙蕾德莉卡与柯林特之间的相性不好之处从他们本人处问得就好了。比起这个、拉姆想继续读书，请尽快把重要的事说完」

「不好意思、一直都在长时间的沉默。最开始以为昴会说这件事的、关于芙蕾德莉卡和加菲尔之间的事情……」

对着有些尊大的拉姆、艾米莉亚马上照顾到情况并将话题修正了回来。

对于加菲尔与芙蕾德莉卡之间尴尬的关系该如何去做、虽说事先做好计划比较好、但关于到其中重要的部分却好像突然撞上了礁石。

换句话说、关于致力于如何修复姐弟关系这个课题，昴和艾米莉亚的经验还是太少了。

昴是公认的独生子女、艾米利亚也一样。

由于彼此都没有兄弟姐妹的原因、与对亲子关系不同的血缘联系的回答有些感到为难。而且作为他们两人、就算对于那原来的亲子关系就已经存在了隔阂、也都曾经对此放弃了。

正由于这样、为了求得答案而在宅邸中走来走去、当然也就向暂且还在宅邸的拉姆寻求帮助。

不管怎么说、她们是昴身边最近的一对姐妹。就现况来说、虽然她们两人的关系除了昴以外的人都不记得了、但想到即使这样她们作为姐妹以前也有着良好的关系、所以期待着能在拉姆这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建议。

而且不管怎么说、拉姆与作为当事者的加菲尔和芙蕾德莉卡从小就认识。若是不知道这个轶事的话、昴和艾米莉亚可能永远都无法思考出来姐弟两人之间十年的鸿沟该如何清理。

将含着诸多期待的眼神投向拉姆的同时、艾米莉亚的嘴唇停止了活动。

僵直的艾米莉亚扭了下脑袋、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一样，昴追着艾米莉亚的视线一看过去、嘴唇也和她一样停止了活动。

「……什么？」

接受到两人目光的拉姆，极其居心叵测地眯了眯眼睛。

昴和艾米莉亚的注视处——拉姆的手中，有一本书。

一本叫做『如何缩短与弟弟妹妹的距离』的书、一本从书名就能清清楚楚地明白是有关什么的书。

――大概、好像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难以估测的不止芙蕾德莉卡和加菲尔他们两人啊。

『幼小的灵魂和其守护者』

译者：[\_y\_y\_oo](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_y_y_oo&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在兄弟姐妹的问题上、失去了妹妹记忆的拉姆的确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但通过之前的谈话已经判定她是一个『优秀的姐姐』，同时寻求了她的帮助。可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事情却依旧没有进展。

「这样看起来的话、拉姆那家伙还是有一点薄情不是吗？」

「不要说那样的话。拉姆也有拉姆自己的考虑。……拉姆与那两人相处的时间比我们要长、一定会没有问题的吧」

艾米莉亚一边在宅邸的走廊走着、一边对正在抱怨的昴苦笑道。

从拉姆也在的雷姆寝室出来后、昴就开始一边走一边反省。从昴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刚刚分手前拉姆留下的话。

『加菲与芙蕾德莉卡的关系？　放着他们不管可能比较好。他们两个毕竟也不是小孩了……加菲尔有些孩子气，但是也不是那种完全不会思考的人。虽然说他还是不思考的情况多一些。他们两人的关系他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拉姆对于被寄予自己好意的加菲尔、还是给出了不留情面的评价。

话虽如此、但从拉姆的角度来看的话加菲尔可能是年幼的弟弟一样的存在。拉姆寄予加菲尔温柔的好意――若是非要这么说的话，在其中应该存在着粗暴又热情的一面。

加菲尔也是、喜欢上这种带着铜墙铁壁的对象也真是不容易啊。

「――？　什么？　怎么了？」

「没、没什么。我刚刚在反省自己——难以高攀的并不只有加菲尔啊」

「――？」

带着可爱表情歪着头的艾米莉亚。

她完全没有把昴的视线和话语放在脑子里思考的样子有些可恶。但即使是那样，昴爱慕着她，由于这个弱点却又不得不原谅她。

「那样的话、拉姆那边不行的话……接下来应该找谁商量好呢」

「诶、还没放弃打算继续努力吗？」

「就是这样。我不是那种什么都没做成、刚迈出第一步被绊倒就会放弃的渣男。关于那两人的关系改善、艾米莉亚糖应该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吧？」

「说是那么说……但是、对于那两人最有发言权的拉姆都那样说的话、放着不管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也说不定呢」

「暂且这么放着不管依靠时间或许可以解决，但对于加菲尔他们两个人来说，从离别到再次相见中间这十年的时光是没有办法忘记的。要是再花费十年时间来和好的话、这根本无法忍受啊。我想从他们两人外部来进行一些工作、赶快让他们和好啊」

对于有些倾向于拉姆想法的艾米莉亚、昴主张继续实行计划。这也是因为、确实有着想帮助那两人搞好关系的想法。这样与艾米莉亚一起做些什么来打进那两人内部的话，艾米莉亚是逃脱不了必须要给予帮助的。

总之、在这个事情中，不管昴如何去行动也不会发展为白刃相见。但相比之下、可能需要花费时间反复去尝试、这种轻松程度的事可能还是会有的吧。

「怎么了？　突然这么有热情……」

「不，我只是想着、「拼上性命努力，不断思考」——这就是叫做幸福的东西啊。 真棒！　不管过程如何，结果都是没有人会死、也没人会流血啊」

「昴……」

看着竖起大拇指、牙齿闪光的昴、艾米莉亚露出了非常不高兴的脸色。

好像说了什么奇怪的话、昴自己回顾了一下刚才说的。那些关于杀戮、不安什么的，惊讶到自己怎么会有如此朴素的愿望。

「不、不是这样的、艾米莉亚糖」

「没关系。今天也很不容易了。但对不起、你说的我还是没能理解。呐、那个、昴也赶紧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下……」

「这种没理解的反应、不行啊！」

对着用温柔体贴目光看着自己的艾米莉亚，昴抗议道。

嘛、这就是那两人互相吵闹的时间。

「……就感觉吵吵闹闹的、你们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这是夹杂着吃惊的叹息。昴向发出声音的人的脚下看去、是一个穿着华丽裙子的少女――碧翠丝正站在那里。

从走廊对面走来的少女、站在那里看着正在争吵的昴和艾米莉亚、可爱的脸上皱起了眉头。

「你们关系真的是很好呢。感觉你们讨论的声音大到在宅邸的另一边都可以听到的程度了」

「你这句话好嘲讽啊、喂。因为被排斥在外而感到寂寞的话，直说就好了嘛。你也加入我们这个充满意义的话题就不会烦恼了呦」

「谁因为排斥在外而感到寂寞呀！　不要擅自说出这种话！」

傲慢地抱着自己的小胳膊、碧翠丝脸颊红红的愤慨着说道。看着那『过于夸张』的态度、昴和艾米莉亚对视了一下不由得笑了出来。

昴与碧翠丝相互签订了契约、以精灵术师的身份组成搭档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了。虽说是这样、若是说道两人间关系戏剧性的变化什么的，甚至连那种能心平气和说话的程度都没有达到。

和以往一样，昴依旧拿碧翠丝寻开心、碧翠丝也一直对这种事做出夸张的反应。依旧是那种没完没了来回争论的关系。

失去了禁书库的碧翠丝、仅仅是普通地出来散步、以及偶尔想起什么拉住昴的手、这样的场景增加了一些而已。

「一边说着那样的话、一边又眷恋的过来拉我的手吗？　不要，你这孩子太小气了」

「不要像什么都知道一样、用那种奇怪的方式曲解贝蒂来的意图。贝蒂和你这家伙……昴之间的接触、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你刚差点说出口、却又立刻改正过来的样子超可爱呀」

「昴」

在碧翠丝的脸变得通红通红之前、被艾米莉亚注意到了。昴伸了伸舌头对着艾米莉亚道歉、并向着碧翠丝伸出了手。

首先对着伸出的手掌轻轻地像捻一样用手指轻轻接触一下、之后她的小手掌像重新思考什么一样小心翼翼地握住昴的手。那就是、碧翠丝通常的一套动作。

在手掌处感受着其他人手指轻轻地触感。又难为情又有些腼腆、这种感触是昴用必死的决心奋斗才得到的成果。

但是、碧翠丝这回却没做出那一套动作、她疑惑地低头看着昴伸出的手掌。

「怎么了？　我在上完厕所可是好好洗过手了呦」

「并不是对那种事情不安啦、而且因此今后会对你这种类似的想法感到很讨厌！　但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碧翠丝一边用严厉的眼神回应着昴这句多余的话、一边又向背后窥视着。昴正对她这种态度感到纳闷的时候、答案从走廊的另一边传来了。

「碧翠丝酱、你要去哪里？」

走廊的另一边――从拐角处传来的是、正在寻找面前的碧翠丝的声音。在这尖锐的少女的声音中有着关心与慈爱。

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对于这关心的呼唤、碧翠丝却耸了耸肩、

「喵っ！」

感觉像是小动物一样的声音越来越大，碧翠丝不断地用目光来回寻找并跳进了最近的一个屋子、并且从屋门的缝隙中瞪着昴他们、

「就说贝蒂不在这里。拜托了」

「喂」

「拜托了」

小心翼翼地、悄悄地把门关上。昴耸耸肩像知道什么一样、艾米莉亚一边看着他一边也困惑地皱起了眉头。然后、

「啊！　昴！」

拐过了走廊的拐角、渐渐可以看见身形的少女欢快地跑了过来。

还没有脱下的女仆装――摇着长长的裙摆、小步疾走着过来的。红着脸有着茶色头发的少女、佩特拉。

佩特拉也是随着罗兹瓦尔宅邸的烧毁、成为了与这处暂住宅邸的麻烦事相关的一个人。作为昴、因为今后的事情会继续伴随着危险，所以和佩特拉说让她回到村子里、她却没有听从。

在这个如今充满麻烦事的宅邸里、她没有其他的杂念，一心和芙蕾德莉卡一样帮助处理杂务，并且学习着女仆的技术。感觉是一个上进心很强、做事踏实的少女。

像是为了证明昴刚才的想法一样、跑过来的佩特拉向着艾米莉亚郑重地鞠了一个躬、同时说道

「失礼了、艾米莉亚大人。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实在很抱歉」

带着这样的态度。

在一瞬前还面向着昴的少女像消失了一样。带着作为女仆的自觉来行动、始终将目光对着艾米莉亚。

「诶、啊~没关系呦。不必担心。没关系的（苦しゅうない）」

「艾米莉亚糖、没关系（苦しゅうない）这种说法……」

艾米莉亚对被如此敬重地对待并没有什么经验、也就是说作为她的立场，这也是今后的一个课题。

暂且不说那个、艾米莉亚微笑着、看来姑且是把刚刚与昴的争论放到一边了、

「话说回来、怎么了吗？佩特拉。发生什么了吗？」

「不、并不是那样啦……因为把工作都整理好了、想关心一下碧翠丝酱。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她」

「碧翠丝酱……那个」

艾米莉亚屏住呼吸、并且用手挡住，变成了一幅忍着笑的表情。

斜眼看到那样的艾米莉亚、昴也一样鼓起了脸颊。这是因为平时总是展示出一副尊大又傲慢的态度的贝阿特莉、偏偏对这个叫做佩特拉的少女『友好对待』。

最初、看着碧翠丝和佩特拉互相拌嘴的昴也是爆笑的。

「艾米莉亚大人、怎么了？　我刚刚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了吗」

「没、并没有。仅仅是、稍稍变得特别有趣了呢」

「「稍稍又特别」？」

偶尔、佩特拉会把自身依旧持有的少女特质表现出来。艾米莉亚一边对着佩特拉微笑着、一边侧视着昴询问道「怎么办？」。

对于这样的眼神交流，昴装作烦恼的样子、

「是啊。碧翠丝啊。那家伙很孩子气、对于佩特拉的照顾肯定会特别开心不是吗？」

「嗯、对。因为碧翠丝酱一点也不坦率、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可爱呢。像那样的孩子、我想她独自一个人的话是不行的呢」

「为什么这么想呢？」

「因为那样会感到寂寞的。放着不管可不行呦」

对于佩特拉既聪明又简朴的回答、昴点点头像是在说「原来是这样啊」。

不管怎么说、结果就是、和昴把碧翠丝从禁书库拉出来的理由是一样的。孩子们会将真理天真地凸显出来。不如这么说、原来昴与碧翠丝之间相处的理论，和小孩子们之间相处的理论是相同的啊。

「为什么就连昂也在笑？」

「并不是把你当作笨蛋呦。只是感觉佩特拉很天才呢」

「是吗？　诶——」

佩特拉因为被表扬便不再生气，昴摸着她的头、点头说道。

就在那时昴将手放在背后的门的把手上、突然一下子把门打开。

「哇啊っ！?」

发出了碰撞的声音、在门的另一侧偷听的萝莉被撞飞了。

眼中涌出眼泪的萝莉的额头、因为被门撞到而变得特别红。

「你这家伙、在干嘛呢？」

「应该是我问你在搞什么才对啊！　好痛啊！　超级痛啊！　已经痛到就连契约都可以打破的程度了……」

「至于契约的话就别说了、本来也没说要依靠你。我严格考虑了一下该照顾你们两个中的哪一个人的意见、结果就是照顾佩特拉这一方的话会更有趣……」

「刚刚、就说「有趣」！　又是「有趣」！　最讨厌了！」

看着头上肿了一块，正在发表抗议的碧翠丝、昴把耳朵塞住装作没听到。于是乎、插入刚才昴与艾米莉亚争论的碧翠丝，被强制与佩特拉见面后、说话时连钻头双马尾都震了起来。

「啊、唔、那个、这是误会……并、并不是故意藏起来的……」

「不可以这样了喔、碧翠丝酱。在外人的宅邸里捉迷藏什么的话可是会惹人生气的呦？　虽然我知道你很想做游戏……」

「什么！?　居、居然把贝蒂当作孩子来看！　说起来、贝蒂和看起来是有区别的、好好地……那个、好好地」

「好好地？」

「……没什么啦」

佩特拉听到碧翠丝的回答、认为她语末声音变弱是举起白旗的标志。看着这样的场景，艾米莉亚感到很惊讶。昴也是、闭上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看着这很难得的场景。

碧翠丝和佩特拉之间的关系很有趣、这个谜题的关键就是佩特拉的优点。

基本上不管对谁都保持强势又傲慢态度的碧翠丝。其中的例外也只有帕克和最近的昴、但佩特拉却在这种情况中强势插入进来。

不知为什么、碧翠丝无法做到用普通的傲慢态度面对佩特拉。这理由貌似连她本人都不知道、就像这样带着接受不了的表情被佩特拉牵着手的姿态，昴也见过很多次了。

抛开碧翠丝的内心先不谈、旁观着这两位少女。看着展现出美少女部分特质的少女们牵着手，是很欣慰的。

昴很微妙地从比佩特拉年长的角度来看待发生的事情。大概碧翠丝苦于应对的原因之一，就是佩特拉把自己放在姐姐的角度上。

「喏、来吗？　打扰到昴和艾米莉亚大人的工作可不行。而且柯林特兄长大人刚刚为我们准备了甜点、想和碧翠丝酱一起吃。去食堂就可以吃到啦」

「我、我知道了啦。我知道啦……也不必那样拉着我吧」

被拉着手带出了屋子的碧翠丝投过来了困扰的神情、但昴无情的竖起了大拇指回应了她。看到昴身边的艾米莉亚也挥了挥小手、碧翠丝一边伸出舌头做出愤怒的表情一边被佩特拉拉走。

由于遇上了欲罢不能的事情，所以现在碧翠丝和昴拉手（补魔？）的事情还是推迟一下吧。

欣慰地目送着拉走与被拉走的少女们、艾米莉亚将手指放在嘴唇上、

「总觉得、非常的意外呢。没想到碧翠丝有着佩特拉这个弱点」

「是吧？　我最开始也是惊呆了。但因为看着很欣慰所以就没说什么。而且、感觉佩特拉的想法一塌糊涂的正确呢」

「放着碧翠丝不管的话还会寂寞吗？」

「我成天到晚逗着她玩的话虽说也可以、但那样的话把她拉出禁书库就没有意义了。若是要记录回忆的话、不管怎样记录在写真集里的人还是越多越好啊」

不管怎么说在这四百年的时间里、写真集里也不得不留下空白的记录了。要是记录记忆的写真集里全都是昴一个人的话、有趣的材料有点过于少了。

能在她的记忆中刻上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容颜的话就好了。昴想着，在被记录着的碧翠丝的身边、充满看不完的景色，她能够这样生活下去就好了。

「昴……偶尔在这种情况下、感觉真的好帅呢」

「诶、什么、认真的吗？　为什么、突然做出这种判断！?」

「真的只是偶尔中的偶尔才这样喔」

看着含笑的艾米莉亚、昴一边挠挠脸一边回答到「这算什么嘛」。

虽然仅仅是在玩笑中，但由于这是来自于艾米利亚的赞赏，所以昴也不可能不high.无法忘掉这份开心的心情，昴想每当碧翠丝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调侃她、以便能想起这份心情（贝蒂：喵喵喵？）。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以后必须还要继续调侃她。

「意识到了今后的目的与手段、那件事就这样吧。接下来、欣慰的场景也看到了、暂且……」

「是啊、欣慰的场景。两个带着充满爱的灵魂的少女、拉着手一边笑一边走的场景……真是世界上的美景啊。看着感到很开心」（←此句为柯林特所说）

「啊っ！?」

调整好了心情、两人刚刚迈出步伐，却突然有人向他们打招呼、艾米莉亚想都没想就惨叫了一声。这是因为、根本没想到会有人突然搭话。

若说这个人的出现是预想以外的话、这个出现的场所也是预想以外。那个人正正好好站在昴的背后，昴甚至能用自己的脖子感受到呼吸。这个人就这样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加入了谈话。

「惊吓到你们了非常抱歉。仅仅是抑制不住我的想要侍奉的心情、想要为您提供惊喜。过于唐突」（ps:柯林特所有的话基本都是用敬语说的）

「库、柯林特先生？」

「是、是柯林特。若是没破坏当前氛围的话就好了、您感觉怎么样。本人真是惶恐之至」

这位美男子拥有又高又瘦的身材，一边说着一边用完美角度鞠躬。

已经梳理好的青色头发恰好抵到眉毛、佩戴着一副左眼单镜片的眼镜的人。这件整洁精致的黑色执事服、像因为被他穿着而感到欣喜一样、没有丝毫保留地发挥着自己的性能、在伴随主人每一个被洗练过的站姿中很自然地保持伸直状态。

能与拥有这种挺拔的气质相匹敌的人就只有威鲁海鲁姆了、但柯林特的那种释放气势和剑鬼相比有所不同。

若是将威鲁海鲁姆的气势看作磨得异常锋利的剑刃的话、相对而言柯林特就像是在面前流过的清澈溪流。物质的美与观念的美是两种东西。两种东西达到平等、才能获得心灵上的静谧。

「突然出现在身后、柯林特先生真是坏人啊……感觉心脏都不跳了」

「既然这样、我也会用尽所有力量为您的复活做好打算。菜月大人您不必担心就好。永别了」

「啊嘞！?　不帮我一下吗！?」

柯林特郑重的动作没有崩坏、但这回答已经完全崩坏了。

但是、根据刚才的行为并不能准确测试出他的人格和能力。但通过已经展示出的部分、可以知道柯林特作为佣人拥有非常优秀的能力。他在这个宅邸里是作为管家，管理着全体佣人的人物。

年纪轻轻就作为宅邸的管理者、他拥有着威严庄重的人格。

而且不仅如此、据说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也会持剑来回巡逻。第一次看到他持剑巡逻拜加菲尔所赐。加菲尔那时鼻子哼哼着挑衅说道「混蛋、你根本不行啊……」、想与柯林特切磋。但柯林特面对这种挑衅并没有出手。

然而、柯林特不仅仅拥有那样优秀的能力、相对的也有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像刚才那样的各种恶作剧。并且、

「佩特拉有没有给柯林特先生添麻烦呢？　说了不合适的话、或者在工作中造成混乱什么的、有些担心呢」

「远远达不到担心的程度。作为那种年纪的少女、佩特拉是那样优秀的脱颖而出。又有能力又有美貌、对她的将来很是期待啊。艳羡」

「这样啊、真不错……」

「但是、将来佩特拉成熟之后后、就会变成大人了。……那样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万念俱空」（ps:柯林特总是在最后单独加一个词、骡子家的人都不会好好说话吗）

柯林特揉了揉眉毛、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遗憾。

这也是他的缺点之一、而且是最大的缺点。

柯林特对碧翠丝和佩特拉那样年幼的少女抱有特别强烈的关心。

直截了当的说法、少女趣味――或是叫做萝莉控。

「怎么了吗、菜月大人。像是犯人见到军队那样的目光。做了什么考虑不周全的事了吗。确认」

「关于那种事、我想我还是有一定自觉能够直截了当提出看法的。我基本上没有那种年幼属性，但难道在那个年代居然……」

「菜月大人您是带着如此巨大的误解来考虑呀。苦笑」

柯林特说苦笑、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他那整洁的面庞布满了愁容、调整了一下眼镜的位置后，改为面向昴、

「是这样吗？　我在安妮罗洁？米洛德？米洛德大人、佩特拉、碧翠丝大人面前降低自己身份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少女。而是因为被她们灵魂的朝气蓬勃以及在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所吸引。被纯粹的无杂念的灵魂所吸引是理所当然的。仅仅是因为有着那样灵魂的人，恰好大多是年幼的对象而已。误解」

「诶……是那样吗」

虽然柯林特用如此的长台词给出否定，但作为昴来说，一半的内容听完就忘掉了。但、昴对他这种态度因为柯林特接下来所说的话而彻底小时了。

他看着站在昴身边的艾米莉亚、用「现在」作为开场白、

「通过我的眼睛、感觉到艾米莉亚大人有着和先前两人一样的灵魂的丰润感。清凉」

「我？」

「柯林特先生好厉害！?」

关于歪着头感到疑惑的艾米莉亚、昴对柯林特的眼光感到非常的吃惊。

艾米莉亚的心理年龄比外表看起来要小得多、没接触过艾米莉亚出身与成长过程的话，应该是没有无法发现的事情。但那个却被柯林特看破了。看透了艾米莉亚在心理上是一个萝莉的事实。

萝莉控的嗅觉如此恐怖、昴在哑然的同时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么、难道关于琉兹那个……」

「她是一个外表非常可爱的人、但灵魂非常成熟。以那样的方式生活的人，若非要说明她的将来性的话、对我们这样年轻人来说是多余的行为。欠考虑」

「碉堡了……」

昴对连老年萝莉都能看透的眼力感到由衷的叹服。

另一方面、看着他们两个人讨论的艾米莉亚、好像对于柯林特这个尖锐的癖好并不关心的样子。

「话说回来稍稍有些事想询问柯林特先生……」

「是、无论是什么请问就好。请询问」

「芙蕾德莉卡她、在罗兹瓦尔的宅邸工作前后、在这里工作过吗？」

「……是的呢。肯定」

一瞬间、柯林特说话时带着犹豫，昴皱紧了眉头。

艾米莉亚也眨了眨踌躇的眼睛、但还是把这个话题继续了下去。

「那样的话、芙蕾德莉卡和柯林特先生相处的时间也很长吧？」

「芙蕾德莉卡和我相处了十年――芙蕾德莉卡被边境伯大人带到这个安妮罗洁？米洛德？米洛德大人的宅邸时、我当时刚刚开始作为男佣人工作。就是在那时开始相处的吧。青梅竹马」

「果然！　那样的话、我想询问关于芙蕾德莉卡的事情。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因为我想以此作为开端改善她和加菲尔的关系」

「改善关系的开端、吗。思忖」

柯林特用手顶住下巴、陷入了思考。那样思考着的姿势美得像是一幅画一样，昴一边摆弄着运动夹克的拉链，一边感叹着「帅哥萝莉控不可原谅……」与「如此美丽的造型」之间的落差。

柯林特那样陷入了思考一分钟、之后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说道、

「关于下一次安妮罗洁？米洛德？米洛德大人的月生日的料理，就决定以鸡肉为主食吧。计划通」（原文为「次のアンネローゼ様の月诞生日」，好别扭，大概是每个月都过生日的意思）

「关于芙蕾德莉卡的事呢！?」

「……啊、那个做不到啊。如果思考关于她的事情的话、不管怎么做大脑都拒绝思考。只有这个是我的个人问题。请饶恕」

「该不会是、柯林特先生与芙蕾德莉卡的关系不好吧？」

「并不是。否定」

柯林特对着好像是担心自己的艾米莉亚摇了摇头否定道。

「她在工作上确实效率很高、也是拥有担心特质的优秀的女佣。但仅仅有一点、女仆应该是穿戴华丽服装与饰品的职务、但她从外表来看就糟蹋了这个职务，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其他的不满。无缘」

「那个？　怎么总感觉刚刚听到的是特别严重的偏见呢、是我的错觉吗？　呐、昴」

「不、与其说是艾米莉亚糖的错觉、不如说是柯林特先生的错误」

柯林特的偏见丝毫不留情面、好像是把芙蕾德莉卡的外表当作起因。的确与芙蕾德莉卡第一次见面也惊吓到了昴，但她勤勉上进的性格也是比一般女性更优秀的地方。除了作为一位女性的问题、感觉没有外表以外的问题了。

「现在、我感觉到了菜月大人和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看破」

「是吗？　昴」

「我刚想纠正自己的癖好、不要探寻他人短处，你就立刻来探寻我的了！?　艾米莉亚糖的外表对我可是超暴击啊！」

「并不是想说那样的话啦、真是的。……但是、谢谢」

外表被表扬的艾米莉亚脸稍稍有点红、用语言表达出了感谢。

在以前这种赞扬完全没有效果、但对结束『试炼』归来的艾米莉亚、这种赞扬多多少少却有了一些效果，昴对这种情况感觉很新鲜。

没有了帕克为自己打扮的习惯、艾米莉亚现在日常都是自己给自己打扮、但貌似也有与流行趋势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错误。

暂且不说那些、昴他们并没有从柯林特这里得到关于芙蕾德莉卡的有效的意见。感觉已经无计可施了、昴和艾米莉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但、看见这种情况的柯林特，说出了「推测一下的话……」将这个话题继续了下去、

「从刚才的对话看来、您们似乎是希望改善芙蕾德莉卡和加菲尔之间的姐弟关系的样子。推察」

「是的、就是这样。但是、我和昴一样既没有兄弟又没有姐妹，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因此才带着许多问题问来问去……」

「若是除了外貌之外没有其他问题的芙蕾德莉卡、我的意见是和外貌无关的问题放着不管让她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我想这样应该并不能满足您们的要求。因此有一个。提案」

「提案？」

面向着竖起一根手指的柯林特、昴和艾米莉亚的脑袋一同向前倾。

看着两人一致的反应、柯林特这时、张开了嘴、

「担心他们两人的关系的话、去询问和他们两人最亲近的人是不是比较好呢。这个第一人并不是拉姆、那是？　您的意见」

「第一人……啊！」

艾米莉亚对于柯林特的话恍然大悟、睁大了眼睛、虽然她的反应有些过于慢了。在她旁边的昴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有一个更加关心的话题出现了。

那就是、

「「拉姆是第一人」这些话。记得是在和你见面之前说的，也就是说、柯林特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偷听我们说话的？」

「因为、我是安妮罗洁?米洛德?米洛德宅邸，担任杂务、保持宅邸安稳的管家。表明」

那样的回答、根本不是回答问题的回答。

柯林特没注意到昴皱紧眉毛的表情、并恭恭敬敬地弯下腰行礼。

那是一种可以对观看者来说具有压倒性程度的、完美的侍者的动作。

把自己就要说出口的话憋回去、昴也只能苦着脸。

『美少女と美幼女と美老女』

翻译：[\_y\_y\_oo](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_y_y_oo&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嘛、不管怎样对那两个人（芙蕾德莉卡与加菲尔）来说大概是第一人的琉兹，我们火速赶来听取您的教诲」

「这还真是极其郑重的措辞呢。老身对于被依赖这种事并不反感……但对于那两个人的情况、相对应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呀」

「啊——？」

「也就是说拉姆和柯小子（柯林特）的想法是相同的。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而且我也不想从外面插手捣乱、试图去修复他们的关系」

琉兹倾了倾茶碗、从她的表情来看对昴的提案并没有什么兴趣。虽然她做出了这种态度、但依然不可否认她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关键人物。可是琉兹却如此简单地撒手不管、但昴可并不是因为一时兴起才投身于这件事。

「我也知道那两个人的事情既麻烦又让人困惑。因为这件事尽管稍稍接触一下就会被纠缠住呢」

「……」

「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不认为放着不管是好的做法。那样做的话或许能依靠时间来解决问题……原本以为他们两人会互相让步，现在进展却如此的不顺利。旁观者更不必说，就连当事人也是真的是令人不耐烦啊。不从外部想办法去做些什么的话、那就这样放着好了」

「真是爱管闲事的主张啊」

「我可是公认的既不合时宜又厚颜无耻的人呢」

刚刚说的话貌似并不是表扬他吧，看着像是被表扬了一样抬头挺胸的昴，琉兹不禁苦笑。

在被分配给她的大房间的角落、相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的两人几乎同时将茶碗提到嘴边、默不作声地喝茶润嗓子。但、

「呐、稍微好点了？」

由于刚刚稍微和正在对峙的两人拉开了距离、因此加大了声音。

眯起紫绀色瞳孔的眼睛、用仿佛是瞪着一样的眼神、向这边两人的侧脸投来了视线。艾米莉亚的声音中混杂着些许的不服气、根本无法加入这边的谈话。

「怎么了、艾米莉亚糖。发怒的表情虽然可爱、但是眉间可是会起皱纹的呦？」

「要真是那么想的话就稍稍帮我一下啊！　已经够了！　昴总是使坏！　你这个笨蛋（アンポンタン）！」

「笨蛋（アンポンタン）这种说法现在也不怎么听得到了……」

艾米莉亚可爱又熟练地使用着现在已不再使用的语言，昴不禁对着她笑了起来、并将茶碗放在了一边。紧接着改为朝向艾米莉亚看去，点点头示意她、现在已经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了。

「应该说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这就是叫做美少女与美幼女的梦之竞演吧」

「这么说的话、有些害羞呢」

「琉兹小姐也加入进来的话，就变成了美少女、美幼女、美老女的竞演了呢」

「这么说的话、有些害羞呢」

「这样好么！?」

原以为会因自己这么说而生气、昴已经做好接受愤怒的准备了。但结果却是这样的反应，大吃了一惊。琉兹的脸颊微微泛红，和昴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两人视线前方是、和脸颊已经泛红的琉兹拥有相同容貌的、却并没有脸红的一群琉兹。形成了艾米莉亚被包围的景象。

――从『圣域』中一起被带出来的、琉兹复制体全体26人。

除去其中作为代表的琉兹，其他的都是没有自我意识、等候命令的复制体。尽管没有什么任务，但不用说、就这么放置在一边肯定也是不行的。她们目前的这种处境，也是艾米莉亚阵营诸多烦恼种子中的一个。

现在大家正在采取措施不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大、

「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昴也来帮忙嘛」

「虽然我很想那么做、但这些人根本不听我的命令啊。她们只听从艾米莉亚糖和加菲尔的命令不是吗？　这样的话，巧妙地给出命令，做一个口齿伶俐的指挥官就好了嘛」

「说是那么说……但之前『稍稍离远一点』这个请求不是反而使得情况一味变糟吗。昴、难道你忘记了吗？」

「最近的三天之前，组织搜索队、一直搜查到山的对侧的那次骚动，我没有忘记啊」

回应着困惑的艾米莉亚、昴脑海中浮现出三天前的那起追踪事件。

在『圣域』中存在着、掌管复制体指挥权的水晶。在目的和研究设施两处放置的那些水晶、分别承认艾米莉亚和加菲尔为复制体指挥权所有者，而且直到现在依旧保持着这种任务分配。

结果、26个复制体保持着像没有萌生自我意识的人偶一样的状态、艾米莉亚和加菲尔不发出指令的话，她们也不会正常的活动。对于其他人的指示她们就像不带耳朵一样、根本不会听，根据这种情况、依加菲尔的话来说、保持不给她们任何指令的状态，就把她们放在那里不管，如同字面意思一样让她们蹲在那里像消失一样一直蹲到死。

的确看起来可以解决这个烦恼种子，但回味一下、这真的是一个过于恶毒的选择。

三天前的追踪事件也是这个结论的一部分。艾米莉亚当时并不了解指挥权的效力有多强、复制体们根据她的一句话就各自离开宅邸四处散去，想要执行『稍稍离远一点』这个命令。这便是追踪事件的开端。

麻烦的是、在复制体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在对于指令的接收方式上有着微妙的不同。有些复制体按照艾米莉亚『稍稍离远一点』这个命令稍稍离远了一点、有些则出了宅邸、而且还有一些跑到了离宅邸很远的地方。

若是没有加菲尔的嗅觉与脚力的话、可能无法做到将复制体全员带回来。看起来如此可爱的像人偶似的少女没有防备就走出去、这类问题不能放着不管。而且对复制体的盘问也只得草草了事、这也是个问题。

「抛开双胞胎、三胞胎先不谈，26胞胎还真的是难以让人相信啊……」

虽然不记得原来的世界的吉尼斯纪录、但觉得十胞胎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不用考虑也知道、这大概不属于欺骗的范畴。

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有欺骗的必要呢、

「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定是由禁术指定的技术创造出来的。明确的说、老身们似乎并不是仅仅将身份、经历简单的分配而已」

「是这样啊—」

「把其中的某一个个体作为基础、构建出相似性质以及类似的构造，以这种形式创造出她们――相当于创造出无限的战力。可以借此来贪求渴望的东西呢」

即使有着特殊的实用性、但在研究过程中也有着可利用的手段。也就是说、虽然这是无限的劳动力，但并没有什么东西去妨碍我们使用它。更甚的是，可以用指挥权来封杀复制体们忤逆的可能性、当她们消失时也不会留下尸体，只会留下玛那（大自然中的魔力）粒子，因此也不会腐烂。

「但这有些太胡扯了吧」

「斯小子都这么想的话、老身们也就放心了」

昴看着琉兹的微笑、心理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利用熟识的人的那种厌恶感、涉及伦理问题的那种避讳感，这就是昴对之前那几种想法怀有拒否感的理由。

排除掉刚才那几种做法、昴向着人眼不可见的方面思考这个技术，但果然还是对其各种便利性都感到抵触啊。

包括自己在内、人们总是向往着轻松的生活，而且都是厌恶并利用弱者啊——昴这样想到。

「所以！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艾米莉亚感觉自己被话题抛开了、带着差不多到极限的样子提高声音说道。

琉兹复制体们在她周围包围着她、虽然复制体们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行为、但这种情况在不断的向艾米莉亚释放无言的压力，因此艾米莉亚现在的感觉很不好。

那么、该怎么做呢，昴抱起胳膊、

「暂且、先向她们传达不会被曲解的指令，让她们老老实实待着吧？」

「不会被曲解的指令、比如呢？　仅仅是『稍稍离远一点』这种话都会使她们跑得很远、要说什么……」

「比如、我觉得『坐下』这种指令的话、她们就会在不曲解的情况下、老老实实坐下不是吗？」

「……昴、天才」

之前并没有考虑到这种程度、暂且先不说昴的想法、艾米莉亚发出了「请大家坐下」这样的拜托之后、复制体们逐个逐个就地弯腰坐了下来。

幼女们以体育座的姿势（ps:脑补怠惰）包围着艾米莉亚、看着这样的景象，总有着艾米莉亚像是托儿所的保姆这种错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她已经有点被逼的走投无路了。

关于这些情况、看来不想出一个合适的对策是不行了。由于罗兹瓦尔目前回去了那边、同时这边有一些提案想和他说，因此需要等他回来才行。

「正好有26个人、恰好用大写的罗马字母作为名字的话，既可以方便记忆、又可以保持个性呢」

「又是这样、耍小诡计的表情哦、斯小子」

「「耍小诡计」这种说法多不好听啊。我所知道的大家、都是想稳定下来获得幸福结局的人，作为我来说我也就是打算稍稍动动脑筋罢了」

昴抬起脸做出笑的表情给琉兹看、琉兹呆呆地叹了一口气。

从包围中被解放出来的艾米莉亚穿过复制体们向这边走了过来、昴把为艾米莉亚准备的茶向她递了过去、

「艾米莉亚糖、辛苦啦。每次都是这样、真的很辛苦」

「谢谢。但是、和加菲尔比起来的话我这点辛苦根本不算什么。加菲尔总是每当开饭的时候就来对复制体们下指令、真的很了不起呐……」

艾米莉亚将茶碗提到嘴边、一边喘着粗气喝一边看向复制体们。

复制体们依照艾米莉亚的指令那样坐着，平日里照料她们的、是具有代表性的琉兹、艾米莉亚和同样拥有指挥权的加菲尔。

尤其是好像一边发着牢骚一边还勤勉的照顾着她们的加菲尔，在复制体中没有发生饿死的遇难的这些情况、加菲尔的功劳非常大。

艾米莉亚是从到『圣域』那时候才开始与复制体们有接触的、因此与加菲尔相比两人的经验完全不同。

话说回来、虽然艾米莉亚在这些事情上处理的不好，但她已经是煞费苦心了、因此必须还是要安慰安慰她才行呢。

「嘛、还是要慢慢来。加菲尔有加菲尔的厉害、但我想还可以再得出稍稍进一步的答案（回答）呦」

「进一步的答案是？」

「罗兹瓦尔一回来、就会向艾米莉亚糖汇报情况。我想、就在那时暂且让他看到你被幼女们包围住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样会让他放心呢」

「真是的、又使坏」

艾米莉亚像生气那样鼓起脸蛋的样子真的好可爱。

总之、还在立案中的计划完全没有到可以发表的阶段。稍稍将其中的细节丰满一下之后再发表、昴想依靠完美的计划获得大家扑面而来的称赞。

「话说回来、暂且先稍稍抛开复制体的问题、回到之前的话题好吗？」（芙蕾德莉卡和加菲尔的话题）

「老身的回答和刚才一样。站在老身的角度，的确也想鼓动一下那两人……但却没这么做。他们两人、不想看到我这把老骨头担心他们。在老身面前装作相处的很融洽的样子、做给老身看啊」

「居然还耍这种小聪明（猪口才）、那两个人……」

「耍小聪明（猪口才）这种说法现在也不怎么用了……」

昴与正在瞪着自己的艾米莉亚四目相交，思考着琉兹话中的那对姐弟耍小聪明的这个问题。

但至少可以得知，他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不想让琉兹为他们担心。因此在有关交流的这方面也是、他们两人不必经过商谈就可以达成一致的意见。

已经了解了至此为止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但还缺少一部分。若是不找到那个决定性的理由的话――。

「果然、那两个人的分离是因为、母亲的事情吗」

「……」

「他们两人的母亲……是指、把当时还很幼小的两人留在『圣域』后离开的、那个母亲吗？」

「这些事情都是间接听说的、但有关他们母亲为人处事的方面并没有听说过。不、从芙蕾德莉卡那里听过很有限的一点情报，说她母亲是一个运气不太好的人，仅此而已。琉兹小姐的话、理所当然应该知道的很清楚吧？」

琉兹将茶碗提至嘴边、在开口时稍稍迟疑了一下。但是、却又不能无视两人始终注视着自己的视线。

紧接着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并没有将视线转向这边、

「那两人的母亲――莉莎？丁泽璐、真是不想把她的事情作为话题啊」

（リーシア？ティンゼル暂且译为莉莎？丁泽璐）

「是不想回忆起的人吗？」

「并不是讨厌。正相反的是、那个孩子是一个有着极其善良的性格的人……被误解为薄情的人、也是她遭遇的诸多不幸没有结束的证据吧。由于家族没落被贩卖给了奴隶商、结果商队受到歹徒袭击全军覆没。她作为战利品被贼人带了回去、怀上了孩子……她遭遇的不幸根本无法描述」

「――――」

曾经有一次、从芙蕾德莉卡那里听到的话中、也包含有一些残酷的成分。站在旁边的艾米莉亚对琉兹的话没有什么怜悯的反应。或许是因为最后的那一部分、已经远远超出她的理解范围了吧。

「就这样、但莉莎的不幸并没有这样结束。由于在歹徒集团中被欣赏、因此得以抚养孩子长大。可是、紧接着这些歹徒又被另外的歹徒集团所击溃、她又在这种情况下被作为了慰安者」

「到了这种地步、正常应该再也缓不过来了吧？」

「但是、她再次抬起头来。歹徒集团崩溃后、接受了在旅途中遇到的罗兹小子的庇护、之后将芙蕾德莉卡和加小子托付给我。莉莎为了寻找加小子的父亲而离开了『圣域』」

「――是这样啊。加菲尔应该说是认为母亲抛弃了他们吧」

「……这样的话、这就是加小子的脆弱之处吧。作为被抛弃的一方、还是有着希望的」

希望、对于这飘渺的词汇，昴咽了一口气。

话说到这里，究竟是要在哪里、找到什么样的希望呢。在昴得出答案之前、艾米莉亚垂下双眼、说道

「认为母亲是舍弃了自己才没有回来……但另一方面、母亲又有着依旧健在的可能性、这就是希望？」

「……」

「因为有着某种目的而离开、而且约定好了会在某个时刻回来、即使这样却依旧没有回来的话……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吗、不细细思考可不行」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对于艾米莉亚得出的结论、琉兹也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根据琉兹的话、得知了两人的母亲离开『圣域』的真正理由。而且、这个约定至今还没有完成的理由――自然会联想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加菲尔曾经看到过的、母亲死去的过去的光景。

过去发生的事和加菲尔看到的光景之间的整合性、现在也已经很清楚了。

「那些事、他们两人应该知道的很清楚吧」

「芙蕾德莉卡的话，与莉莎分别的时候就已经很懂事了，应该是不会忘记的。加小子的话……究竟是怎么样呢」

「加菲尔同样也记得……不、我认为他是回忆起来的。若不是这样的话、我想他就不可能用那样欢快的心情来面对昴了」

艾米莉亚脑中浮现出的场景要比昴的更加丰富。但昴与艾米莉亚一样，认为加菲尔正在『了结』过去发生的与母亲的分别这件事。

问题出现在芙蕾德莉卡和加菲尔之间、那份『了结』对于他们两人并不是共有的。在芙蕾德莉卡这方面、与母亲分别可能已经是根深蒂固的问题了。

实际上、从他们两人目前的情况看起来，芙蕾德莉卡躲避加菲尔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回想着他们两人之间的寒暄、昴得出了这样的想法。

「顺便说一下，关于莉莎小姐离开之后的事、琉兹小姐怎么看？」

「……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这不是谎话。老身真的是、怎么说呢、有着那些不想去了解的东西啊」

移开视线、琉兹似乎想远离这个事实——可能会从她口中得到答案的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这是琉兹的软弱之处、从这点来看、她并不能做到完全的绝情啊。

在桌子上放着的茶碗中、残留下来的茶水泛起波纹。

看着慢慢消失的波纹、气氛陷入了无比沉闷的默然中。

「但是、像这样刨根问底问来问去，总觉得自己像一个到处看热闹的围观群众呢……艾米莉亚糖对这种情况怎么想？」

「唔、喵……那个、我正在努力地不让自己那么想」

从琉兹的房间中告辞、在走廊中行走的两人一边整理着目前手中的成果、一边却又对与结果完全无关的东西战战兢兢的考虑着、

他们两人想避免被当作到处打听闲话喜欢小道消息那种人。但当然、想改善芙蕾德莉卡与加菲尔姐弟关系的心情依旧高涨着，虽然在行动过程中滋生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就是人生啊。

「但是、即便询问了拉姆和琉兹小姐，却依旧没能让事情得到解决呢……已经束手无策了不是吗？　罗兹瓦尔也是、看起来貌似还没有回来」

「要是不那么消极地依靠时间来解决问题的话、果然突破口还是家族倾向啊。但是那个时候、说起两人的母亲的现状……分别之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大概都不是问题。问题就是，分离时的心境、经过那么长时间后现在的心境、以及两人分别时各自的主张」

「总觉得、把他们两人锁在同一个房间里、这样不就简单了吗？」

「艾米莉亚糖居然提出超乎想像的粗暴方案、我掩饰不了自己的惊讶啊」

看着大吃一惊的昴、艾米莉亚将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带着极其严肃的表情说道「应该是这样吗？」、

「相比于时间来说、我认为对他们两个人更重要的是沟通的契机。他们两人互相都用了十年的时间、应该思考了很多很多才对……所以、等到他们两人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一定想办法让他们能够互相沟通」

「唔、那不也是消极的想法吗。结果、这样的话也是依靠时间来解决，和大家的意见并没有大的不同啊。在和大家商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依靠时间来解决这种想法就渗入进来了呢」

「所以、让他们两人得以沟通的时机需要我们来为他们创造比较好不是吗？虽说刚才那个有些极端……但是，拉姆、琉兹她们的看法是否合适我也有仔细的思考过。两个人的事情，就仅仅交给让他们两个人的话会比较好，这种看法……」

艾米莉亚将手指从唇边拿开、向着昴摇了摇手指。昴一边聆听着她的话，一边苦恼的抱起了胳膊、皱起眉头。

真的、那样就好了吗。

艾米莉亚的看法、拉姆她们的话语和解释，昴并不是不能理解。倒不如说她们的看法反而是很有道理的。昴的烦恼、大概仅仅是对那两个人的担心吧。

只做到这种程度、两位当事人真的没有关系吗。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不安排好的话、这些杂乱的事情不会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吗。挣扎来挣扎去、那些看起来会向着困难方向发展的事情、真的不会发生吗。

「昴」

「嗯」

昴思考着、艾米莉亚用立起来的手指轻轻点了一下他的额头。

昴被拉回了现实、发现艾米莉亚离自己非常近、正抬着头看着自己、

「昴有着担心人的特质、所以会为了大家拼命努力，这我是知道的」

「这么说我、我会害羞的……」

「但是、像昴担心大家的情况一样、我也很担心昴。我希望你不要把一切的一切都自己背负起来，你不这么做真的没关系的。即使是关于那两个人的事情、也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样啊」

「担心人的特质」、被用这样简单的话语评论道，昴感觉到自己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在自己胸中堵塞的、在自己肩膀上背负的这种情感、就是一块无形的重石――也就是、自己私自背负起来的东西。

「偶尔对于我说的事情、也会试着来相信我，我真的很高兴」

对于艾米莉亚这貌似叫做提案的强势主张、昴耸了耸肩叹了一口气。

目前的结果和原本期望的情况相比可能稍有不同，但从目前情况下得到的参考意见、以及来到这里的目的这两点来看，不去插手那两人的事可能这是最稳妥的结果了。

「我知道了。好吧、那就勉强这样想吧……」

「――哦呀、这不是菜月先生和艾米莉亚大人吗。你们在干嘛呢？」

突然、就在昴即将打算采用艾米莉亚的方案时，碍事的人出现了。

在两人面前的、是正在用手臂抱着大量资料的灰发青年。昴认出了眼前的人、然后沉思一样用手抵住了下巴。

话说回来，在宅邸里的主要人物、不包括那些目前不在的人，就仅仅剩下一个人、还没有与其进行探讨了。

想到这些、在打破现状这个问题上，昴意识到可以利用他的帮助、微微的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好吧、就这样设法将我的想法付诸实践吧」

「怎么像是当我不存在一样又继续说起来了！?让我听到这样好吗！?」

「给我适可而止」这样早已听习惯的大叫在宅邸中高声回响。

『诞生、エミリア阵営内政官殿』

译者：[\_y\_y\_oo](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_y_y_oo&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奥托一边将堆积如山的资料打乱，一边倾听着坐在接待专用沙发上的昴和艾米莉亚的话。

将资料中必要的文件取出、同时挥动着羽毛笔。

奥托在其中一张纸上写着算式、并把几个算式记录在资料上。一边参照着近在手边的资料、一边盖章。

娴熟的手法、忙碌的目光，正在工作的奥托似乎已经分不出来空闲的意识去关注昴和艾米莉亚，但从他在百忙之中手部的迎合动作这一点来看、却又并没有完全忽视掉他们。

艾米莉亚带着羡慕的神情在一边注视着奥托的工作，昴将他们之前行动的真实目的一点一点全部说给奥托听。然后、奥托大概在昴说完的同一时刻收笔，将羽毛笔立了回去、说到

「什么嘛、原来是姐弟关系的改善啊。……这样和我商量的话会很好喔」

「嗯？什么？」

「总之，你刚刚不是说想从有兄弟姐妹的人那里、获得一些切合情况的建议吗。这样的话，比起全是独生子女的你们、我既有比年纪比我大的、又有年纪比我小的兄弟姐妹，我觉得你应该和我商量，是不」

面对着奥托这自信满满的态度、昴禁不住扫兴了一下。

虽然至今为止还从没有向奥托询问过有关他的家族构成的事情、但从他如此坚定的主张来看，貌似他确实处于若干兄弟姐妹中的中间位置。若真是这样的话，站在昴与艾米莉亚的立场上所急需的顾问，非奥托莫属了。

但昴还有着些许的担忧、

「但是、你不是处于因为品行不好被人从家里追赶出来的情况吗？　若是你还有着圆满的家族关系的话，我可以向你寻求意见。但是你这家伙目前和家庭处于绝缘状态，这种失败经验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啊」

「谁因为做得不好就被断绝和家族的关系了喂！?　那种话、一丁点都没有说过好吗！　我啊、是因为兄长要继承本家、所以我作为次男离开家自由在外行商好吗！　尽管这样、我也一直认为我的脑筋要比哥哥和弟弟们转的要快得多呢」

「只有你自己这样想吧，实际上你出家门是为了安心、为了不被家里面麻烦的人驱赶吧」

「你是不是对我在这里不满啊！！！！！?」

面对着怒敲桌子脸都气红了的奥托、昴摇摇头像是说到「没那回事」。

没有奥托在的话、这类事情光是想想就会觉得恐慌。但是、和表达感谢相比、不知不觉先说出口的却总是讨厌他的话。

而且、叫做奥托？苏文的这个人、是一个有着特殊品格的家伙呢。

「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想要拜托奥托先生的这种感觉了呢。为什么呢……原本是想请你帮忙的」

「诶？就连艾米莉亚大人也……」

艾米莉亚手抵下巴思考着，她现在能够体会到昴内心的想法。她好像也和昴一样、感受到在奥托人格深处存在着受害者的特质。

他是一个与所拥有的能力成反比、可依赖的存在感反而变得越来越薄弱的男人。

「居然让艾米莉亚糖如此困扰、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混蛋啊」

「找碴太过了吧！　我什么都没做啊！」

「这样的话、奥托先生。若是着手去做的话，想听一听你的看法、对于那两个人要怎么做才好呢」

「结果你们现在又一下子回到正题了！　你们主仆两人在搞什么啊！」

经过了一阵夸张的发泄后、奥托发现争吵并没有什么用。便一边摇晃着椅子的靠背，一边将手放在自己灰色的头发上、说到

「让我想想、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互相看待对方的心情呦。我之前观察过、加菲尔这边的话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他那种顽固的性格是孩子特有的、而且他的本心就是热爱家族，因此他的眼中已经浮现出来了他的愿望——修复关系」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加菲尔是想修复关系的。怎么也迈不出第一步的、好像是芙蕾德莉卡那一边啊」

「作为芙蕾德莉卡小姐、还是有一些难办的事情啊。站在姐姐的立场的话、我认为想要修复关系、年长的她必须要做出一些谦让。但是、芙蕾德莉卡小姐听得的消息有限，而且作为她有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她只是展示出她作为姐姐的度量。对于年幼弟弟的暴躁脾气，她究竟能宽容到何种程度，这回这个事件便成为了焦点……怎么样？」

奥托列举出了自己的清晰思路、昴瞠目结舌地凝视着他。对于他有些责备芙蕾德莉卡的看法，昴摇摇头像是说到「不对」、

「突然得出超乎想象的认真的意见呢、很奇怪你是从哪里得出这些结论的……」

「因为是认真的意见，所以是经过认真的探索过程得出的认真结论，这么说才对吧！」

「不好意思。我实力不够、你这个繁琐的铺垫我实在没法对付……」

「你是想解决问题、还是想捣乱，到底想怎么样嘛！?」

当然是想解决问题、但是在探索根源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繁琐的事情。

暂且将昴与奥托的日常拌嘴放在一边、艾米莉亚好像深受奥托的话触动的样子点了点头。

艾米莉亚紧接着说道「那么……」，将话题继续了下去、

「有关芙蕾德莉卡的想法的问题、不首先解决掉是不行的呢」

「嘛、我就是那样想的。从芙蕾德莉卡小姐那边来看，类似绝不原谅加菲尔这类的使事情更复杂的情况是看不出来的。实际、已经到了目前这种情况，并不必去说什么麻烦的话了。也就是说、利用时间来解决之类的……」

「正是因为不想那样解决问题，想加速解决问题该做些什么，这才是现在的目的吧。你这家伙从头到尾都从我的话里听了些什么啊、真是的」

「你没资格这样说我吧！」

至此为止看起来好像所有人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昴像是被侮辱一样哼哼着鼻子。看着处于激愤状态的奥托、昴像是想要进一步煽动他一样说到「这样的话」、

「关于你所说的作为年长的一方应该展示出来的度量，若是你的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展示出来的呢？　若是说你也有弟弟的话，争吵时你作为兄长应该也展示出了宽广的胸怀。我想看、想听、想歌唱出你那段经历啊！」

「想看想唱什么的你还是饶了我吧、让我想想、经历吗。实际上，这样看起来、我的家族关系其实是恰如其分、很圆满的。我之外的人作为兄弟姐妹都非常的称职、双亲也很温柔……诶？有关争吵的记忆……」

「完全没用嘛！！」

「为、为什么这么说啊！　这样不好吗、圆满的家族！　连一次争吵都没有过的家族关系不恰好是真正的家族关系吗？　不是这样吗！　你对于这样完美、没有大过错的家庭关系有意见吗！」

「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翻了一张最烂的牌啊！」

奥托目前已经没有可用的手牌了，想必正是这个原因引出了昴这样的话。

在平时里、奥托对于昴的无理取闹也用着相对应的无理取闹来应对，大概是因为他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没到真正吵起来的限度吧。就像和昴相处一样，奥托和家人之间也没有真正的争吵。

也许在苏文家族中，所有人都和奥托一样、属于易被调侃的体质。和平的环境、没有欺负他人的人，是这样的乐园啊。

「在温室里长大的公子吗……っ」

「怎么好像感觉到我是被痛骂了呢，是我的错觉吗！?」

「……呼呼」（←傻笑）

奥托对着脑洞大开正在调侃着自己的昴大叫道。同时、看着他们两人争吵的艾米莉亚、突然把手放在嘴上忍不住笑了出来。

艾米莉亚的突然一笑吸引了两人的注意力、她微微的摇了摇头、

「嗯、对不起。总觉得刚才你们两人的争吵、看起来特别像好朋友之间的口角呢……这不正是像兄弟一样，不是吗？」

「兄弟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更加关心照顾我一点呢……」

「别说那样的话呦、哥哥。只是你没发现而已、其实我在家里对待兄长的态度就是这样的。看清现实吧、大哥」

「啰嗦！」

奥托已经把话说尽了，无力再反驳昴了。看到他这样的态度，昴撅起小嘴、不停重复说到「兄长大人~、兄长君~、哥哥~、小哥~、大哥~、兄长君大人~」之类的话。艾米莉亚看着这些、突然拍了一下手。

「嘛。这样的话、你们两人平时是怎么样恢复关系的呢？　我认为经常都是奥托君做出谦让，知道这些的话距离我们想要的答案不是又近了一步吗？」

「真是相当的顺其自然的想法啊，说奥托先做出谦让……」

「那、昴先做出谦让呢？」

「我……尽管、在这个世界里我有时会对他人屈服……但绝对、绝对、不可以对他屈服……！！！」

「啰嗦！」

奥托把昴那拙劣的演技用一声怒吼吹飞，一边用手指揉着太阳穴一边思考。不管怎么说，奥托很严肃、看他的样子应该是从艾米莉亚的话语中仔细思考得出了什么答案。

「那个、我和菜月先生争吵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嘛、大概就是忍气吞声吧！」

「连想都不想就给出答案，你自己也好好想想刚才是怎么做的啊！」

奥托在桌子上抱着头、艾米莉亚站在旁边摸着他的头安慰他。昴看到艾米莉亚对奥托这么温柔，感到很嫉妒，貌似在这种场合下自己什么都没得到，失落地撑着膝盖离开了座位。

「嘛、作为参考吧。暂且先尝试着了解一下芙蕾德莉卡的情况，之后再根据调查结果、按照艾米莉亚糖计划的方向行动」

「这仅仅是多管闲事、那样做的话结果可能会无功而返呦？」

「实际上我认为这比真正的骨折要好得多。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ps:无功而返是「骨折り损」，骨折是「骨が折れる」，由于非常相似，所以这里昴用无功而返和骨折相比较）

「――哈……」

听到昴这样的回答，奥托像是放弃一样叹了一口气。

奥托的嘴角缓缓地放松，像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对于奥托的表情，艾米莉亚好像也和昴有相同的感受。但她又稍稍多想到了一些东西，并向奥托投以微笑。

「这样的话、我和昴就先走了。奥托君还很忙、打扰了你的工作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那回事、邀请你们商讨的是我。而且、我正被堆积如山的资料包围着喘不过气。偶尔喘口气也是放松……」

对于艾米莉亚的关心，奥托像是受到惊吓一样表情都变了。

「不、话说回来我为什么要为梅瑟斯边境伯的资料工作如此努力呢……？　不知什么时候我就着手帮助处理内政了，甚至得到了阅览领地经营记录资料的许可……我原本、应该只是估算了买油的价格而已……」

「噢、艾米莉亚糖。奥托对于在此之上的工作好像遇到了阻碍。让我们好好牵着手离开房间吧！」

「诶？　啊、是、我明白了」

奥托把手放在额头上、对自己如今的境遇感到非常迷茫。昴慌乱地拉着艾米莉亚的手，把奥托放在一边，走向『奥托的办公室』外。但、刚将手放在门把手上、打算离开房间的时候、背后的奥托说到、

「啊、菜月先生――」

「啊？　什么啊。放心吧。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做着这份工作绝对不是什么错误，也不是因为中了催眠术之类的高度暗示。仅仅是因为目前的趋势、以及巧妙的语言诱导……」

昴回头说的话突然中断了。

昴只是在说着俏皮话而已，但奥托看着他的眼神像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一样，因此昴才突然中断了自己的话。感觉奥托像是有什么极其重要的话想说一样。

闭口不言的昴、以及站在他身边歪着头的艾米莉亚。奥托看着这两人、却在刹那间犹豫了一下。

但是、当艾米莉亚也回过头时、这犹豫的瞬间即刻消散了。

「――没、什么都没有」

「什么嘛、很让人在意啊。想说什么就说呦」

「我不是不想说，但是……嘛、现在这种情况下说的话都是虚幻不实的。我想让你们多看见一点希望。想帮助你们，但其中的不安要素什么的、对于我来说不了解的部分还是太多了」

奥托挠着头、说出了自己刚刚踌躇的理由。

昴稍稍停顿了一会、无言的看着奥托，希望他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但奥托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拿起了羽毛笔、说到

「我要继续工作了，所以加菲尔的事就拜托你们了。武官们工作进行的不顺利的话、在后方的文官也无法安心工作呢」

「――我知道。但是、若是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出来喔、内政官殿下」

「是、那是肯定……文、文官？　内政官……？」

「走吧、艾米莉亚糖。我们要是再继续待下去的话、就只剩打扰他人工作了！」

奥托再次开始对自己的不协调的立场感到烦恼。昴把他放在一边，慌忙拉着艾米莉亚的手走出了房间。

艾米莉亚对昴翻着白眼、在即将关门之前回头看向奥托说道、

「啊、这个、那个、奥托君、努力加油啊！」

艾米莉亚一边思考着什么、一边拔腿就走，说着奥托没听清楚的话、离开了房间。

从『奥托的办公室』出来，昴与艾米莉亚的最终确定了行动方针。但是、在刚刚确定的方针中混杂着叫做「奥托的意见」的不纯物、总让人觉得这方针并不是「已确定」而是「正在形成」。而且要在这「正在形成」的状态下付诸实施。

「回想起来，感觉（和奥托交流）浪费了时间呢……」

「不要那么说嘛。奥托君的话、你看…那个…你看……嗯…看…那个…你看……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吧？」

「最后的地方还是用疑问词来结尾，艾米莉亚糖那无法隐藏的坦率、表现出来真的好可爱」

昴一边竭尽全力不断的赞美着艾米莉亚，一边按照之前制定的方针寻找着芙蕾德莉卡。

目前、那对姐弟中若是有问题，便应该是姐姐的问题。加菲尔的心意已决。只剩下芙蕾德莉卡的觉悟了、以帮助她下定决心作为契机来――。

「哎呀、这不是艾米莉和昴吗。你们在做什么呢？」

「唔」

「啊」

正在行走中、背后突然传来声音，昴像发窘似的摒住了呼吸，艾米莉亚则坦率地带着吃惊的表情回头看去。

在两人视线前方站立的，是一位有着梳理完毕的深蓝色头发、穿着女式礼服的少女。

年纪在十岁以下，比佩特拉和碧翠丝更小。奢华的礼服缠身这一点和碧翠丝一样，但饰品的华丽程度不及钻头双马尾的少女、相比之下定做的更加简朴。但并不敢直视她的那份幼小、如此幼小的她却有着严厉的目光和冰冷的面孔。

这位少女的名字是安妮罗洁？米洛德？米洛德。

她是昴一行人正在依靠的米洛德家族的嫡女，现在宅邸的主人不在，她代替主人管理宅邸。这位少女正处于接纳昴一行人的立场上。

当然、诸多的安排之类的事情、是由以柯林特为首的优秀家仆负责执行的。负责下发命令的安妮罗洁？米洛德的招待让人感到威严庄重。

作为执政者、站在其他人之上的气概――幼小的她正在保持着这种气概。

罗兹瓦尔出生的家族是梅瑟斯家族的本家，米洛德家族是魔导分家。在作为继承者的气概这一方面、安妮罗洁？米洛德已经拥有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可以感觉到她作为孩子那份可爱的要素已经有了些许的脱落，昴对安妮罗洁？米洛德有点应付不来。把她作为普普通通的人类来交往时、昴对于比自己小接近十岁的少女的交往方法、可以看出还远远不够熟练。

但是另一边，昴身边的艾米莉亚的反应却很容易理解、

「真是的、安妮。我不叫艾米莉，是艾米莉亚，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呢」

「哎呀、对不起、艾米莉。但是、说起这个的话，我有些讨厌当初做自我介绍时说话犹犹豫豫的艾米莉呢。而且比起艾米莉亚，我认为艾米莉这种称呼方式既简单又可爱」

「是吗？　我也并不感觉不合适……没关系的」

就这样，她原谅了安妮罗洁？米洛德的这种称呼方式。

就如看起来的那样、艾米莉亚从和安妮罗洁？米洛德的初次见面开始关系就奇妙的非常好。昴曾经也有问过理由、但答案就是「奇怪的合得来」。

但不管怎样，安妮罗洁？米洛德好像也对艾米莉亚抱有相同的情感，在有着半精灵身份的艾米莉亚面前、看不出一丁点的负面感情。可能是两人在精神层面上取得了平衡、或许也可以说是因为艾米莉亚那复杂的年龄问题。

「话说回来、艾米莉在和昴做什么？　幽会吗？」

「哦！ 是这么看的吗？　看到了？　真是的、能看出来我们关系如此亲密吗。害羞害羞好害羞呢、艾米莉亚糖」

「不、完全不是那种事。我们仅仅是一起实施一点阴谋诡计」

「明明知道我的心情，却还是斩钉截铁的否定，真是的！」

像是熟知男女之间事一样，安妮罗洁带着一副津津有味的表情，但艾米莉亚看着这样的她、却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安妮罗洁于是做出像是并不期待着什么的样子说到「这样啊」，然后像是蔑视一样看向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目前她这样的眼神，完完全全是对昴自尊心的嘲笑。但是、昴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他仍在继续努力吸引艾米莉亚的注意力。但是，相比之前，艾米莉亚无视昴的手段又有了些许的进步。

「阴谋诡计什么的稍后再说给我听吧……你们两人、有见到过柯林特吗？　我找他有事情，却怎么也找不到他」

「柯林特先生的话、刚刚在找佩特拉和贝阿特莉丝呦？」

「……艾米莉你要注意说话的方式呢」

仅仅通过艾米莉亚的话，安妮罗洁好像已经察觉到了什么，露出了极其不愉快的表情。

正是因为和柯林特的相处时间很长，她才对柯林特的性质非常的了解。无论怎么说，若是在平常的话，他那难以根治的『萝莉魂』，仅仅以安妮罗洁一人为对象，因此她对柯林特才能够如此了解。那份坚韧、那份锐利、那份无药可救，安妮罗洁不用听他人描述就能知道得很清楚。

「因为柯林特先生买回了好吃的点心，所以想让佩特拉和贝阿特莉丝品尝。有没有我们的份呢。好在意呢」

「……那个柯林特不用想便知，一定是有失礼的地方。作为我也有失礼之处、稍后我会和他一起为您送茶，向您道歉」

「啊、这样啊。哇、好期待」

艾米莉亚很高兴地合起双手、安妮罗洁微笑地看着她。

从身高和年龄来看的话、两人的立场完全反过来了。站在这样温馨的场景中，昴微妙地歪了歪头，不知所措。

然而，发现了那样歪着头的昴，安妮罗洁眯起了她带有青色瞳孔的眼睛。

「目前来看艾米莉和昴没事做，因此我才冒昧来打扰。稍稍有一些事情想要拜托你们、可以麻烦听听我的话吗？」

「喂喂。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事干、实际上并不是那样。我们可能看起来很闲、但实际上我们是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来斩断后顾之忧，稳固一下实际的行动方针，然后……」

「想拜托的是什么事情呢？　若能帮上忙的话就好了……」

代替编了如此冗长借口的昴、艾米莉亚展示出了温柔又接纳的姿态。

开心地笑着这样的艾米莉亚、安妮罗洁经过深思熟虑，向两人投去了像大人一样成熟的目光、说道

「我想稍微关心一下那个和我交往了很久的女仆，以前我从没这样做过，所以我想借此来吓一吓小父亲大人」

『安妮罗洁的陷阱与姐弟关系』

翻译：[\_y\_y\_oo](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_y_y_oo&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对着九岁儿童的恶作剧唯唯诺诺这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幼小的背影在走廊中带领着自己。昴看着她的背影，同时自己却又想不出一个好的应对方法，感到懊悔不已。

――安妮罗洁？米洛德。

虽然米洛德家族只是罗兹瓦尔所属的梅瑟斯家族的分家，但她与罗兹瓦尔身体上的共同特征点非常多。大概其中最突出部分的就是深蓝色的头发，与青色的瞳孔了吧。

长长的头发被编成围绕着头盘起来的样子，并不知道这个发型名字的昴在心中称这位少女为『盘发萝莉』。

这是个九岁的孩子，但却有着相当程度的睿智，敏锐的机警，行动的智慧，给人一种不愧是罗兹瓦尔的亲戚的感觉。

但这个少女给人最『罗兹瓦尔的血缘倾向』的感觉的不是其他，而是她那窥视人内心的本领。

「艾米莉，稍稍牵着我的手可以吗？」

「诶？　嗯，好的呢，安妮」

「那么不要顾虑。然后，艾米莉。稍稍抱着我可以吗？」

「诶？　嗯，好的呢，安妮」

「那么不要顾虑。然后，艾米莉。就这样抱着我然后……」

「给我适可而止一点！」

她们两人牵着手，拥抱着，并且安妮罗洁还想这样进一步被抱起来。昴不由自主的远离了她们两人。

艾米莉亚对安妮罗洁的要求目瞪口呆，但安妮罗洁并没有因为被拒绝而失望，又重新站直了身体，并且夸张地拍了一下昴的肩膀。

「对于如此渴望互相接触的两人，你就这样疏远我们也太不解风情了吧，昴」

「这「渴望互相接触的两人」你是在哪得出的结论的？　我想我大概只能在米洛德宅邸里挨个人寻问，才能搞明白吧（←讽刺）」

「就连孩子们的如此可爱恶作剧心理都如此在意，由此可知你的器量了呦，昴」

「也只能看出可爱恶作剧心理了，别的我也什么都没说啊！」

安妮罗洁保持着极其冷静的姿势，试图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她对着昴这么说到，同时一发现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拉艾米莉亚的手。

有着罗兹瓦尔的血缘，安妮罗洁发挥着完全不像九岁孩子的非凡实力。

但她有一个极端的特征――为什么，如此喜欢艾米莉亚呢。

这也是这个宅邸里的麻烦事。从决定来拜访的那一天开始，安妮罗洁就出乎意料对艾米莉亚展示出好意。艾米莉亚的天然性格就是不会怀疑人，认为这就是可爱的亲近表现，但昴却并不这样认为。

但无论怎么说，她是罗兹瓦尔的亲戚。她的『亚人趣味』是由罗兹瓦尔的『艾奇多娜趣味的』翻版而来的，从对艾米莉亚态度这点上来看，并不能说他们亲戚两人之间就是不同的。

实际上，米洛德宅邸中雇佣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由亚人构成的。也就是说，和那个从世界各地接受被迫害的亚人的罗兹瓦尔类似，米洛德宅邸也和罗兹瓦尔的想法一样，好像把这里作为被迫害的亚人的避难所。

安妮罗洁在这样的米洛德家族长大，站在她的立场上，已经习惯了和亚人亲近的生活。因此，即使对于半精灵身份的艾米莉亚，她也并没有任何的偏见，但她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太过于亲近了。

简而言之——

首先，昴从安妮罗洁手里把艾米莉亚夺了回来。

紧接着，安妮罗洁也从昴那里把艾米莉亚独占回来。

……

就像这样，两人已经是围绕着艾米莉亚的情敌了。

可是，

「够了，昴。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是个长辈啊，还对着年龄比你小的安妮发火呢。一点也不像个大人」

「「长辈」这词现在也不怎么用了……不是，先不说那些，你想错了喔，艾米莉亚糖。具体的来说，安妮罗洁的眼神可不是那种小孩子的眼神，目光也不是那种可以忽视掉的目光……」

「不要找借口了！　对不起呀，安妮。昴貌似因为新住进其他人的宅邸，看起来还处于兴奋的状态……」

「把我说的像是寄存在他人家里的宠物，无论如何都无法冷静一样，居然这么对待我！」

由于对待安妮罗洁的立场不同，因此昴和艾米莉亚关于安妮罗洁的讨论像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没有相同之处。

为什么艾米莉亚就察觉不到安妮罗洁那粘粘糊糊的目光呢。

「大概，艾米莉亚糖是拥有本心的人，只能看透那些和你拥有相同心境的人吧。比如说我，一定是这样……！」

「艾米莉。昴正在对你坦白对艾米莉的那份情%欲了呦。好污啊」

「你那种说法才污好吧！　你真的是九岁的孩子吗！?」

和只在嘴上不可爱（刀子嘴豆腐心）的碧翠丝不同，安妮罗洁是真正的没有任何可爱之处。以『好污啊』为例子，若是碧翠丝说出『好污啊』，感觉只是单纯的强词夺理而已，若是安妮罗洁说出『好污啊』，会让人听起来真的有污的那种感觉。

「真是的，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不能好好相处呢？　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个，我和这家伙都对艾米莉亚糖……」

「对我？」

「――呣，唉」

面对着歪着头的艾米莉亚，昴却无法直截了当的说出口。

无论多少次想亲口将心意传达给她，但总觉得在其他人面前有一种无法安心，无法顺利进行的感觉。况且就连自己也没有明确的意图，若是在这种时刻单纯依靠自己的气势来说出口的话，不安+害羞。

视线前方的安妮罗洁，却露出了像是胜利而感到非常骄傲的微笑。

「那么，戏耍昴的事就到这里为止吧。我们一边吵闹着，一边不知不觉已经快走到我的房间了，让我们进房间商量吧」

安妮罗洁对着艾米莉亚清澈的眼眸，以及脸已经通红的昴这样说道。

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走廊的尽头了，就像少女说的那样，面前是一扇有着过剩装饰的门。安妮罗洁的个人房间――艾米莉亚好像已经被邀请来这里好几次了，但昴还是第一次踏足这里。

安妮罗洁拉起艾米莉亚的手，很自然的即将招呼艾米莉亚进屋——但，昴就那样站在台阶上，

「等下。总感觉你的屋子里有奇怪的气氛，我先进」

「――噗。好的，请吧。希望你能喜欢呦」

安妮罗洁最初还稍稍有些在意，但叹一口气后还是为昴让出了道路。昴将手放在门把手上，怀着极其紧张的心情进了屋。

然后，

「请稍等，菜月大人。红茶和普通的茶已准备。请坐，在椅子上好好休息一下。请欢谈」

郑重地弯腰，柯林特做出邀请来客的姿势迎接他们。

昴瞬间沉默，回头看去，安妮罗洁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嗯？柯林特先生？　刚才，你不是和碧翠丝以及佩特拉一起去食堂了吗？」

「正像艾米莉亚大人说的，刚刚的确是那样。但，在途中突然考虑到，要在小姐大人的房间里开一个茶会，因此柯林特才来准备。匆促」

「这样啊，安妮之前好像也有说」

「是的，小姐大人也是那样『思考』。慧眼」

艾米莉亚看到了昴那凝固了的侧脸，同时和屋子中的柯林特交谈着。但昴在柯林特的回答中发现了一些微妙的不协调的地方。

「不协调」所指的，不是别的，正是指柯林特说的『考虑到』，他怎么能考虑到要在这里开茶会呢。

「关于柯林特的变态性，若是想要用理性思维去理解的话，脑袋会变得奇怪的呦。这变态性的存在，去意会的话会比较轻松一些呢」

「因为我在被呼唤之前，处处留心，比命令先一步行动。大目标」

处处留心就可以做成任何事，是这样吗。

不这么想的话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但安妮罗洁和艾米莉亚抱着根本不在乎的态度已经入席，因此昴也把心情转换回来，加入了茶会。

「那么，柯林特的红茶也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吧」

「芙蕾德莉卡和加菲尔大人的关系修复呢。调解人」

「柯林特先生的话，难不成是在多人场合服侍的管家类型吗？」

「那种事的话，若是琉兹大人，一个人就足够了（复制体很多）。重复无味」

若是自己再继续插话的话，正题就无法继续下去了。柯林特这样判断到，于是将每一个人的茶与点心备好，在屋子的一边像雕像一样挺直脊背，一动不动的站好。

柯林特向安妮罗洁投去锐利的视线，但年幼的主人像习惯了一样接受着，同时说到，

「就像方才柯林特所说的，芙蕾德莉卡和加菲尔之间的姐弟关系修复问题，这问题是一个共通的问题……我是很认真地在考虑这件事」

「嗯嗯，就是那样。我们也是尽力开动脑筋，想法子去做些什么，但怎么也想不到巧妙的方法。已经是忙的不可开交了」

「困扰的艾米莉亚也是很可爱的样子呢。――而且，你们到处和宅邸中的相关人士交流，目前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况」

「好像是有意和我们谈真心话呢」（←昴）

泰然自若的安妮罗洁，对于昴的话无动于衷。

总之，由于安妮罗洁好像已经认识到了这边的现状，便省去了说明的功夫。

「话说回来，你居然也想来修复那两人的关系，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其他的人全部都说用时间来解决，靠时间来解决什么的」

「放弃，不就那些习惯了等待的人的倾向吗？　你们两人来回打听，虽然这并不属于拜托他们出手帮忙，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依靠时间习惯等待是吧」

「说的真是直白啊，你这家伙。……不对，我也听过奥托这样说过」

「但是，我要事先对他（奥托）追加一个评价呦——他是一个不了解成功的人」

「真刻薄！」

虽然已经相处了一周了，但就连安妮罗洁都对他持有这种印象，奥托真是可悲啊……

但是，昴对此完全不否定，反而心里乐开了花。

「依靠时间来解决，我也不完全否定这种做法呢。在那两人之间有一条十年的鸿沟……若是花相同的时间的话，想必是一定能解决吧。但是十年有些过于长了。十年，就像我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接吻的时间那样长呦」

「恩蒽嗯？」

在完全不像九岁儿童的正经发言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像九岁儿童才能得出的结论。

昴对于这突然的落差应对不及，只得在一边哼哼。

柯林特向着安妮罗洁这边做出了手势——用手指挡住嘴，「请安静」的手势。

根本无法hold住这种情况，大概说不定这就是只有九岁儿童阅历才说出这样的话吧。同样会错意的艾米莉亚对于现在这种情况也是避之不及，不想让这个话题再详细说下去。

「现在这奇怪的哼哼声是怎么回事啊，昴」

「没什么。仅仅是稍稍疏通一下喉咙里的痰和郁闷的心情」

「这样啊。思春期真的是很不容易呢。……总之，你们两人打算花那么长的时间让他们两人自然和好，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这我们也有同感，安妮有什么想法吗？」

「艾米莉是怎么想的呢？」

用提问的形式来回答提问，艾米莉亚面对安妮罗洁这种回答疑问的形式皱了皱眉头，用手指挡住嘴唇说道「那个」

「我抱着的想法，肯定是很想修复那两人关系的。加菲尔这边的话，好像是想自己创造与芙蕾德莉卡交流的时机。芙蕾德莉卡那边却非常尴尬，但我感觉她并不是不想和加菲尔交流」

「嗯，是这样呢。然后呢？」

「所以，把那两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的话，不是很简单了吗」

「艾米莉亚糖，还是选择这极其粗暴的方法吗！?」

昴想到的方法也都是极端的方法，但这个意见从艾米莉亚口中说出，他还是非常震惊。顺带说一下，其实昴对这个意见是赞成的，但也稍稍持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意见。但是，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才好。

「虽然说是把他们两人关进同一个房间，但若是那两人协力合作的话，大部分的房间都可以凭暴力脱出。我还是想避免因为那样把房间搞的报废。改为用不会被破坏的房间，把他们两人关在里面的话，用一周的时间消磨他们，然后我们再突然袭击？」

「那样的话，昴觉得应该怎么做好呢？　把那两人关进我制造的冰屋里面？」

「我虽然不认为不依靠极限做法，就能让他们两人家族感情复活。　但更重要的是！　让那两人持有共通的目的，再让他们进入房间，这样做不就好了吗！」

「共通的目的……？」

艾米莉亚带着认真的表情，歪着头说道。

虽然昴脑中残留的想法还是要依靠强力的手段的想法，但实际上他的还是想防止事情发展到那一步。

光是考虑到两人共通的目的，并不能得出具体的方案。难道要找一个需要他们姐弟两人不合力就不能打倒的怪物吗。

上哪里去找合适的怪物呢，又要如何制定计划呢。

「实际上我也是，和昴持有共同的想法呢」

「诶？　要靠讨伐巨人，火龙之类的怪物吗？」

「但大概也有些区别呦」

对着安妮罗洁轻蔑的目光，昴伸了伸舌头，拍拍自己的头表达了歉意。

艾米莉亚看着轻轻叹息的九岁孩子，脸颊上充满了期待的光辉，

「关于我们的目标——想要帮助他们修复关系，在这种想法上我们是相同的。但是，我们之间关于那两人，拥有的情报却有着不同，所以我和艾米丽的想法一定是有区别的呢」

「关于那两人，拥有的情报……？」

「若说在他们两人中，艾米莉你们比较亲近又比较了解的，是加菲尔那一方呢。但是，对于我来说，是和我有着八年以上交往的芙蕾德莉卡呦。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就和那个有虎牙的面孔交往了呢」

原来如此，昴理解了为什么安妮罗洁想和自己交流想法。

安妮罗洁似乎是通过芙蕾德莉卡那里，寻找他们姐弟两人之间的共通点――这是之前昴没有想到的，大概正是因为这样，才掩埋住了寻找共通目的的道路。

「那个，确实是这样吗？」

「若是能寻找到协助者的话就好办了。另外，在芙蕾德莉卡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加菲尔那一方则有问题呢」

「加菲尔？」

「加菲尔的话，从这几天我的观察来看。若他真是一个有性格的人，那么事情的进展就不应该有问题呦」

昴并不知道安妮罗洁对加菲尔的人格了解到何种程度。但至少就昴所知，加菲尔是一个不加修饰的坦率的人。

在『圣域』时无意义的冲突，完全看不出他对自己那十四岁中学生的耿直轻率性格有什么隐藏。关于这一点是可以保证的。

「加菲尔是坦率的人这一点，我认为没有问题」

「那么，就没问题了。剩下的就是协助者的问题了……作为那两人的家人的琉兹小姐，我想拜托她来帮忙呢」

「琉兹小姐？」

若是说到与那两人有着渊源的人，最明显的便是她了。

但是，在之前还差一点没能帮上忙的琉兹，是否能来帮忙和那对姐弟交流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不管那些，安妮罗洁好像并没有那种担忧，向自己身后的管家轻轻招招手呼唤他。

「柯林特」

「是。厨房的话，若是推迟了晚饭的准备，会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提案」

「这样啊。我知道了。那么去通知一下晚饭的工作人员吧」

「我知道了。马上就去。紧急」

两人经过了一段迅速的交谈后，柯林特连走步声都听不到静静地离开了房间。昴和艾米莉亚用惊呆了的眼神目送柯林特离开，安妮罗洁看着他们两人一边微笑着，一边将红茶提到嘴边，说道

「那么，迅速把问题解决怎么样。我们这些爱管闲事的人，已经被别人甩在后面了呢」

安妮罗洁这样说道，昴和艾米莉亚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之中。

踏入厨房，看见那个『看着不习惯的背影』的瞬间，加菲尔发现自己被推进了陷阱，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这些人也是，那些人也是，真的是管闲事管的过分啊」

发着牢骚的同时，嘴角却浮现出了勉勉强强的微笑。

加菲尔的鼻子是特别的。嗅觉的灵敏度要比普通人强得多，在进入厨房之前他就已经嗅到了这里的味道。

即便这样，还是欺骗自己装作不知道里面的人是谁，这也就是加菲尔的最后的倔强吧，也大概可以说这就是他那小小自尊心。

「加菲？」

对着挠着头的加菲尔，回过头的女性用『听着不习惯的声音』叫到。

眼前站立的是，摇摆着修长金发的女性。身材比加菲尔要高，体格也是健壮的无人能比。在嘴角处可以看见锐利的牙齿，这牙齿与身躯的力量相结合，给人一种野蛮暴力的感觉。

从那温和的声音与看向这边的双眸中温柔的目光来看，大概她的本性一直都被其他人一个劲的误解吧。

芙蕾德莉卡？鲍尔曼――姐姐用着这样的名字，加菲尔？汀泽尔一直都知道。汀泽尔是母亲的姓氏，鲍尔曼是父亲的姓氏。

芙蕾德莉卡非要冠以父亲的姓氏的理由，加菲尔并不知道，好像也并没有怎么思考过。

但是，关于目前这种场合，如此复杂的情感，这是被他人有意制造出来的，对于这种情况，加菲尔之前并没有过多考虑。或者也可以说，加菲尔已经很仔细的考虑过了，但并没有发现在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有什么大动作，因此可能没想到会演变成眼前这种情况。

「很难得这样面对面啊，大姐」

「这也是我想说的话呦。加菲居然也会来到这里……因为晚饭并没有开始准备，这里可没有什么吃的喔」

「来偷吃可不是我的目的啊。可不要把我当作恶鬼啊」

「像这样讨厌被别人当作孩子来对待，这不也正式小孩子的特征吗。而且，你还仍然是处于爱撒娇的年龄吧，加菲」

「不，我都十四岁了，早就过了那最爱撒娇的年纪了吧。谁是那撒娇的家伙啊！」

发现自己巧妙的被话语刺中，加菲尔故意大声吼着否定到。

芙蕾德莉卡对着加菲尔那过剩的反应摇了摇头，在厨房里――将视线拉回了自己的手边，

「我现在，有需要做的事情呦。和加菲尔不一样，不是可以成天玩耍的身份了呢」

「本大爷也并不是每天就这样愉快的度过啊。而且我来到这里也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我和大姐的目的是一样的」

「和我？」

「但依赖的对象好像不一样啊」

从这仅仅的一句话中，芙蕾德莉卡也仿佛领悟到了什么事情。

她也像认可了一样嘟囔道「就是这样啊」。

「刚刚就觉得奇怪。安妮罗洁大人唐突的对我说道『吃不到芙蕾德莉卡做的肉饼就要死了哇』这样的话」

「被这种说法骗到的大姐，本大爷觉得你不正常啊」

「加菲你这是在和谁……算了，你来这里应该是因为婆婆大人有话要对我说吧？」

「要是吃不到本大爷做的肉饼就会老年痴呆……」

「我也觉的连这种说法都相信的加菲不正常呦」

面对着芙蕾德莉卡这样的回答，加菲尔不禁闭上了嘴。

若是想想她们说的话，实际上不论安妮罗洁或是琉兹，实际都是担心自己「死掉」，「老年痴呆」什么的，因此也真是拿她们没办法啊。

「本大爷可能并不理解放弃了照顾婆婆的大姐。但说起婆婆，就会想起她刚吃过饭之后就又会问到『饭好了吗？』之类的话，本大爷很珍惜这些时光啊。担心她也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的情况是，当那几个作为代表人格的琉兹交接班的时候，就连吃没吃饭的记忆都没法继承，因此引起了令人悲伤的误解，但加菲尔对这种事情并不在乎，就连已经离开自己，只能偶尔听到音讯的姐姐曾经也对琉兹这样的事情毫不在乎。

姐弟两人对待像家人一样的对待琉兹，即便是这种令人头痛的情况，他们也并不感到厌烦，反而会更加担心。

但是，在加菲尔说的话的那一瞬间，他却用另一种方式刺痛了芙蕾德莉卡心中那软弱的部分。虽然加菲尔原本也打算刺激她，但这却是与他预想的不一样的形式，就像是这整个十年间的空白一下子拍在她的心上。

「……是，这样啊。我在这十年中，就连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圣域』。在这期间，因为守护『圣域』的是加菲啊。在『圣域』发生了什么，婆婆大人怎么样了……我说出想去了解这些的话语，真的是不可原谅啊」

「不是的……并不是那样的，不要在话中夹杂着那样的意思啊。仅仅是本大爷……」

「――――」

再次回过头来，加菲尔以用正面的角度看向芙蕾德莉卡的容颜。

这个容颜，果然现在还是『看起来不习惯』啊。

相隔十年。而且，在这十年之中，加菲尔在脑中描绘出的姐姐的形象，和十年前那时幼小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当时过境迁，如今再次见到本人，还是无法阻止这样生疏的事情发生。对于芙蕾德莉卡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所以姐姐也和自己一样吧，是眼中带着困惑来看待自己的。

但是，加菲尔发现在姐姐的眼中，浮现出与疑惑相同程度的感情波动。

姐姐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啊」

逃避着姐姐再次审视他的目光，加菲尔突然叹了一口气。

然后，不经意间突然有一个答案落在了心中。

发现了。

发现了。在芙蕾德莉卡眼中闪过的感情，好像在哪里见过。

那是还在『圣域』的时候，偶尔与琉兹浮现出的，一样的感情。而且那种感情像是在水面上映出自己的眼瞳一样，是一样的。

若真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叫做「寂寥」的感情啊。

然后，他们由于互相盯着感觉到不好意思——

「是啊，就是那样」

在加菲尔心中，刚刚解决了十年前的那件事。

加菲尔在墓地中，回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看到的光景以及和母亲别离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他理解了母亲把他留下来的做法，加菲尔在那时便打算了结此事。

姐姐也是，和加菲尔一样，也有着那决定性的瞬间——打算了结此事。

但是不对。

在那个墓地发生的事，仅仅是那个墓地和加菲尔之间的事而已。

加菲尔仅仅确认了——对母亲的想念，难以和姐姐交流——这份感情。

离自己很遥远的姐姐，她无法知道也无法向她传达这些事情。

因此，芙蕾德莉卡有着太多不了解的事情。所以现在她面向加菲尔的表情，看起来依旧是像无法了结十年前的事情一样，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因此姐姐现在也是，明明比十年前成长了那么多，却还是用这样的目光看着他。

「姐姐」（这里加菲尔居然温柔的用「姐姐」）

「――！！」

「不好意思，什么都没对你说。没关系了。本大爷，已经没关系了。好好地，母亲的事情也是姐姐的事情也是，已经决定去理解你们了」

「加菲……」

芙蕾德莉卡眼中涌动着极其强烈的感情，湿润了眼眶。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说才好呢。加菲尔对不善言辞的自己感到泄气，同时用力思考着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将感情完美地传达给芙蕾德莉卡。

在大脑中探索，在读过的书中探索，探索着那些必须要传达出来的话语。

「姐姐离开『圣域』的时候也是，在那之后一次面都没再见到也是，我已经理解了……不能这么说，应该是我想去理解。所以……那个，就是这样」

「母亲大人的事情……你已经原谅了吗？」

「――并没有什么原不原谅的」

加菲尔舒缓了嘴角，对着芙蕾德莉卡的话摇了摇头。

是啊。并没有什么原不原谅的。

在加菲尔的心中一直一直描绘的那份爱憎，原本就只是不中肯的东西而已。不了解事实，不了解自己的心，在什么都不知道的黑暗中，对着不可见的东西发怒，这仅仅就是撒娇罢了。

知道了事实的话，这些事根本就不算什么。

必须去接受，必须去愤恨——这些心情也都不复存在了。

「母亲爱着我……爱着我们，我已经了解了啊」

「――――」

「所以，回想起本大爷故意回避那时候发生的事，这么做真的是无用功。和本大爷已经没关系了。比起那些，本大爷想好好和你说说话啊，大姐」

将称呼的方式以及说法的方式都改了回来，加菲尔勉勉强强地用手指擦了擦泛红的鼻子。

面对着加菲尔这样的言语以及态度，芙蕾德莉卡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然后用手指擦了擦眼角隐约的泪水，说道

「加菲……你长大了呢」

「真讨厌！　你这么说总让我觉得我和大姐比起来完全没有变化啊，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大姐你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你这样……唔，啊！?」

「虽然我们是一家人，但你这是怎么和女性说话呢，笨蛋加菲」

脚被绊住，被姐姐果断地拽倒，于是加菲尔后脑勺着地。

加菲尔向上望着天花板。然后环视四周，看到了芙蕾德莉卡向下看向自己的身姿。从表情来看，她已经变回非常开心的状态了。

「喂，站起来嘛」

「把我拽倒，然后又说出那样的话啊」

拉住向自己伸过来的手，加菲尔站了起来。

就这样身体被轻轻拉起，他看着芙蕾德莉卡正在工作的调理台说道「嗯？」

「大姐做肉饼做到哪一步了啊」

「才刚刚开始准备食材呦。以前做给小时候加菲尔的那些料理的制作方法，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呦」

「真是多嘴的家伙，像是离开了我们之后还继续做料理一样，居然好意思说依旧好好保持着手艺啊。喂，我来擀面做皮吧」

「这样的话，我来做肉馅吧」

在食材面前站好，加菲尔将毛巾卷在头上做好准备。芙蕾德莉卡也在此时将加菲尔的做饭器具拿了出来，非常配合地交给了他。

就这样并肩开始做饭的姐弟两人，好像十年的鸿沟消失了一样。

『熟识的两人』以理所当然的样子开始了『熟悉的工作』。

『另一件未竟之事』

翻译：[\_y\_y\_oo](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_y_y_oo&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即使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种程度，这作战还是不能顺利进行吗……」

「是吗？　但我认为这是一次很棒的作战呢。被安妮和琉兹小姐的演技欺骗，加菲尔和芙蕾德莉卡不也是被巧妙地引入陷阱了吗」

「这样啊。……但琉兹小姐的拙劣演技，以及安妮罗洁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我仅仅记住了这极具冲击性的两点啊」

「你好吵呦、昴」

昴一边等待着食堂作战的结果，一边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事情，安妮罗洁不禁插了一嘴。她的脸颊热得发红、从身体姿态也可看出她的非常害羞，昴总觉得这样的她看起来才是与年龄相符的少女。

安妮罗洁的提案——姐弟关系修复作战的概要很简单。

在艾米利亚的提案中、昴对其中一部分感到难办，这个问题就是——使加菲尔和芙蕾德莉卡持有共通的目的，然后使他们处于同一个场所。

关于这一点，安妮罗洁企图利用芙蕾德莉卡与加菲尔之间共通的『回忆』、来突破这个问题的困难点。

芙蕾德莉卡常常做的那个肉饼，据说好像是她从在『圣域』时候开始就是拿手菜。但是、甚至连加菲尔也会做肉饼、这件事是个未知数、

「芙蕾德莉卡以前经常提起。这制作肉饼的手艺是婆婆大人教的，是母亲曾经为她做过的充满回忆的料理。当然，不仅仅芙蕾德莉卡、作为弟弟的加菲尔大概也是吃肉饼长大的，所以从琉兹那里继承这门手艺的可能性也很大哇。根据我们所见，加菲尔也不愧是婆婆酱的孩子啊~」

「你看透了这一点，对于你这洞察力我并没有否定意见。但我认为你有问题的部分，是这洞察力之外的演技部分」

「呣……」

安妮罗洁一直保持着鼓着脸蛋这种状态。

从抓住芙蕾德莉卡、直到编理由把她送进厨房为止都很顺利。问题是促使她进厨房的动机、以及安妮罗洁抹去她关于突然做肉饼疑问的方法——

「不吃肉饼就会死，这种病多么奇怪啊。臣服于肉饼」

「你说的稍稍有一点不对呦。而且你怎么样也要对我道个歉……」

「的确有一点。这样的话、我也一起对你道个歉吧」

「没、没办法呢。艾米莉都这么说了，真是没办法了呢！！！」

安妮罗洁的脸已经红透了、但她仍在全力配合着艾米利亚的诱导。

昴将视线从那温暖的百合场景移开（ps:啧），看向了桌子另一端存在感渐渐薄弱的琉兹。

「琉兹小姐、你现在的表情，好像对将加菲尔按照计划推进陷阱抱有罪恶感啊」

「那种事……不不不、等下！　为什么要用这种如此尖锐的说话方式啊，像要把我本来很微弱的罪恶感放大一样。不要啊……心脏有点痛啊」

面对着昴这恶意满满的发言，琉兹却也稍稍恢复了往日的神情。

正是这样、她也意识到了昴这样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神情恢复过来、

「现在感觉有些呢。老身觉得到现在为止都很好，但目前稍稍有些困惑呢。当然、恢复他们两人关系的确是一件好事。但……」

「这样的话、并没有烦恼的必要呦。那两人的话一定，并不是说放着不管、就一定不能回到从前的关系。这样的话，既然结果不会变。我们只是想稍稍快一点得到这同样的结果罢了。……但是、我认为越快越好啊」

「为什么呢？」

「别别扭扭的时间是无用的、还浪费了宝贵的快乐时光。人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去，这样的话，趁着生命的沙漏里的沙子还多的时候行动不是更好吗？」

「――――」

琉兹对着昴的这般发言惊讶地瞪圆了眼睛，然后无力地叹了一口气。

「斯小子你，就是那样啊。好像生活方式一点也不迷茫呢」

「并不是那样的。就连我，也是会被微小的事情牵制住而迷茫的家伙不是吗？　但是、我打算不再为不烦恼也可以的事情而去烦恼了、今后我也想不去为那些事情而去烦恼」

「不烦恼也可以、的事情」

「嗯。因为想为其修复关系的两人在那里、而且帮他们修复关系又能让大家开心。这样的话，因为没什么可烦恼的，所以就帮他们修复关系好了。因为有想一直在一起的人，所以烦恼什么的就以后再说吧，总之暂且先就近用『ＥＭＴ！』打声招呼吧。我最近这么想，这样就很好了」

当然、并不是全部都能像这样。

就像对琉兹传达的那样、昴是会对微小的事情极度烦恼的脆弱的人类。而且更甚的是、时间也是有限的，可供选择的选项更加稀缺狭隘了。

正因如此、至少想在可供选择的选项上不再迷茫。

面对着昴这样的回答、琉兹回应道「这样啊」、

「即便到了这个年纪，需要学的东西、需要别人教的东西还是很多很多呢。既然『圣域』那边已经结束了、我也要开始考虑这类事情了呢」

「平凡的生活着、就对生活感到厌烦这种事不要做呦。我想这类事情，就算没有我的提醒大家也应该知道吧？」

「这样的话、我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做一些开心的事吧。目前、修复我可爱的孙子孙女两人的关系、让他们之间恢复温馨的关系，老身就把其当作期待的事情来做吧」

「那两人坦率地温馨的画面真的想像不出来啊」

一本正经的芙蕾德莉卡、与天生的恶神加菲尔。

两方都不是对着祖母撒娇的性格。但事实上、他们两人对家族之爱的渴望胜于其他任何东西――不、应该是三人，这才是使人欣慰的啊。

「各位、在欢谈中打扰真是失礼了。无礼」

正在那样想象着温馨家族之爱的昴刚刚舒缓了一下嘴角，耳中却突然传来了执事的声音，打破了室内寂静的气氛。

昴惊讶的瞪圆了眼睛、柯林特正站在安妮罗洁的身边、

「怎么了、柯林特。我现在正和艾米莉度过幸福时光呢」（ps:啧，百合无限好）

「打扰了如此温馨的时间、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心痛。但是、罗兹瓦尔大人已经回来了、不通知一下小姐大人是不行的。进言」

「小父亲大人……？　又是这样、他好像又是恰好抓住时机回来了呢哼」

对于柯林特的话、安妮罗洁皱起眉毛像是不服气一样嘟囔道。

即便是从亲戚那里却也得到了这样的评价、看来罗兹瓦尔平日里的行为也是难以忍受的，安妮罗洁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因为小父亲大人貌似回来了，我迎接他、去去就来。艾米莉与昴、还有琉兹小姐、就在这里静静等待着那对姐弟回来吧。……特别是艾米莉亚你们，马上就会忙起来了呦」

「嗯……？　我知道了呦。就在这里等待好了」

安妮罗洁向着朴实地点着头的艾米莉亚送去了微笑与温柔的目光。然后少女又回头看向了昴，向他投去了尖锐的目光以及不得不离开艾米莉亚而感到失败的气场。

昴面对如此不同的待遇不禁抿了抿嘴唇、安妮罗洁就在这期间内在柯林特的伴随下离开了房间。就在这时，不知何时被泡好的茶并列摆在了被留下的三人面前、昴不禁发出了惊讶的吼叫。

「刚刚、谁看见了柯林特先生把茶放在这里了？？？？？」

「没有、并没有察觉到。柯林特先生的手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呢」

「嗯、专业的手法。很合老身的口味、冷却的程度刚刚好」

「对于我这不擅于吃热食的人也是，极其适当的热度……艾米莉亚糖呢？」

「因为我很喜欢热的食物、所以这茶水很热呦」

「柯林特先生是怎么？」

安妮罗洁她们抱着『就是这样』的态度接受这这事实、但昴好像完全无法接受。这大概是因为他与在异世界生活的人们不同，以及生长方式的从根源上的不同吧。

昴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偷偷看着艾米莉亚与琉兹，她们两人看样子也是感受到了来自于柯林特的威胁。什么嘛、她们两人也是特殊的嘛。

然而、

「嗯、你们这群互相勾结心机的人都在这里啊」

安妮罗洁出去几分钟之后，那个有着金发虎男的面孔的人就开门进了房间。

虽然知道被昴他们算计了，但他们设计这个陷阱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

但先不论那些、

「看这样子、我们是恶党这件事看来好像已经暴露了啊」

「巧妙的把我们引进陷阱、你们这群家伙啊」

「然后呢然后呢？　有没有好好谈过呢？」

即使面对着逐渐接近自己、牙齿咬得咯咯响的加菲尔，艾米莉亚仍是好奇心满满的表情。在旁边、感觉心情不妙、正缩着头的琉兹，也正在用耳朵仔细地听着加菲尔的话。

看见了女性们的这种态度，加菲尔也不禁叹了口气、说道

「啊、感谢你们那多余的援助啊。和大姐……嘛、已经好好地聊过了。因此、不用再担心了」

「真的吗？　但是、要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你们没有手拉手一起过来呢？」

「那种做法也忒不嫌害臊了吧！　虽然关系恢复了、大姐与弟弟轻松的手拉手之类的事情。不是会被人笑话啊 」

「这样啊。但感觉并不是羞耻的事情呢，明明是很美好的说……」

看艾米莉亚的样子并不是取笑他，是真心的感觉非常可惜的样子。加菲尔看着她也没再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取而代之、他看向了现在对自己的话感到困惑的琉兹、

「婆婆」

「……怎么了、加小子」

「让你担心了。本大爷已经没事了、大姐也没事了。不用再担心了」

加菲尔一边这样说道，一边用指尖擦着鼻子、琉兹看着他稍稍陷入了沉默。然后她忽然放松了嘴唇、脸上浮现出了与她外表年龄不相符的老成的笑容。

「这样啊。这样的话、老身也总算放心了。岁数也大了，身心承受不了那么多的负担了。去世的日子也快了呢」

「婆婆你说这样的话不是开玩笑呢吧、说话倒是当心一点啊！」

面对着态度变得和蔼的琉兹、加菲尔鼻子哼的发响。

「然后、大将。艾米莉亚大人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真的不好意思」

「不要在意。我和艾米莉亚糖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顺便才开展宅邸中的关系改善计划的。感谢什么的不用喔。好吧？」

「昴、原本是打算时间什么的吗？　这可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所以不更加认真地去考虑可是不行的呦。呐」

「哎！?　我这种谦虚怎么反而还没批评了呢！?」

对于昴那婉转表达着的担忧，艾米莉亚好像没有察觉。

他正这样想着，艾米莉亚突然嘴角微微翘起笑了起来、

「呼呼、玩笑、玩笑呦。我清楚的知道呢。昴、是一个不坦率的人呢」

「这……ＥＭＫ（艾米莉亚糖？真是？小恶魔）、魅力增加中……我要被秒杀了……」

「关于本大爷的感谢话语、到底怎么样吗、喂」

面对着失望的加菲尔，昴与艾米莉亚交换了一下眼神。

然后一起冲向加菲尔说道、

「――不客气呦」（ps:夫妻动作一致- -!）

他们就这样将这回应感谢的话语传达给了他。

加菲尔做出撅嘴的表情感到很不满，琉兹也像说道「哎呀哎呀」一样耸了耸肩。昴对着微笑看着那两人的艾米莉亚竖起了大拇指、

「对了、加菲尔。修复关系是一回事、那个作为此事契机的肉饼怎么样了呢。相当的、认真的、非常期待呢」

「饼可不是简单的烧烧就能做出来的东西啊。要慢慢地仔细地，在炉子中烧制而成，这是美味的秘诀。有『Baumbeum能美味到让你入睡』这样的名言啊」（ps:Baumbeum是异世界专有词汇，应该就是指神奇肉饼之类的）

「什么、叫做Baumbeum的东西。是像Baumkuchen（一种像树桩一样的德国蛋糕，马格登堡的年轮蛋糕）一样的东西吗？　但是、Baumkuchen随着放置在炉子中的时间越长会越来越好吃，但反之Baumbeum会越来越难吃，是吗？」（ps:老贼用德语词……真是丧心病狂）

根据加菲尔的话语、还有两个小时肉饼才烧制完成。

这样的话、就赶不上平时的晚饭时间了，看起来这肉饼好像变成绝世美食的样子了呢。

「――这样看来、好像并不~~是个好时机呢」

此人所说的时机——是指大家失去了画饼充饥的手段，以及刚刚将意识转向怎么做才好去消磨这两小时的时机。

听到了熟悉声音的四人回过头去，一起带着阴沉沉（= = #）的表情看向了发出声音的人。

「哦~~呀哦呀。对于长时间离开宅邸工作的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出迎、真~~的是非常刻薄的寒暄不~~是吗」

「并不是没有想慰劳你的心情啊。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想通，我们这条件反射一般的刻薄表情都是你的自作自受啊，没办法。而且、我们几个还好。加菲尔连青筋都爆出来了啊」

加菲尔的额头上浮现出青筋，眼中也开始有血色闪过。

即便在加菲尔如此尖锐的视线的注视下、脸上冰冷的表情也没有丝毫动摇的男人――从他极具特征的饶舌方式也可以轻松知道，这个叫做罗兹瓦尔？Ｌ？梅扎斯的男人，登场了。

罗兹瓦尔作为包含『圣域』在内诸多骚动的幕后黑手、将这些事情全都自白之后，与其相关的大半关系者对他的好感度都急剧的下降了。其中的加菲尔的怒火依旧保持的即将爆发的状态、不可预测、不知何时他就会爆发。

昴当然也是、对罗兹瓦尔抱有极其复杂的感情、但与之相关的他的自白一直都在昴的耳边极其混乱地回响着。

但事实上、也不是说『圣域』与宅邸的所有骚动都是由他一手造成的。

好像罗兹瓦尔，并没有把那个事实说明给除了昴之外的任何人。这么做的理由无从得知，但昴也并不想向其他人特意去说明这件事情。

骚动由罗兹瓦尔负全部责任――就算保守估计、也有九成的责任。至于残留的那一成的责任、由罗兹瓦尔以外的部分来填充。

相比于担忧多余不安的扩散，不如多考虑当下。昴这样考虑到。

「昴、没事吧？　总觉得、你的表情特别奇怪呢」

「真的吗？　什么样的表情？」

「那个、首先是紧张的目光、继而又变得凶恶呢」

「真的吗？　我的表情那么可爱吗？」

「并不可爱吧！」

艾米莉亚用手指挑起自己的两个外眼角，将昴的表情模仿给他看。尽管她拼尽全力摆出凶恶的样子，但她那远远超出凶恶的那份可爱动人，正是艾米利亚的魅力所在。

目前的状态是——艾米莉亚撅着嘴，加菲尔心情极其不好地坐着，琉兹正在给生着气的加菲尔泡茶，同时只有昴独自一个人站着与罗兹瓦尔寒暄。

「不管怎样、欢迎回来。然后外出的目的怎么样，有结果吗？」

「啊~~啊、昴君的温柔浸~~满了我的身心。而且已经没有问题了。我出门去的地点是，领地里的村子、以及接下来我们要搬去的新宅邸呢」

「先不提要搬去的新宅邸，你回到领地、是有什么目的吗？」

「那~~个啊、不~~是有领主的宅邸被烧毁之类的骚动吗。我若是不把我仍然健在的消息通报给周围人的话，那些企图搞事情的人就无法限制了不是吗。我啊、是主张对领地的治安维持绝~~对不能偷工减料的人啊」

「关于领主是最搞事情的那一部分呢」

「真~~严厉呢。领地里的居民没有什么损失、而且又对阿拉姆村的村民为我隐瞒了真相。以后还是要保持这种针锋相对的态度的话，会很不方便不是吗？」

「唔……哼（#￣~￣#）」

罗兹瓦尔这个人总是唱反调。

即便一直受着责备、但罗兹瓦尔突然改变了态度，又回到了以前的游刃有余的情况。实际上、若是将罗兹瓦尔在背后操纵整个事件的事实公诸于众的话、无论对于王选还是对于经营领地，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此仍旧在阿拉姆村的村民之间，保持着罗兹瓦尔曾经的『出色领主大人』的立场。

唯一的例外、就是了解情况的佩特拉，对于她要特殊考虑。但可以知道她也确立好了自己的立场，而且并不打算将事实公布出去。因此、她大概也不会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像她这样为人过于优秀的话、的确要被迫做出残酷的选择。

「但是、你不要以为就这样利用这点优势为你隐瞒就没问题了。你若是忘了这点得意忘形的话，艾米莉亚糖当上国王之后、就是你上断头台之时啊」

「有点恐怖呢。话~~说回来、若是真到上断头台的话也有可能我~~的目标就已经达成了~~呢」

「达成目标什么的话还是别说了吧。还想着这些没意义的事，拉姆真的会伤心哭的啊、你这混蛋」

对于持续用语言挑衅的罗兹瓦尔，加菲尔意外地插进话来阻止了他。罗兹瓦尔也对加菲尔意外的反应挑了下眉毛，紧接着轻轻举起了双手。

「哎呀哎呀、我~~知道了。即便是我、也并~~不想和你们吵架~~呢。仅仅~~就是归来之后和你们说明一下情况，为什么要演变成这种吵架呢。这毫无意义呢~~」

「那还不是因为罗兹瓦尔你和昴以及加菲尔谈话时用的说话方式像是要惹怒他们一样。你故意这样做，我都知道。适可而止一点、不要再做像这样刺探别人的事情了。又不是小孩子了」

「――――」

面对想将之前对话轻松蒙混过关的罗兹瓦尔、艾米莉亚在一直掐腰的双手上加大了力量。罗兹瓦尔感到非常惊讶、但艾米莉亚仍继续发表着意见。

「就算你不这样把我们一个一个搞的不安，我们也是绝对不会忘记罗兹瓦尔做过的事情，也绝对不会忘记你和我们约定的事。就算这样故意地继续作恶让大家困扰，你也没办法不是吗。因为你做的事让我们无法忘记，真的没有办法」

艾米莉亚的这番话语、像是训斥一个难以应付的孩子们一样。

但是、艾米莉亚这番话根本没有理会这种不合理的像是对待孩子的感觉。对于这番话，罗兹瓦尔沉默着并没有辩解。甚至根本谈不上辩解，他眯着眼睛，像是被命中要害一样思考着。

难道不是真的在像孩子那样感伤吧。

「真的让他愣住了呢。不愧是艾米莉亚糖」

「……？　嗯、谢谢。还有、去领地里巡视的话，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原因吧？　罗兹瓦尔、你还做了什么其他的事吗？」

「哈~~哈、目光比以前变得更加锐利了呢。这回的巡查、就像之前说的那样，向他们通报我的安全无事……还有就是，『圣域』居民的迁移的事先准备呦」

「迁移的准备……！」

对于罗兹瓦尔这句话提出意见的是，手正托腮看着他的加菲尔。琉兹也慌乱地回过神来、加菲尔猛地敲了一下桌子、

「这是、找到了接受移民的地方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由于作为避难民、虽说的确由阿拉姆村来接收是最好的决定呢~~.但村子的接收也是有限度的。更何况这和以前的村民数量相比增加了一半还多、保持这样大的规模是不行的。当然、扩大村子规模的话也不错、但在那里也有着结界的问题呢~~」

「结界？　混蛋、真是不长记性啊，在其他场所也设置结界……」

「稍等稍等、加菲尔。那里的结界与『圣域』的那个不是一个东西。那一带是被山环绕的地理结构，魔兽总是到处出没。为了躲避魔兽，所以在村庄周围一直布置着结界。罗兹瓦尔所说的是那个」

曾经将阿拉姆村与宅邸一同卷入魔兽骚动的那个结界。

和魔兽一起共存共荣什么的话还是别说了，大概是说将互相的栖息地和平分开的情况之上、扩张拉姆村是件很困难的事吧。

「根据刚才昴君的说明、就~~是那样。因~~此、将『圣域』的居民与阿拉姆村居民的一部分、分为数个小组分别送到其他的候选地里，这样做大概是有必要的呢~~.必须将他们送到其他地方，如此多的熟悉的『圣域』面孔聚集在一起是很困扰的呢。但看着他们离巢独立的样子，我真的是伤心到断肠呢~~」

「说的真好听呀、真的是虚假不实……」

面对着装作哭泣的罗兹瓦尔、琉兹不堪忍受对他说出了恶言。

罗兹瓦尔对于琉兹的这番话做出笑脸、继而说道「就是这样了」将话题继续下去、

「我去领地粗略的巡查了一~~下。由于时间和距离的关系、仅~~仅去了附近的场所呢。并且向其他的城镇派去了使者、因~~为这边不得不处理的事情已经堆积起来了呢」

「啊、的确啊。我想你再不快点回办公室的话、大概奥托就要疲劳致死了。是被沉重的工作和责任感夹住压死的」

「崭新的死法呢。兴味十足~~呢」

昴也是这样想的，但先不管那些。（ps:奥战神黑人问号脸。jpg）

大概因为罗兹瓦尔回来的原因，拉姆也恢复元气了。

事情暂且发展到这里，昴却察觉到了违和感。

「话说回来、我以为安妮是出去迎接罗兹瓦尔了呢……怎么没在一起呢？」

这是和昴所想到的同样的疑问，艾米莉亚好像无法藏在心里而说了出来。对于艾米利亚的话语，罗兹瓦尔竖起了一根手指、

「那个啊、我有一件事拜托安妮罗洁去做了~~呢。就是这样、我想把必须处理的事情其中之一给解决掉」

「必须处理的事情？」

「就是使用大厅的事情呦。艾米利亚大人、我还以为你已经准备好了」

「――！」

对于罗兹瓦尔的话，艾米莉亚惊得肩膀一抖。

但是、这惊讶只是一瞬间。紧接着艾米莉亚带着极其认真的表情、紫绀色的瞳孔中抱着强烈的意志侧目看向了昴。

昴从这视线中体味到了坚定的意志，昴绞尽脑汁在想着。

但是、曾经并没有提到过这件必须处理的事情，昴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是的。但、这就要开始了吗？」

「艾米莉亚大人的心理准备没问题的话，马上就开始。而且距离肉饼烧好还有一些时间。这不是刚刚合适吗」

「明明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种情况不草率吗？」

「要特地去选取时间，现在来看不也是很困难的吗。若是考虑到艾米利亚大人从明天开始就会变得很忙、这『授予』的机会不是很好吗？」

「是呢……我知道了。那我就同意了」

对于艾米莉亚的点头肯定、罗兹瓦尔也做出满足的样子对她点了点头。

这两人带着两个相对极端的表情却得出了相同的意见，看着这样子，昴根本没能说上话。当然、加菲尔和琉兹应该也被忽视了。

「喂、只有你们两个人懂的事情啊。在说什么啊？　你该不会是故意又让艾米莉亚糖做出那奇怪的表情吧」

「那~~真是凄惨的误解呢、昴君。而且，你就放心吧。这不仅仅是艾米莉亚大人的问题、因为和你也有很大的关系呢~~」

「和我也有关系的问题是……」

昴刚想说「是什么呢？」，但比起说话更快、罗兹瓦尔把脸向昴凑近了过来。昴来不及思考不禁向后退、后背顶到了墙壁、紧接着鼻子被指着。

然后、

「――你所期待的、骑士授勋仪式呦~~」

「正常点吧喂！　这样的重要的事情，直到执行之前还瞒着当事人，太不应该了吧！　是为新郎新娘准备的surprise婚礼呢吗？　还是为送葬的家伙做surprise葬礼准备呢？　应该不是吧？」

为了换衣服而被拉进了换衣室、昴一边脱掉运动衫一边不断地发着牢骚。

罗兹瓦尔在食堂传达给他的信息，对于昴来说真的是太突然了。

――骑士授勋。

所谓的侍奉君主的人物，首先君主自身要对其骑士身份予以认同，继而再为了向周围的人传达其成为了骑士的事实、而举办授勋仪式。

而这个仪式的形式以及做法等等存在着多样性，大概是因为国家的不同、世界观的不同，因此在仪式上也存在着不同。昴也在漫画、动画等等中看到过数次这种仪式，但他应该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共通部分以及差异部分。

更况且在露格尼卡王国、这种骑士授勋的做法之类的，他应该并不了解。

「居然像理所当然一样从容地开展着这件事。难道安妮罗洁那家伙，是看我平时总黏着艾米莉亚糖而感到嫉妒、腹黑地想让我出丑吗……！」

「应该没有那种事情不是吗。骑士授勋仪式的主角当然是获授勋的骑士的一方的人了，这是本应传达话语的君主那一方的责任。安妮罗洁大人那种倔强以及想让您出丑的想法，若是实施的话、对象应该不止菜月大人、还应该包括艾米莉亚大人呦。因此这件事、您还认为是那个不出漏洞的人想让您出丑吗？」

此时对着在更衣室里发着牢骚的昴表示否定的是，同样在更衣室里帮助昴换衣服的奥托。要是说起在更衣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当然是礼服的穿法等等诸多的东西了。当然、这是因为昴并没有去了解这些杂事的理由以及时间。

「菜月大人。首先把这里的内衣换一下，然后再俯身换鞋，这才是正确的穿法。忠言」

「噢噢、帮大忙了。话说回来、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恰好合身的衣服，这是距开展仪式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吗？」

「至少，艾米莉亚大人在大家来到本宅邸的时候就被呈上了这个计划。这次、又被通知在罗兹瓦尔大人归来之后执行仪式……因此艾米莉亚大人也事先很努力的去学习以及练习这个仪式了呦。报告」

「你这报告有点晚了吧！?　艾米莉亚糖为什么也要保密呢！?」

「因为害羞不是吗？　话说回来、您真的不知道如何能顺利地进行仪式吗？　这样的话、存在着很大问题呢」

昴接过柯林特递过来的替换衣服，一边将袖子与裤腿穿好、一边又感到极其疑惑。看着昴这样的表情，奥托确实地感受到了焦虑，并果断地开始寻找保障方法，陷入了思考。

「是吧？　难办吗？　艾米莉亚糖很开心，而且被任命为骑士也是极其极其光荣的事情、如此难得的仪式弄糟的话是很麻烦的吧？　果然这时让我进行这种下跪仪式还是太勉强了、将其延期的话……」

「在被呼叫之前就进入会场，继而在艾米莉亚大人面前跪下。之后、将自己持有的剑拔出剑鞘，递给艾米莉亚大人。接收剑的艾米莉亚大人将剑放于大将的脑边，并于此时开始说出誓约之言……这样才算作是立下誓言。就这些而已」

「……诶、真的吗？」

来不及思考，大家对加菲尔的话表示了惊讶。

加菲尔的身上聚集了室内所有人的视线，于是他抱起双臂、用坏坏的声音回应道「你们这群人啊」、

「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

「并不是，只是没想到你居然知道这种事情、感到很吃惊。你对这礼仪作法如此精通，但并不是说和你的性格极其不合这方面……」

「不对、大将。本大爷对礼仪做法并不精通啊」

加菲尔惊讶的挥了挥手。实际上，关于骑士授勋的作法，是他自然流露出来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昴不禁皱了皱眉头、

「关于骑士授勋的东西。因为超级帅所以我才记住了」

「啊、这样啊。我懂了」

因为这是极其容易理解的理由，昴立刻就理解了。

伟大的中二精神在这种帅气的事情上都不遗余力。因此加菲尔了解骑士授勋是理所当然的、极具说服力。

「那么、和柯林特先生的所知相比、这仪式流程符合吗？」

「在下学识浅薄，但和我所知的完全一致。加菲尔大人如此博学、在下不禁感到佩服。明晰」

「但是、从刚刚的谈话看来，柯林特先生好像也是才刚刚听说过这仪式流程的样子……没、果然还是没事了。请不要在意」

这自寻烦恼的样子，正是奥托的生存方式。

看见了从柯林特的单片眼镜传来的妖光，奥托收回了自己的意见，然而大家谁也没责怪他。

不管怎么说，他正在帮助昴把衣服上的褶皱伸平，同时依次安装着上半身衣服上所必需的装饰品。

「礼服好棒啊。在执事服穿惯的时候，我应该会再穿穿这礼服。但像这样在你们的帮助下着衣、穿的如此合身，这场面我大概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

「关于穿礼服这件事，为什么要喊着说道我不会再给您机会，帮助您穿礼服的呢。这些话与您如今的尊贵身份不相符……嘛、菜月先生今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了吧」

「嗯——什么？」

「因为艾米莉亚大人的立场也是菜月大人的立场。从前跟随那位大人四处奔波，但今后在比以前更加庄重的场面上，我想您会更加活跃。这件礼服也是、特意为此而制作的呢」

昴一方面对奥托的话有所感触，另一方面也在回想之前的有关仪式的谈话、感到有些郁闷。

想像不出授勋仪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昴在保持安静这一方面不擅长、总是好动，因此目前他的心情感到战战兢兢。但虽然担心着这些东西、也还是一定要把眼下的这个仪式平安无事地突破过去。

「罗兹瓦尔那混蛋，该不会是为了嘲笑我才故意隐瞒的吧」

「就算一直在这里怄气、不也是没什么办法的吗，大将。比起那个、把本大爷刚才说的那些顺序，认真反复练习吧、以免忘记了」

「首先是跪下、然后从剑鞘里拔出剑递出去，之后是誓言对吧？　因为就算是我、也有过两次毕业典礼的经验了呢，若是这种程度的简单流程顺序、我肯定不会忘记的」

话虽如此、但并不能否认那两次毕业典礼都是经过了严格练习之后的正式流程。

「既然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骑士授勋仪式中扮演近卫骑士这个任务、是由大家来做的吗」

「不仅仅是近卫骑士，大家还要亲自报出骑士身份呢。说起这个，向您这样在无视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就草率地选定侍奉的主君是很少见的呢。我认为普通的情况下是、首先对国家这个层面示忠，接着再选择主君」

「为国效忠与为个人效忠是不同的吗。这样、关于我效忠这方面的话，正确的说应该是为个人效忠是吧」

即便如此，对于自己成为骑士的这件事上、昴还感不到什么现实感。

曾数次自称为骑士——昴之前固执地称自己为艾米利亚的骑士。

虽然刚刚被告知那个假称号终于变为现实，但他总是微妙地觉得、这件事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解决掉的东西。从刚刚被承认为骑士、到现在，昴仍旧抱着一些疑念，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多多少少地发生了某些变化。

「真是难得、明明帮我穿上了如此整洁的礼服，但我还是有个疑问，这衣服和我的身材正合适，到底是什么时候量的尺寸呢？」

「每天、借着菜月大人意识不到的间隙提前进行的测量。虽然已经提前确认过衣服的合身程度、但实际上袖子能够恰好与胳膊尺寸相合真的是幸运。极好」

「至于测量这个并不感到吃惊，但关于确认合身、这是什么时候确认的呢？　难道我之前不知不觉地就被你穿上这衣服了吗？」

柯林特微笑着并没有做出回答，并带着已经换完衣服的昴来到了穿衣镜面前。

在映出自己全身的镜子前面站好，昴对着自己这帅气的形象也不禁稍稍摒住了呼吸。

佩带着并不过剩的装饰，能够明显看出这是一件具有不同品格的黑色礼服。不论昴摆出什么样的造型、这衣服都像有魔力一样，会让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所穿。若是摆出严肃的姿势的话，也的确能看出是一个礼仪用的衣服的样子。

但是、昴穿着这件衣服，却不可否认地感觉到了自身与衣服相比略逊一筹。

硬要说的话，这盛大仪式中却有着某种着违和感。

但是――、

「嗯。什么嘛、比想象的更加整洁不是吗？」（←奥托）

「嘛，虽然心情感觉低落、感觉配不上地穿上了这衣服，但你真的并不输给这衣服啊。放下心来吧、大将」（←加菲尔）

「嗯、非常的合身呢。艾米利亚大人也必定、会对菜月大人的印象有着更加进一步的提升。好感度上升」（←柯林特）

「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呐、这都是你们认真的发自内心的话语吗？」

昴重复的整理着领口，紧张的一直没能放手。虽然奥托他们并没有把昴当成傻瓜，但是昴听着他们的话，还是向他们投去了怀疑的目光，看来他对目前的自己还是不够自信，认为大家这些话是在捉弄他。

但是、即便这样奥托他们的表情也没有一丝的动摇，像是在夸赞着他一样一直看向昴的方向。看着这情况、带着怀疑的昴只有闭嘴停止话题。

「这个、拿好了、大将」

那种被捉弄的戏剧性的场面并没有发生。

昴叹息着回过头来，加菲尔的动作像是要猛推他一样，将骑士剑递给了他。昴并没有思考、一把接了过来。

注视着这细长的剑身，昴不禁吞了一口气。

「仪式中本来是要用自己的爱剑的，但因为菜月大人您并没有自己的剑，因此这回由本宅邸这一方为您准备好了。若是喜欢这把剑的话，就这样带走也没关系的。赠答」

「骑士剑……吗。的确是、真剑吗？」

「如此精良漂亮的剑应该不是木剑、不是吗。若是因为拿到木剑而高兴的话，那不就像小孩子了嘛……嗯？　这、我好像发现了新的商机……？」

昴曾经在异世界的土特产屋看见过放置的木刀，因此才会这么问。

昴用两手感受着接过的骑士剑的重量。

以前，这双手也曾持过真剑。

那是在阿拉姆村魔兽骚乱事件中，与寻找雷姆的拉姆一同进入山林时。村中的人将阿拉姆村青年团的剑借给他，昴想都没想就接过了剑。

实际上、那把剑在与魔兽战斗前就折断了，因此在战斗时并没有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那是他第一次将剑刃刺向生物、并且此事之后也没再有过这样的经历。

而且这把骑士剑，和以前那把剑相比剑身更细、重量更轻。

明明是那样，但现在两臂所感受到的沉重之感却不是之前所能比拟的。

「――――」

不知不觉嗓子中突然发出了声音，昴体味到一种像是内脏被紧紧抓住一样的感觉。

阿拉姆村那时的那把真剑的沉重感、与如今手中的骑士剑的沉重感，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而且正是这由于这份感觉，昴了解到了这仪式的真正意义。

「――菜月先生。在开始之前请叫我一下。因为到时我要再为您最后的确认一下衣装。提前再整理一番、避免凌乱。」

「……知道了」

昴的表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概是因为即将与仪式面对面的、那种感觉吧。

奥托嘱咐了一句，然后除了昴之外的人就都离开了房间。

「――――」

独自一人，被留在屋内的昴就近把椅子拉过来，在穿衣镜面前坐下。将手持骑士剑的自己的身姿映在镜中、陷入了沉思。

骑士――当下迫近眼前的这个称号的沉重感，现在正压在昴的肩上。

曾经数次轻易地自称的那个词语的真正意义，至今为止昴真的有认真的考虑过吗？.

当然、在那些场合、昴是极其认真的。但在自称为艾米莉亚的骑士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算用铠甲来掩饰那份轻薄感。

但是、

「尤里乌斯、莱茵哈鲁特」

在昴头脑中浮现出的是，即便在这个国家的诸多骑士中、也是极其优秀的两人。

一位是『最优的骑士』。一位是『骑士中的骑士』。

他们的身姿是骑士的骄傲，同时也是骑士的象征。

还并没有理解这些的昴就被冠以骑士之名。他猛地想起曾经和尤里乌斯共享痛苦。

「作为骑士不可或缺的东西、忠诚与力量……是吧」

这两项若是必须要素，昴也有着自觉、知道自己还不足以成为骑士。

昴对艾米莉亚的感情，虽然很遗憾不得不这么说，但这份感情与忠诚和高尚之类的还相差甚远。

关于实力方面，自身的实力不足，即便借助了碧翠丝的力量、也不可否认如今仍是一个半吊子。

忠诚与力量、两样仍旧不足。

但是、以前仅仅有『力量不足』这种意识而已。

虽然忠诚不足、但却有着这样的心情——在忠诚上不会输给任何人。

虽然力量不足、但却有着这样的固执与觉悟——为了填补不足之处、不惜奔走努力。

虽然无法拭去冠以骑士之名的不适感，但这才是真正的昴。

菜月？昴、真的与显赫的骑士道相配吗。

「什么嘛。好像我并没有过来的必要了嘛」

看着镜中自己的身姿，这时昴正在为自己的想法做决断。

在向前倾的自己身边，站着一个幼小的身影。在镜中映在自己的身边的、是一位有着华丽钻头双马尾发型的少女――碧翠丝。

「我正换衣服呢。真是讨厌的萝莉呢、你啊」

「换衣好像已经完美结束了啦。而且、因为从昴的表情来看、总是像无法做好觉悟的样子，所以被拜托来想办法。因此才打算从背后拍你向你打招呼，真的是没办法才来的。――嘛、好像也没这个必要了呢」

「那群家伙……」

对碧翠丝说那些多管闲事的话的人是谁。奥托吗、加菲尔吗、难道是柯林特吗。也有可能是三个人一起、而且这可能性还很高，昴不禁苦笑出来。

原来是这样，若是在如今这种场合昴的想法已经有所突破，那么碧翠丝来见自己意义也就没了。看来碧翠丝最佳选择啊。既然这样的话，对于她的这份担心、还是和蔼地对待吧。

为了让碧翠丝更加从容，昴做出对两人之间最近久疏问候怀有悔意的样子。

「后背」

「……？」

「像之前你说的那样、你若是想来拍我后背的话，我真的想让你拍一拍呢。的确在目前这种状况、我在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仍旧还差一步，我也想要最后这决定性的一拍啊」

碧翠丝瞪圆了眼睛，对昴的话感到很吃惊。

看着如此可爱的表情，昴忍不出笑喷了出来、

「所以啊、拜托你啦」

「虽然并不是不在意你说的这些话啦，但……贝蒂大概还是不在意哼」

「并不是因为担心你、为了满足你拍我后背的愿望才说这些话。我只是在想谁来拍我后背都可以，以为我想下最后的决心。那么、从大家里选一个人的话，选你就好」

「――――」

「让你来用力拍我的背——因为这是我想要的、成为艾米莉亚的骑士的最后的力量。这样我就能够做回自己。我是这么想的呢」

这大概不过就是安慰而已、但有安慰就是好的。

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大概不是心意的问题。

进一步说、昴决定了，决定让碧翠丝来纠正自己的情绪会更好。

这种传达方式就像平日里传达自己的心情一样，因为这很简单又有效。

「真、真是拿你这家伙没办法呀。好像贝蒂不在你就什么的做不成呢」

「啊啊、就是这样。我啊、实际上如果你不在的话真的是“完蛋完蛋”啊。有了你在身边，我终于能成为“完蛋”的家伙了」

「还是“完蛋”不是嘛！　真是失礼啊！」

「那么、既然成为了艾米莉亚的骑士， “完蛋”的家伙就不可以继续“完蛋”下去了。因此在我逐渐进步的过程中，对你充满期待啊」

在椅子上伸直了腰、昴摸了摸碧翠丝的头。

碧翠丝虽然对昴这粗鲁的手面露不满、但她并没有避开昴的手，也没有抱怨一句话。

「――――」

慢慢仔细的、抚摸着碧翠丝的头，昴心里感到满足了之后将后背面向了她。

对于昴将后背面向自己的意义、碧翠丝大概也是理解的。

轻轻地咽了一口气、碧翠丝做好了准备。

「――嘿咻、呦！」

「――――呲」

贝蒂可爱的吆喝声与渴望的小手掌的拍打声、在屋内响起。

从小小手掌传过来的冲击、给昴带来的超过想象的强烈麻痹感。紧接着比这更强烈的冲击，传遍了昴的全身。

「很意外啊、你真的很有劲呢」

「贝蒂每天不都是抱着巨大的沉重的书到处走、不是吗」

对于这自夸的言语，少女回想起了在禁书库里度过的岁月。

的确在那时碧翠丝一直都是、翻阅着规格大到可以遮蔽住那娇小的身躯的书本。曾经每日持续承受着那份重量，成果便在此刻显现出来。

虽然这么说，但仍不知道，锻炼对于精灵来说究竟有没有效果。

「意外地发现我是个肉体流的魔法使呢。肌肉贝阿子」

「总觉得，被冠以非常不情愿的称呼了呢呦」

「错觉错觉。受了你的一拍、我的气势也起来了。谢谢呦」

「……因为是契约者嘛、这么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贝蒂脸颊微微泛红、避开了昴看过来的视线。

昴有再一次有了想要抚摸她的头的感觉。但是、再昴伸出手之前、

「――菜月大人、差不多到时间了。准备」

柯林特更早一步地，敲开门看向了昴。

终于到了这个时刻，昴对眼前即将到来之事，感到了紧张感，不禁小吞了一口气。

但是、昴的手脚与表情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僵硬。将这紧张感出色的解除的，是碧翠丝那超乎想像的拍背效果，昴悄悄称赞到。

「碧翠丝大人也是、请做好出席的准备。预留了与在我旁边的末席，菜月大人若是能事先谅解这种安排的话就好了。理解」

「啊、我知道了。我出丑的话请不要笑我啊」

「请随意。庄重」

柯林特在门外做出为昴带路的姿势、昴轻轻吐了一口气，却好像感到连脑袋嗡嗡响。

紧接着、昴回头看向了碧翠丝，疑惑着应该对她说什么、

「那么、我走了啊」

「这样就好了呦」

两人交流着简单的言语、但大概这就足够了。

话语也是，行动也是，昴已经充分感受到了。

「――昴」

此时、碧翠丝在最后的最后，又一次叫住了昴。

在出门前一刻、碧翠丝脸红红的看着回过头来的昴、

「这身打扮、和你很配呦」

碧翠丝这样说道

就这样，昴那欠缺的最后一份自信

也被填满了。

『月下、出鱈目なステップ』

翻译：零之幻影

原址：被吞

——应该有踏入过一次的大厅，已变成了和昴记忆中截然不同的样子。

铺满在地的红色的绒毯，好几座整齐排列的烛台。随风摇曳的赤色的烛火，更加剧了室内庄严的气氛，令排成队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挺直了身。

井然排站在墙边的，大部分都是宅邸的相关成员。主要的关系者自不用说，但连米罗德家的侍从也被迫出席了就纯粹是来凑数的吧？

如果只召集和昴有关的人士，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自家人的聚会了。像这样的仪式，是有必要在大庭广众的注目下举行的，这一点昴也能够理解。

但因此就连琉兹的复制体们也到齐了真的没什么问题吗？

虽然站在一起的琉兹像是在说不要在意似地点了点头，但在意的事总归还是会在意的。即便知道只要没什么特别的指示她们就并不会做什么，但还是会对就像幼童一样的她们是否会闯出什么祸来而深感不安。

大概，周围人也和昴有着同等程度的不安吧。

在场的他们的身姿，一个个看过去的话，实在是有太多的槽点。

特别是相关者的几位，清一色规规矩矩地身穿礼服的样子，着实有趣。

姑且不论一副穿惯了样子的罗兹瓦尔和安妮罗洁？米洛德？米洛德，奥托和加菲尔那看上去明显不合身的印象丝毫不逊于昴。因领口太紧而一脸不快的加菲尔先暂且不提，一副都还没注意到自己的穿着不合身的奥托，其滑稽程度格外显眼，这可不妙啊奥托。是想引人发笑吗？

佣人队伍则包括芙蕾德莉卡和柯林特在内，平时的打扮就很正式。至于队伍里拉姆也像是理所当然似地身穿女仆装站着的样子又该怎么评价，正这么想着，视线刚转向她的身旁，昴就霎时止住了呼吸。

在那里，有一名坐在椅子里的青发少女。

当然，并没有醒着。她仍就那样保持着沉睡的样子。即便如此也还是把她带到了这个场所，让她以拉姆陪伴在旁的形式出席的这番照顾着实令人讨厌。这到底是谁的提议，这么想的昴不由觉得一脸得意洋洋地看向自己的拉姆是那么的可恨。

视线进一步前移，便看到了仿佛在自豪地展示着盛装打扮的自己的佩特拉。

她虽然年龄还小，却在穿上礼服后平添了不少华贵，正绽放出丝毫不输给碧翠丝和安妮罗洁？米洛德？米洛德的光辉。理应只是个村里的小丫头，却胸怀着怎样的舞台胆量啊。

在她旁边的碧翠丝虽然是和往常一样的打扮，但看向昴的表情却好像多了几分柔和。那微微泛红的脸颊，再加上一回想起休息室里发生的事，昴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为情了。

然后，在正前方——，

「————」

以一副恭候多时了的样子，银发的少女正注视着这边。

换上了礼服的艾米莉亚，和往日的她判若两人，熠熠生辉的样子，令昴都看得入迷了。

如月光般闪闪发亮的银发，如嵌入了宝石般紫水晶色的眼瞳。从抿着嘴唇、端正到令人震颤的表情里，可以看出她在面临重要仪式时的紧张。

那副打扮，极大地加强了昴平日里从她身上感受到的纯洁的印象，酷似巫女服搭配的神圣感，和金装玉裹的高贵感，把这套礼仪的高洁和肃穆深深地烙印在了每一个观赏者的意识里。

把她的身姿映入眼帘的瞬间，直到刚才为止都还有些浮躁的心情霎时平静了下来。

似在心底里欢腾的感慨也失去了它的余韵，除艾米莉亚以外的一切存在都渐渐从意识的一角开始消失。

这绝不是在轻视见证仪式的到场者们。

只不过，身处这套礼仪的现场，必须做什么，必须注视着谁，自己内心的归所又在何方。

即便不把这些问题的答案说出口，心里也已经一清二楚地明白了。

「————」

并非是受到了谁的什么指示，昴仿佛遵循着指引般迈出了步伐。

在毛茸茸的地毯上没有发出丝毫响声，挂在腰间的骑士剑的笨重也于此时忘在了脑后，宛如沉迷其中一心一意地，却又保持着风平浪静的海一般的内心地，向着艾米莉亚的脚下。

沐浴全身的视线的风暴，此刻无一能够动摇内心。

眼下，能在昴的心里激起波澜的，就只有眼前的艾米莉亚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走到了艾米莉亚的面前，接近到了触手可及的距离。

立于稍高的法坛之上的艾米莉亚，绷紧了那美得令人震颤的脸庞。面对此番情景，昴当场跪了下来。

单膝跪地，低垂下头。

经由加菲尔口头传述的礼仪的作法，倏地一下就驱动起了身体。就这么闭紧眼睛，感受着从头顶倾泻下来的视线的热度。

在仿佛要忘记呼吸般的感觉中，昴边心情愉快地感受着刺激肌肤的紧张感，边抬起头，解下了一直挂于腰间的骑士剑。

把沉甸甸的它毕恭毕敬地捧起，在胸前横向拔出。

在烛台那赤红火焰的照耀下，刀身反射出灿烂的光芒，沐浴在那光下，颜色迥异的昴和艾米莉亚的眼瞳被点亮了同色的光辉。

「————」

昴边把从剑鞘里解放了的剑的壮美烙印在眼中，边把它轻轻地向艾米莉亚献上。

目视着被高高举起的骑士剑，艾米莉亚双唇震动，就要发出某种感慨。

但是，眼看就要从嘴边蹦出的话，又立刻靠自制心留在了嘴里。艾米莉亚努力拉住了险些就要被感情的波澜冲走的自己。

随后，她伸出白皙的手指向骑士剑碰去，把比想象还要重的它缓缓举了起来，指向天花板。

持剑的艾米莉亚——昴按捺住想要一睹那美丽身姿的欲望，再次低下头，闭上双眼。

在艾米莉亚的身前献出的，不仅有象征骑士荣耀的骑士剑，还有代表骑士本身意义的身体和头颅。

「————」

献给主君的，骑士的身躯和性命。

看到展示出它们的昴的身姿，艾米莉亚的嘴唇和眼神又再度动摇了。然而，这次的犹豫只在一瞬间。无论闭紧的双唇，还是笔直看向前方的目光，都没有迷茫。

落下的剑尖，朝昴的左肩上碰去。

感受到肩上搭载的剑身的重量，昴不禁想要发出呻吟。承载的重压并非物理上的，而正是精神上的东西。

尽管如此，袭向昴的感觉，却或许也是每一名骑士都背负着的「荣耀」。

而此时此刻，在这个瞬间，菜月·昴也首次理解到这一点了。

碰在左肩上的剑尖，这次朝右肩移了过去。

虽然品味着同样的重量，但透过礼服感受到的剑的冰冷，这回却没有消失。

这是当然的。因为，仪式最重要的瞬间，就是要以这个形式才会完成。

「————」

「————」

寂静，在大厅里降临。

不，直到那之前为止，大厅里就已经鸦雀无声了。但是，迄今为止的安静都孕育着略微的兴奋，隐藏着些许嘈杂的热情。

然而，现在这个瞬间的寂静却和刚才的在热度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兴奋也好，狂热也好，是把这些全都舍弃了之后到访的，真正的寂静。

是平等地落在了艾米莉亚、昴，还有出席见证着这一切的每一个人心里的宁静。

打破它的权利，只被赋予了在场的一人。

「——致俯瞰绚烂常世之骄阳。致守望梦寐万籁之繁星。致于风，于水，于土，于光，于天地间无处不在之精灵」

寂静被打破了。

艾米莉亚的嘴唇，如歌唱般编织出了礼仪的祝词。

「——致容纳汝，孕育汝，养成汝之大千世界」

在颤抖。心在颤抖。

牙齿开始打战，昴的心里，究竟有什么无法忍耐？

就连追逐自己那迷乱的内心也是那么地急不可待。

现在，一心只想要沉溺在她所发出的银铃般的嗓音里。

「——致支持汝，构成汝，铸就汝之此身傲骨」

感觉到，从正面沐浴的视线的热度在加剧。

体内，有一种仿佛要把五脏六腑烧化般的热情。

就在心脏鼓奏着想要呐喊出的狂躁的期间，昴只是静静地等候着提问之时的到来。

「——致守护汝之万物，致哺育汝之世间，致支撑汝之荣耀，愿汝之道不负于之。愿汝无惧，无畏，无惘，勿忘本心」

祝词念完了。

提问接踵而至。

礼仪的做法就到此为止了。最后的问题，昴也不清楚正确的回答。

但是，

「——汝可愿起誓，以此笃志，与世同携，自是伊始，守护此身？」

——面对艾米莉亚的问话该怎么作答，内心倒是早已知晓了。

「向太阳，向星星，向世界，向荣耀——以及」

就把自己身处此时此地的觉悟和感谢，讲述给祝词所宣告的万物听吧。

然后，在发誓前，昴在脑海里描绘出了不得不传达最真挚感谢的对象。

所以，嘴唇自然地编织出了那句话。

「——向我的父亲和母亲，以他们二人之名发誓」

「————」

「我会守护你。实现你的愿望。——我的名字是，菜月·昴」

抬起头。

骑士剑仍处在紧邻右颊的地方。但是，剑的光辉也已然无法映入视野。

现在，双眼所能看见的就只有凝视自己的绀紫色眼眸的光芒。

「艾米莉亚。——我是，只属于你的骑士」

「——嗯」

对宣告了的话语，作出了响应它的回答。

艾米莉亚的眼瞳，因难以忍受的感情的波纹而润湿了。

但是，她还是设法忍住了眼看就要溢出的泪水，把架在昴肩膀上的剑尖挪了开来。

就那样重新调整好剑的指向，把骑士剑向昴递出。

昴抬起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把它收回到鞘中。

随着骑士剑被重新悬挂于腰间，昴就那样保持着下跪的姿势，抬头仰视艾米莉亚。

艾米莉亚朝他轻轻点了点头，昴见此情景，便站了起来。

随后，

「虽然到了现在才说，不过，艾米莉亚碳的这身打扮，真是超性感可爱啊」

「笨蛋」

——打破了仪式庄严的气氛，艾米莉亚红着脸吐了吐舌。

被搬进了大厅里的圆桌上，现在正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料理。

立餐形式的宴会不论出身和地位，也不论立场，每一个刚才出席过骑士授勋仪式的人都在此齐聚一堂，呈现出一派好似联欢会的热闹景象。

「明明我这边才刚熬过一段从小到大最高级别的紧张时间的说，你们的福分可实在不小哦」

来到了阳台上的昴，边眺望着宴会那欢闹的样子，边沐浴着夜晚的凉风。

虽然从餐桌上取来的饮料和盛有料理的盘子就被摆放在触手可及的栏杆上，但那里面的内容却从刚才起就一直没有变化。

无论饭菜还是饮料，都迟迟没有下肚。

脖子以上发烫一般的感觉仍然没有消失。

明明自己的胃正不停地诉说着饥饿感，却不知为何心里满满的，怎么也吃不下更多的东西。

「————」

视野的一角，出现了身穿礼服的佩特拉在大厅前方跳起了一小段舞蹈的身姿。虽然是那种在阿拉姆村的祭典之类的场合才会跳的舞，但不知是否因佩特拉有重新编排过的关系，再加上她自己那登堂入室的态度，就算在贵族宅邸的场合跳起来也毫不逊色。

而正被那样的她拉着手，红着脸踏着笨拙的舞步的正是碧翠丝。虽然她正拼命想要保持一贯的面无表情和毫不动容的作风，但从耳朵和鼻子发出的下意识的颤抖还是没有逃过昴的眼睛。

还是跟往常一样，是由无法强硬面对佩特拉的碧翠丝扮演受牵连者的画面吧。

昴对这稀罕的景象微微一笑，拿起了一旁的玻璃杯。内心好不容易才平复了下来，能有闲情用饮料润湿一下舌头了。尽管还没有平静到，能把手伸向由加菲尔和芙蕾德莉卡共同制作的肉馅饼的地步。

「——昴，原来你在这儿」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叫住了正倚着栏杆、如后仰般仰望着夜空的昴。降低视线，只见正面正站着一名在月光的沐浴下更显超凡美的月之妖精。

「才怪，原来是艾米莉亚碳啊。我还以为是天使下凡呢」

「又在胡言乱语了。该不会是喝醉了吧？」

「我还没成年呢，所以不会喝酒的哦。要说醉的话，我正自我陶醉在这样的气氛里」

「你看，果然还是醉了」

艾米莉亚咯咯笑了起来，昴对她那一反常态的样子皱起了眉。

随后，一见到那透过礼服清晰可见的白皙的肌肤上——从脖子到脸颊一带全都微微泛起着红晕，便顿时理解她的态度了。

「什么嘛，艾米莉亚碳。在讨论我有没有醉之前，你自己不就像是一副喝了酒的样子嘛」

「才没有喝呢。因为有配备甜果汁的嘛。我才不会喝什么酒然后变成一副奇怪样子的啦」

「的啦什么的，可真是可爱啊」

从撅起嘴表示抗议的艾米莉亚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她在仪式时那种紧张严肃的样子了。

换句话说此时此刻站在那里的，纯粹只是一名让人深觉可爱的少女。

「我说，昴。你为什么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呢？」

「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是自我陶醉在这样的气氛里了」

虽然是有点轻浮的回答，但也并不是答非所问。

实际上，无法将涌上心头的东西一吐为快，只能一个人在夜风中凌乱什么的，除了称之为沉浸其中外又能称之为什么呢？

尽管，理所当然地，那些心事对谁也没法说明就是了。

「不会，是在后悔吧……？」

「只有这点是绝对没有的。我要生气了哦，艾米莉亚」

「嗯，刚才是我不好。对不起啊。不过，好开心」

艾米莉亚就那样保持着因微醉而脸红的样子，向昴靠近了一步，缩短了距离。

她在倚着栏杆的昴的旁边，像昴一样地靠了上去。眼看两人的肩膀差点就要相碰，明明还隔着衣服，昴的身体却一下子发烫了。

「昴。突然就提出了要举行骑士授勋的仪式，对不起啊。因为我一直都有在准备，所以还以为昴也一定知道的呢」

「不，没注意到这件事的我才是个傻瓜也说不定。现在回想起来，艾米莉亚碳确实有定期问过我「昴，要不要好好练习下？」，但我却一到那样的场合就随便敷衍了过去」

艾米莉亚深信昴是知道授勋的事的，所以有向昴确认过准备工作的进展。

但唯独昴却没注意到它，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随意应付，在还没搞清楚艾米莉亚说的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拼命钻研起了别的事情，仅此而已。

再加上，关于仪式的内容，

「是罗兹瓦尔那家伙不好啊。说起来，最近的事基本全都是那家伙的错。是想让我出丑吗，最近稍微有点得意忘形过头了啊」

「我倒是觉得罗兹瓦尔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是那个样子的……不过，感觉最近在昴的事情上插手的次数确实要比以前多了呢。说不定是想关心昴吧」

「这想象可有点恐怖哦，艾米莉亚碳」

毕竟那可是名为罗兹瓦尔的男子，事态会愈发不可收拾的，所以昴想要竭力避免。

只见他对艾米莉亚那出乎意料的不能当作玩笑听过的回答露出了一脸不快的表情，对此，艾米莉亚「我是开玩笑的啦」，一副轻松的样子笑着说道，摆了摆手，

「肯定，罗兹瓦尔也是因为阴谋刚被拆穿，所以还不知道采取怎样的态度才好哦。想必，稍微过一段时间，就会和以前一样沉稳了」

「和以前一样沉稳也不免会让人觉得他没有反省，所以我觉得这说法也不太对来着……算了，比起行为变得极端、会让人困扰怎么和他接触来说，还是要好上很多吧」

比起最好，选择了更好。虽说是个消极的选项，但姑且还是先就那样接受了吧。

随着话题就那样告一了段落，艾米莉亚在昴的旁边举起了玻璃杯。昴注意到她一开始就把它端在手里了，如果推测正确，那里面应该是果酒。

总觉得艾米莉亚微醉的程度好像又加重了几分，昴的心头被既像是惶恐不安又像是翘首以盼的不可思议的情绪萦绕，备受煎熬。

「我说，昴」

「诶，什么？酒劲上来了觉得身体发热想脱衣服？在这里可有点不合适啊。好，那就让我们换个地方吧。就这么决定了」

「对不起。我有点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是那样的」

对妄想暴走了的昴，艾米莉亚投去了略有些严厉的目光。随着昴在那道视线下低头畏缩了起来，她用下巴指了指从阳台可以尽收眼底的大厅，

「大家，看上去都很高兴呢」

「那个，是啊。虽然是贵族宅邸，但却举办了连佣人也参加了的立餐会，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吧。让作为小市民兼庶民派的我来说，这确实是一幅比较理想的景象」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真的是超~美好啊」

昴用侧眼察觉到，绀紫色的眼瞳带上了几分慈祥和羡慕的感情。

或许，艾米莉亚通过那双眼睛所见到的东西，和昴所见到的略有所不同吧。想必，她是从这番景象里，看到了没有种族和身份差异存在的平稳安宁的时光。

那是和只关注事物表象的昴看问题的方式，截然迥异的视角。

明明所见相同，却有着不同的所想。

但昴并不认为有那样的差别就是件坏事。

「怎么了，昴？总觉得，一副超~级温柔的表情」

「是啊，到底怎么了呢。说不定是觉得，和艾米莉亚碳看着相同的景色，真好啊，这样子」

「是吗？嗯，要是昴也能和我想到一起去，我也觉得很开心」

「怎么说呢。那里或许还是有点不同的吧。不过那样也没什么不好，我是这么认为的」

说完，只见艾米莉亚的视线转向了昴。感受着那道目光，昴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正脸，边微微放缓了嘴角。

看到那个微笑，艾米莉亚也像是有所领会似地点了点头。

难以化作语言的什么，就这样传达给了对方，并被认同和理解了，就是这样一个瞬间。

「啊~,奥托那家伙。兴奋过头了啊，明明不怎么擅长喝酒」

只见大厅正中，奥托在加菲尔的挑衅下，把看上去纯度很高的酒一口气倒满了杯子，旋即又一饮而尽。随着他把玻璃杯像是暴摔似地放回了桌上，见证了他漂亮的壮举的围观人群中响起了祝贺他的掌声。

但就在下一个瞬间，奥托的脸就被染成了一片通红，紧接着又气势汹汹地变成一片刷白。颜色就像信号灯一样变幻莫测，没多久加菲尔就把他扛了起来，惊慌失措地飞奔出了大厅。

「那个方向，是厕所吗」

「奥托君，不要紧吧。刚才的样子，就好像吃了森林里毒蘑菇的野狗一样的反应……」

「人只有在经历过一次喝酒喝到倾家荡产的极限才会深刻了解长大成人后的自己哦，艾米莉亚碳」

「是这样吗？」

「不，其实我也不清楚」

毕竟还没有成年。

再加上，多半被奥托喝完就马上放回去了的酒，到底是有多高级呢？昴不认为这场宴会上会摆有便宜的、量产的货色。

随着昴把偷窥似的视线送去大厅，目光敏锐地察觉到了的罗兹瓦尔举起了玻璃杯。今天也是化着小丑妆的边境伯，把和昏过去了的奥托喝过的同一品种的酒轻而易举地灌进了体内。这是威严的胜利吗，还是说只是习惯与否的问题呢？

「……我说，昴。我有话想要对你说」

「好巧啊。我也有话想问艾米莉亚碳」

像是要打破突然降临的沉默似地，艾米莉亚用只能被昴听见的声音低语道。昴对此点了点头，保持着倚在栏杆上的姿势，换了个方向面朝艾米莉亚。

就这么和同时转过身来的艾米莉亚，隔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距离相对而视，昴瞬时向后退了一步。但，

「不许逃」

艾米莉亚用手拉住了正要远离的昴。

结果，本应退开一步的距离，反而相互间缩短了半步。艾米莉亚的额头就那样借势撞在了将要向前摔倒的昴的胸口上。

昴慌慌张张地想要抽身拉开距离，但艾米莉亚却抓住了礼服的下摆，没给予许可。

「艾、艾米莉亚碳？虽然我对这个姿势确实感到很开心啦，但要就这么说起话来还是不免会觉得紧张的说」

「我也是第一次像这样把非常要紧的事说给谁听，所以也很紧张的。我们，一定彼此彼此啦」

「我、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在紧张呢……」

虽然昴拼命作出苦笑的样子想要蒙混过关，但却没法避开抬起头来看向自己的艾米莉亚。

就这么感受着她那火热的体温，想着至少也要缓解一下身体变僵了的自己一个人的紧张，于是就用生硬的动作把艾米莉亚藏到了从大厅看不见的位置。

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侧对着大厅，两人相拥而立的样子就实在太明显了。稍微改变一下位置的话，从大厅看起来，应该就只能见到昴正手扶着栏杆，像在一边仰望夜空一边把酒吟诗的样子。（这里我必须要吐槽了：你为什么这么熟练啊！！）

「好了，这下后顾之忧也消除了，不管说什么都可以了」

「……那，就把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告诉我的骑士大人。关于，我为什么会被罗兹瓦尔邀请来参加王选呢，一事」

「————」

这是迄今为止，艾米莉亚都还没跟昴提起过的部分。

并且，一定也是和她将要跨越却不知多少次受到过挫折的墓所的『试炼』——和她的过去紧密相连的内容吧。

深吸一口气，昴低下头看向怀里的艾米莉亚。

视线相撞在了一起。盯着抬起头仰视自己的艾米莉亚那倒映出自己的眼瞳，做好了觉悟的昴点了点头。

「很久很久以前，在艾利奥尔大森林原本还没被冻结的时候，我是和母亲大人……还有同为精灵的人们一起生活在那里的」

被断断续续地讲述出来的，是个兼有着温馨的回忆和悲伤的思念色彩的故事。

虽然话音各处都有着结巴，但艾米莉亚还是把不走运的往事，循从着自己的心意地向昴传达着。

没见过双亲的艾米莉亚。代替她的父母爱着她的菲尔托娜。亲切接纳了无处可去的母女俩的村民。以及，一直暗中援助着她们的自称魔女教的集团，和名为珠斯的人物。

即便身处在生活受限的世界里，艾米莉亚也仍被慈祥和温柔包围着度过着每一天。

直到把那一切全都化为了乌有的，艾利奥尔大森林被冻结了的那一天的变故。

魔女教的暴行，现身了的大罪司教和自称潘多拉的魔女。魔兽黑蛇的出现，菲尔托娜和珠斯的悲剧。守住了约定，却失去了母亲和森林的艾米莉亚。以及，在冰封的状态下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迎来觉醒的瞬间遇到的帕克。

「帕克说他一直在等我，一直都在寻找我。从那之后，正如他说的会一直保护我那样，一直都和我在一起。现在也是，正在这块魔矿石里等待着被唤醒的一天。……光这点总还是明白的吧？」

「你和帕克，现在还没法说话对吧？」

「他还在沉睡着。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帕克在拒绝和我契约。而是因为，这块魔矿石没法起到容纳苏醒的帕克的作用。必须要更加上等的、无色的魔矿石才行。只要找到那样的石头，之后再有什么契机的话……就肯定，又能和他再次见面的」

艾米莉亚的脖子上，正戴着一块被加工成了挂坠形状的青色的魔矿石。

虽然它是封印着琉兹·梅艾尔的巨大魔矿石的一部分，但要把帕克封印起来还不够，所以至今一次也没有过把沉睡中的精灵的意志传达到这边。

和加菲尔一战中的助攻，简直就像是在说，那真的是最后一次的多管闲事了。

「帕克的事我已经了解了。但是，王选又是怎么回事」

「我和帕克两人，曾一直在冻结了的森林里生活着。偶尔，也会去森林附近的村子里露露脸，但并不太受欢迎呢」

艾米莉亚所说的「太」，究竟代表了多深程度的隔阂，昴想象不出来。并且，艾米莉亚自己大概也不想要把那些被疏远的事情说出来吧。

「罗兹瓦尔的来访是在……大概，过了一年也还没到的时候吧。但真的是太突然了，我和帕克都非~常地吃惊呢」

「嘛，要是有像化妆成那样的男人突然在我面前现身，我也会吓一跳的哦」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更主要还是因为在本应谁也没法进来的森林里突然就出现了。还在广场上像是理所当然一样地迎接从村子里回来的我哦。用就像平时那样的滑稽的语调，说着欢~迎回家……呢」

「那还真是……」

没理由不会大吃一惊了吧。

虽然事到如今也不打算再去评价罗兹瓦尔的恶劣性格，但一想到当时的艾米莉亚和帕克的心情，那一瞬间的震惊也就可以想象了。

「帕克当时别提有多生气了……几乎从早到晚都在和罗兹瓦尔打架。现在回想起来，罗兹瓦尔没被冻起来真是太好了」

「虽然艾米莉亚碳的笑脸是很可爱，但我觉得那可不是该笑的地方」

「是吗。后来，帕克和罗兹瓦尔在战斗的过程中彼此都向对方传达了各自的要求，于是终于达成了协议……」

「罗兹瓦尔，以解除森林的冰冻为条件，邀请艾米莉亚碳参加王选……吗」

面对抢先说出了结论的昴，艾米莉亚睁大了眼睛。

看到她的反应，昴苦笑着说道。

「到刚才为止的话题的走向，听了就自然明白了哦。那种事，我从前也有听说过一点。但是啊……」

那个时候的艾米莉亚和现在的比起来，认知上应该有一部分不同的地方。

以前，她曾说过，艾利奥尔大森林的冻结是超越了她的力量，即便有帕克的帮助，也没法把冰融化。

但是，

「既然冻结了森林的是过去的艾米莉亚碳，就不能自己亲手把森林的冰解除吗？」

「……嗯，这点我也有考虑过。但是，我想一定做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我，好像无论如何也使不出和记忆中的我一样强大的力量了」

听到略带不安、但又一副确信般的样子的艾米莉亚的回答，昴皱起了眉。

记忆中的艾米莉亚——若是正如她所说的那样，那么，那份力量诚可谓是超越了人类智慧的压倒性的存在。就连自称潘多拉的魔女，在那份力量的面前也连一丝反击的空隙也不能找到。

而苏醒后的艾米莉亚，取回了记忆的艾米莉亚身上没有那份力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和大兔战斗的时候不是一步也没有后退吗」

「确实，我已经就算不依靠帕克和那些微精灵孩子们，也能使用魔法了。但也仅此而已了。那份力量，使不出来」

「————」

艾米莉亚像是叹息着自己的无力般捏紧了双拳，然后用力摇了摇头。

看到她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自己感到羞愧的表情，昴为自己心中的沮丧也感到了惭愧。

不是别人，正是艾米莉亚自己，正对她自己现在的状态感到懊悔。而知道着这一点的昴却还是产生了像要责备她一样的想法，这是没理由被原谅的。

并且，昴也并不希望艾米莉亚作为那么强大的存在。

「OK,自我责备就到此为止。回到刚才的话题吧。艾米莉亚碳无法融化冰冻姑且理解了……那，罗兹瓦尔又为什么能呢？」

「……」

「艾米莉亚碳不行帕克也不行的话，极端点说，罗兹瓦尔应该也不行才对。就算他作为魔法师再怎么厉害，也没理由比艾米莉亚碳强上十倍二十倍啊。那样的话，又是为什么」

「并不是罗兹瓦尔本人有能让冰融化的力量哦。罗兹瓦尔只是，知道能让冰融化的可能性……并把它，告诉了我而已」

「能让冰融化的，可能性？」

即使借助大精灵的力量，凭借最顶尖的魔法师的力量，甚至把森林冰封起来的冰结的魔女本人也无法让其融化的森林，融化它的可能性——那到底，是什么呢？

「神龙的，血」

「————」

「能赐予大地丰收的恩惠，治愈受伤的土地、修正其欠损状态的龙流的血。他说如果是那份力量的话，就一定能把森林的冰融化的」

「艾米莉亚，但那是……」

要把龙杀了，是这个意思吗？

就为了拯救作为自己故乡的森林，要把一直守护鲁古尼卡王国至今的名为龙的存在，作为牺牲品献上，是这个意思吗？

一瞬间，昴的脑海里闪过了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悬而未决的事项。但是，

「不是那样的，昴。龙的血，只要一滴就行了。听说以前也有过，在鲁古尼卡闹饥荒的时候，土地因龙的血而死而复生的例子。那件事我也在历史书上调查过，不会有错的」

「什么、嘛……不，刚才真的有点急到我了。因为要是把龙杀了什么的话……」（吐槽2:看到没有，双重flag!!神tm只要一滴就行了，鬼才信以及，你越是安心，赌五毛后面越是会倒过来发展）

被龙的力量封印着的『魔女』，不就要获得解放了吗？

「————」

内心像是被不安缠绕着，让昴忘记了呼吸。

在艾奇多娜的茶会上见过面的魔女们。以及，在最后的瞬间把昴送出了梦境的『嫉妒的魔女』。她的存在，昴还没有忘记。

离别的瞬间作出的决意，也绝不可能忘记。

但是，那是不该被解放的存在。

那是被解放到这个世上什么的，不允许那么做的存在。

之所以自己的本能如此呼吁，也是因为这是毫无半点虚假的事实。

「鲁古尼卡的王族，在和龙交换盟约时有能和龙直接对话的机会。听说王城里，也保存着好几滴从那个时候神龙波尔肯尼卡赐予下来的血呢。我想要当上国王，去借助它的力量」

「所以，才参加王选吗……」

「……我在以前，也说过的吧。我是出于非~常任性的理由参加王选的。那个理由就是刚才所说的，属于我自己的任性的理由」

虽然是含笑而说的话，但那却是个微笑的表面下似乎暗含着不安的笑容。

实际上，在昴怀里仰视着他的艾米莉亚的眼神确实有因不安而正微微地动摇着。

那是在恐惧着昴会说什么、对艾米莉亚的觉悟又会怎么想的表情。

名为昴的存在，在艾米莉亚心里的份量已经难以撼动到，能让她产生如此不安的程度了，似乎也可以这么想。

「没有关系哦，艾米莉亚碳。我不会因为那种事就产生对你美好的印象幻灭了之类的想法的」

「……昴」

「虽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但又并没有想要中饱私囊什么的。如果有能帮助到想要帮助的人们的方法，不是去染指盗窃之类的坏事，而是想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获取能使用那个方法的立场的话，哪有被责备的道理啊」

说着，为了让艾米莉亚安心而露出了笑容。但是，艾米莉亚脸上的不安仍没有消散。

昴也是知道的。艾米莉亚所想要听的话，并不是刚才的那些。

如果能进一步交出，她打心底里在祈求着的昴的真心的话，

「艾米莉亚碳是觉得，和其他王选的候补者比起来，自己参加的契机不如她们，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所以才在害怕吗？」

「——！」

「你要那么想的话，就正是所谓的邻家的草坪看起来更绿的心理了哦。虽然像克鲁修小姐那样的确实人品也好目的也好都很高尚，但想想阿娜斯塔茜娅小姐啊普莉希拉之类的啊。并不是值得称赞的理由啊，实际上」

贪欲和私欲，分别以它们为理由挑战王选的两位候补者。

虽然昴不在现场，但菲露特又是高举着有多高尚的理由挑战王选的呢？

想要拯救谁的艾米莉亚的心愿，和它们比起来根本一点也不逊色。

「再说，不管最开始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现在也并非还和以前完全一样吧？」

「……为什么你会知道？」

「刚才，你不是有用非常温柔的目光看过大厅嘛。我一看就知道了哦」

从刚才起就被展现在了米罗德家的大厅里的，是一幅不分人种不分身份，人也好亚人也好，贵族也好平民也好佣人也好，彼此间一视同仁，共聚一堂、其乐融融的景象。

昴曾把它称之为理想化的，艾米莉亚也曾用憧憬的目光达成了共识。

艾米莉亚的心里，现在正点亮着怎样颜色的灯火，昴对其答案深信不疑。

「那幅光景，如果为了看它就是你的目标的话，我也会帮忙的哦。我也觉得那是非常美好的景象。艾米莉亚碳努力的理由里，如果要把那个也加上的话，我是不会让任何人妨碍你的道路的」

「你真的……愿意帮助我吗？」

「你以为我刚才是向艾米莉亚碳你发了什么誓啊？就算不作出那么不安的样子，我也希望你能在考虑依靠谁的时候比谁都要优先地想到我呢。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事，无论什么我都会来帮你的，如果是想不明白的事，我就来和你一起绞尽脑汁地想」

「————」

深吸一口气，艾米莉亚的眼神产生了迄今为止最大幅度的动摇。

该说什么才好呢，颤抖的嘴唇无法把那份心情清楚地化为语言。

「——嗯」

所以，艾米莉亚仅仅只是发出了这么一句低语。

随即露出了微笑。

——只是这样就够了，昴心想到。

「好，迷茫也消退了」

断言着，昴举起放在了栏杆上的玻璃杯，一口气喝完了里面的饮料。然后一把抓过已经完全凉透了的肉馅饼，放进嘴里咀嚼了起来。

即使变凉也丝毫没有减弱的美味，和在嘴里纷纷散落的馅饼的口感。原来如此，确实称得上是被加菲尔用豪言壮语描述为自信之作的绝品。

「昴，吃那么快会噎着的哦」

「要是艾米莉亚肯「啊~嗯」地来喂我的话，我就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地吃了哦」

「那种事，总觉得不久前昴累了的时候有为你做过的样子……」

听到艾米莉亚的回答，昴微微苦笑了一下，牵起她的手朝大厅的方向走去。

被拉着手臂的艾米莉亚望了眼夜空，随后便在昴的护卫下和他并排走进了大厅。

晚宴仍还在进行，随着两位最主要嘉宾的归来，气氛的热度也一起被炒回了原样。

带着酩酊大醉的奥托回来了的加菲尔，正要喝酒，却被芙蕾德莉卡和拉姆两人前后夹击打晕了过去。

佩特拉和碧翠丝那不同步的舞蹈也跳到了高潮，面对额头上挥洒着汗水的佩特拉，碧翠丝也发挥着不输给她的干劲。

安妮罗洁？米洛德？米洛德对昴和艾米莉亚一直待在一起的事露出了略带不满的表情，柯林特用手指戳了戳那鼓起的脸颊，惹怒了他的主人。

琉兹和罗兹瓦尔比邻而坐，像是要修复故友的关系般互相碰起了酒杯，对饮了起来。

「真是不错的光景呢，艾米莉亚碳」

「是啊。一定，这就是我所憧憬的理想中的景象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那就如她所说，去创造出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吧。

总之，先乱入到正在大厅最醒目的地方起舞的两名少女中去吧。

虽然对舞步一窍不通，但欢乐的心情一定是彼此所共有的。

于是，骑士和魔女——这对新结成的主从，就这样在不知所措和欢声笑语中踏出了随意而胡乱的舞步。

『交錯する宿願』

翻译：[地方税887](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9C%B0%E6%96%B9%E7%A8%8E887&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被吞

「那么陛下，失礼了。请保重身体。」

恭敬的低着头，有着绿色头发的女性离开了房间。随行的侍者打开了房门，女子走过，门扉在她身后慢慢的合拢。如果有人在房间里吵闹的话，就算门是关着的，门外的人也会意识到。

「陛下身体不便，就拜托你了。」

女子露出一副悲伤的神情，将请求传达给在车门旁边等候的侍者。然后她转身走过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跨过脚下的台阶，朝着大厅走去。

「——库鲁修大人……」

她听到了轻声的呼唤，应该是在大厅里等候的同伴吧。

猫的耳朵，猫的声音，具有亚人特征的少女——或者说是具有完美的少女外貌的青年。他黄色的眼瞳映入女子的眼帘。

他的名字叫做菲利克斯·阿盖尔，爱称是菲利斯。他对于女子来说意义非凡，他们之间有着多年的交情和牢固的信赖关系。他，是她的骑士。

「辛苦了，弗利艾陛下的情况如何呢？」

「还需要人去多加照顾。那么精神的人突然面目全非……今天他突然想要到外面晒晒太阳，这一幕真是让人惋惜。」

菲利斯轻轻摇了摇头，显然是对女子——库鲁修·卡尔斯滕的回答感到气馁。

亚麻色的头发，同样颜色的猫耳，看着这一切的库鲁修嘴角稍稍放松了下来。

「你没有必要沮丧，虽然你是全国最出色的治愈术师，但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得不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不要愁云满面的。」

「但是，我的能力还是不足的啊……很抱歉用菲利酱的软弱来回应库鲁修大人的期待……我很抱歉，库鲁修大人。」

无法救治处于病痛中的人，还让库鲁修大人一直担忧。

菲利斯轻轻的依偎着库鲁修。库鲁修为了让他改变消极的态度在轻声安慰着。

「陛下……王族的病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连诊断结果都做不出来……说真心话喵，这样的结论可真不想从我这个治愈术师的嘴里说出来呢。」

菲利斯垂下眼眸，用低落的音调回答。

踌躇的言语中，透露出「不清楚能不能保住他们的性命」这样的讯息。

「——黑蛇的邪舌。王族身上不明原因的病魔，只能是黑蛇的原因。」

「这么说的话，王族是怎么接触到黑蛇的……不，现在说这个也没有用。今后，王族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最坏的情况是……整个王族都被毁灭。」

「————」

这是已经多次得出的结论，但是无论听多少遍都难以适应。

库鲁修大口吸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史无前例的大危机。如果失去冷静，意气用事的话，事态很有可能会变得不可挽回。现在国家已然陷入混乱，只是在勉强维持着作为王国的机能。不为了别的什么目的，包括库鲁修在内的贵族和贤人会接管了王国，维持着它的运作。

卢克尼卡王国的王族血统，正在面临断绝的危机。

最初被确认发病的是第一王子，萨比尼尔·卢克尼卡。最初大家都以为是公务繁重导致的过度劳累，但数日间，萨比尼尔的病情就急剧恶化，并且在其他王族的身上逐渐发现了相同的病症。

接连不断，由王族血脉相连的重要人物都病倒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王城里随处可见凄惨呻吟的混乱场景。就在这个问题难倒了贤人会之时，库鲁修和菲利斯行动了起来。

特别是菲利斯，卢克尼卡王国中没有人能在运用水魔法的方面胜过他。在此之前，菲利斯就已经站在了治愈术师的最高峰，拥有『青』的称号。

刻不容缓，菲利斯对倒下的王族进行了紧急治疗。

但是，他们很快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连菲利斯都束手无策，这一令人感到绝望的事实。

短短几天里，有着悠久历史的卢克尼卡家族就面临着灭绝的危机。

召集了全国的治疗术师，在时间的流逝中用玛娜为王族续命。只能用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

对于王族的病症和王城的混乱，王国高层下达了封锁消息的命令，但是这怎么能隐藏得住呢？这一切都让民众深感疑惑，议论纷纷。

「————」

状况如此恶劣，从库鲁修刚才探望的人——弗利艾·卢克尼卡身上就可见一斑。

库鲁修和弗利艾同岁。作为公爵家的小姐，在库鲁修的童年里接触的最多的玩伴就是弗利艾。站在王族的立场上，对不指望能与身边年岁相近的人交朋友的弗利艾来说，库鲁修可能算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

或者说弗利艾喜欢着库鲁修也不为过。

虽说卡尔斯滕家有频繁来访，但是弗利艾的小思绪给库鲁修带来了不合理的要求和不连贯的问题。弗利艾行为的本意是想吸引她的注意，但是她却没有发现这一点。

不过呢，弗利艾觉得库鲁修是那么的温柔善良，叫人难以埋怨。

虽然从卢克尼卡家的血脉中继承了执政者的才智，但如果只论他高涨的热情和高尚的品德，他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因为王位继承权的关系，在他成年后就被给予了不该承担的责任和重担。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他被给予的任务燃烧着全身的热情。

那样的他，和现在躺在床上临近生死边缘的他相比，这种比较狠狠折磨着库鲁修的内心。

「库鲁修大人……」

看着表情变幻不定，瞳孔中浮现出沉痛的库鲁修，菲利斯感到一阵阵心痛。

如果看交往时间的长短，很明显是弗利艾比菲利斯要长。但是论交往密度的话，还是作为随从人员的菲利斯与库鲁修更亲密。只是，弗利艾和库鲁修之间隐藏着的思念，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东西。

所以，在菲利斯的立场上，对弗利艾是抱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的。

当然，这个复杂的感情并不会影响菲利斯治疗的力度。这是关乎菲利斯治愈术师的自尊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能背叛信任着自己的库鲁修。

只是，不能救下弗利艾来回应库鲁修的信任。这样的事在菲利斯的心中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王城里，主仆二人的脚步声略显沉重。

库鲁修在考虑着以后的事情，以及体谅能力不足的菲利斯。

至少现在的他们在王城中已经做不了什么了。从城堡里出来之后，他们不谋而合地朝位于王城之外的宅邸走去。

「——波尔多大人！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

库鲁修一行在走向城门的途中，听到了这样一个突兀的声音。

这里离城门还有一点点距离，还有着宽阔的草坪和树木林立的庭院。这样一派祥和的风景却因刚才的骚动而不复存在。

库鲁修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张望。映入她眼帘的，是在庭院角落里争吵的两个人的身影。

两个人的个子都很高。库鲁修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正脸，而另一个人则背对着她。能看到正脸的人，刚好就是库鲁修的熟人。

秃头但体格健壮的老人，名为波尔多·谢尔盖夫，在王国贤人会中担任要职。

贤人会的成员大多都来自卢克尼卡王国里能负责政务的大贵族。

知识，家世，对王国的贡献，综合能力，以及从出生到现在为止的行为，都被作为评选的标准。现在，贤人会就是王国的顶梁柱，而贤人会的职务就意味着整个王国的重担。

波尔多曾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在贤人会中也是个以激烈的言论和铁腕手段出名的核心人物之一。

以过激的手段和态度闻名的波尔多，都到了被菲利斯以『总是生气』来揶揄的地步。在库鲁修继承家族大权的时候，也多次受到这个严厉声音的抨击。

总而言之，这是个一直保持强硬态度的男人啊。

但是让库鲁修震惊的是，现在在庭院里和人争执的波尔多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表情。

「啊……对波尔多来说，那样的表情可真是罕见啊喵。」

菲利斯嘟囔着，显然也是看到了波尔多的表情。库鲁修认同地点了点下巴，但她不清楚该怎么判断当下的事态。

如果是为了王族的事情而争吵的话，那么库鲁修大有介入的必要。但是看现在的时机和场合，又好像只是一场口角。

就连卫兵都被刚才的骚动给吸引过来了。卫兵走到库鲁修跟前，面露不解地看着她。

库鲁修使了个眼神，让卫兵注意到了另一边的波尔多。而此时波尔多也意识到刚才的争执太过引人注目。面对问询般的眼神，波尔多面露难色的点了点头，像是想要说些什么一般舔了舔嘴唇。

但是随着这个动作，库鲁修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波尔多面前的男人身上。库鲁修惊讶于自己到现在才注意到他……明明就是他让波尔多露出了少见的表情。

就在库鲁修带着反省的心态去打量那个男人时，她突然注意到那个男人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

在波尔多面前站着的是一个邋遢的男人

邋遢到穿着一身皱巴巴的，到处都是污渍的蓝色大衣，高个子，灰白的头发从肩膀垂到腰部。他的岁数仿佛比他的头发还要多，但是他健壮的背影却没有给人以衰弱的感觉。

因为衣衫褴褛的关系，库鲁修刚刚才发现这个老人身上的耀眼之处。

那个老人的站姿……是如此的完美和洗练。

如此纯粹，不包含一点杂质，干干净净。

还不仅如此，在见到这样的站姿之后，库鲁修几乎是立刻被迷住了，甚至到了忘我的地步。

库鲁修自己也是一名战士，同样渴望着达到战士的最高境界。

从站姿可以看出那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正处在无限接近库鲁修目标的地步。人们一般称这种境界为『武之极』。这可以证明老人一直在锻炼自己，从未懈怠。

「库鲁修大人？」

「————」

不知不觉的，库鲁修已经被那个背影所深深吸引。

在菲利斯的呼唤下，库鲁修徒劳的想要掩饰被吸引了这一点。

那个老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对于你的事情，我感到很抱歉。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约定好的事情做不了了，希望你能理解。」

没有继续理会充满疑问的库鲁修，波尔多和老人又重新开始了对话。

话虽如此，但这句话很符合波尔多的个性。

「已经有人向这边来了……事情虽然不公平，但是我们都在为相同的东西烦恼。」

「要让我继续等待吗？我可以理解……只是，为什么要背叛那个约定……你刚才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对吧？.」

「你没有说错。我会这么说都是因为现在不是履行约定的时机，所以我希望你能继续等待。现在呢，我能给你的答复就只是这样了。」

对着老人，波尔多用生硬的声音予以回答。

会给出这样的答复，是因为王族都卧病在床的原因吧。老人和波尔多之间应该有什么约定，而波尔多现在不能履行承诺。

尽管如此，波尔多是不能把王族的消息透露出去的。但是波尔多也不是那种能随意编造理由的人，所以他只能闭口不谈。

那么，到底是什么约定，才让波尔多不惜隐瞒事实呢？

为了不欺骗他人而将事实隐瞒起来的谎言，到底哪一边才是诚实的呢？

至少波尔多并没有伪造事实去欺骗老人。

虽说波尔多的做法不算卑鄙，但是老人绝不可能理解。

「我也知道最近和南方帝国的邦交恶化了，但如果你因此而踌躇是否出国的话，派个使者解释原委不就行了……①」

「不是这样的……还是等你冷静下来再说吧，让我们另行设定一个讨论的时间……」

「那样的话就赶不上了！按约定来说，下个月我就可以得到我所要的东西了！至少，我们应该谈谈这个……」

面对波尔多那如同切腹般坚定的决意面前，老人仍旧在抗争着。如同展示筹码一般，老人从怀里掏出了什么东西。

库鲁修看清楚了，那是一捆纸卷。

细微之处满是皱纹，因为血和污垢的关系，它的颜色已经被完全改变了。

老人颤抖的指尖紧紧握住这捆纸卷，一眼便可以看出这对老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

「啰嗦！」

波尔多将手横在胸前胡乱挥舞着，将纸卷打落在地。

对老人来说，波尔多的反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是不是波尔多下意识的反应呢？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反应只会导致一个结果。

「——！」

被打落的纸卷离开了老人的手指，在庭院里到处飘散。

虽说现在的风势并不强，但是这些纸片太过于轻薄，极容易被吹散。庭院里就像有白色的花瓣在起起落落。

库鲁修忍不住伸出手指想要触摸它们。同时，波尔多的眼里闪过一丝悔意。

但是来不及了，老人爆发出激烈的反应。

「——波——尔——多！！！」

伴随着声嘶力竭的呐喊，老人狠狠抓住波尔多的领口，将他强行摁在了墙壁上。感受着身后墙壁冰凉的质感，波尔多痛苦地屏住了呼吸。随后，老人将波尔多强行举起，虽说波尔多很是魁梧，但很明显老人的臂力更胜一筹。

「————！」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库鲁修本应该出声制止。但是，老人突然爆出一阵强烈的阴寒之气。库鲁修顿时觉得浑身上下如坠冰窟，这使得她无法喊叫。

就在老人用如刀剑般的眼神怒视波尔多时，菲利斯大喊：

「卫兵！别发呆了！看这边！」

因为菲利斯及时的帮助，大家才重新获得身体的掌控权。

事态的严重性超出了卫兵们的预料，他们开始呼唤同伴。

毕竟他们不能忽视贤人会的重要成员受到了暴行啊。

三个卫兵手持单手剑，将老人包围了起来。

危险的剑气已然蔓延开来，在这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对不起。」

这句饱含歉意的话语一出，老人突然放开了掐住波尔多的手。波尔多靠着墙壁无力的跪坐，手捂着喉咙痛苦的咳嗽。

俯视着波尔多的样子，老人摇着头，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他的举动，卫兵们本就处于高度戒备的躯体变得更加紧绷。但是，老人毫无抵抗般的伸出了双手。

「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区别……」

包围着老人的卫兵们面露不解，但是很快有卫兵想起了他们的职责。按照惯例，他们应该把老人带到卫兵值班室里去仔细盘问。

「。……等等……不用那样做了……让他走吧……」

「波尔多大人，谁给你的权利那么说？卫兵们都是在保卫王城，怎能放过对您出手的我呢？」

「那么，你就在拘留室里待一天吧…之后再放走你也没有关系。」

对于老人谈及自己的言论，波尔多面露悔意地对卫兵下达了指令。卫兵们顺从地执行了它。

很快，老人就被身强力壮的卫兵架离了庭院。在经过库鲁修身旁的一瞬间，库鲁修向老人投去视线。

「感谢」

老人说出了简单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对象只能是库鲁修。但是库鲁修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在说出那句话的瞬间，库鲁修注意到了老人的眼神——那潜藏在澄澈青瞳之下的忧虑之情。

尽管充满疑惑，但是库鲁修没有办法叫住老人，拖延出时间来问个明白。

看不见老人的身影之后，库鲁修转过身来，菲利斯也跟着转身。

「很果断的反应，辛苦了。没法控制身体的感觉可真不好……」

「没什么的啦！比起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吧？话说回来，波尔多大人……」

将手指放在嘴唇上，表露出一副谦虚姿态的菲利斯将话题导向了波尔多。

显然，波尔多刚刚才从正面受到的冲击中恢复过来。现在的他蹲在庭园里，手忙脚乱的收集四处飞散的纸片。

库鲁修捡起好几张掉在自己脚边的纸片，交到波尔多的手中。

「。……谢谢，卡尔斯滕卿。抱歉让你看到了我难堪的一面。」

「哪有。难得看到这样的波尔多大人，这样做不过是在付参观费罢了。只是，我的想法如何，这不重要吧？」

「————」

波尔多无声的排列着捡来的纸片，看不出心中的想法。库鲁修扭过头看着老人离开的方向。

「刚才的家伙，应该不是寻常人……是波尔多大人的熟人吗？」

「是交往了很久的朋友，不，应该说是战友，我这么称呼他，他应该也能够理解。」

「你们的谈判似乎破裂了呢，虽然我不打算这么想。如果你还想做出补救的话，那么就要趁早。只是下次你们该选个好一点的地方。」

这个庭院爆发出了如此严重的冲突，已经不适合作为下一次谈判的地点了。

虽然感觉刚才的老人过于激动，但是没有掌握谈判要领的人是波尔多吧。库鲁修从迎面吹来的风里感受到了波尔多的悔意。

「。……没有脸再和他见面了啊。为了不犯错误的我，这样一个选择忠诚而抛弃恩义的我。」

「啊，是啊。」

由此，库鲁修清楚地知道波尔多没有采纳她的建议，但是她也没有气馁。倒不如说波尔多在笨拙的逞强，总是不把心中所想吐露出来，总以平常的声调破口大骂。

「你现在是要去陛下那里吗？」

「不，我刚从弗利艾陛下那里回来。菲利斯对他的病情还是无能为力。」

「那就这样吧……对了，莱普·跋利耶尔最近一直在偷偷摸摸的忙碌，那个坏蛋啊，不知道有什么企图。你也要小心点啊。」

「跋利耶尔卿……吗。我会小心的。」

库鲁修收紧下巴，倾听着波尔多的忠告。

如此露骨的消息，波尔多冒着被追究的风险讲了出来。

在这之后，他们并没有继续交谈。波尔多将纸片捆成卷后塞进怀里，匆匆忙忙地走出了庭院。

被留下的库鲁修和菲利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啊啊，被看光了，谨慎的波尔多大人难得一见的一面喵，还是有可爱之处的嘛。」

「那样挺合适的。马依库罗德福大人为静，波尔多大人为动，巧妙地操纵着名为贤人会的天平。但是……」

刚才的骚动到底所为何事？

这样问可能有失准确性，骚乱的缘由她是清楚的。只是，库鲁修相当在意刚才那个被带走的老人。

如果能确认一下他的来路就再好不过了。

「咿——呀——！库鲁修大人，库鲁修大人！菲利酱可是比谁都喜欢库鲁修大人了，谁都知道我是你最亲密的随从喵！」

「——？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当然，无论怎么说，你都是我最重要的随从，突然那样着急的辩白是怎么一回事？」

「唔——这个评价今天又会更进一步哦！②」

仔细观察着吐着红色舌头的菲利斯，库鲁修还是没有办法看出菲利斯刚才一番话的含义。从菲利斯身上刮起的风里，混杂了很多不明含义且混乱的感情。

『风见の加护』，为库鲁修·卡尔斯滕所持有。这个加护使库鲁修可以看到因『他人的感情』而产生的风的流动，从而能使库鲁修毫无障碍地捕捉到对方的浅层感情。

非常少见的，菲利斯对库鲁修隐瞒了什么。

因为和菲利斯的交情很深，所以库鲁修能非常清楚的从风中读出菲利斯的想法。而像贤人会中的马依库罗德福，想要读取他的想法就要借助和他长期交流而积累下来的经验。

库鲁修很清楚这种加护的力量，用在谈判上是再好不过的了。

只是，现在库鲁修没法读出菲利斯的想法。所以看着他这副装模作样的样子，库鲁修如往常一般抱着胳膊等待他的回答。

虽说如此，库鲁修和菲利斯之间信赖的纽带是牢不可破的。而现在，这个纽带又再一次发挥了作用。

「库鲁修大人……一定非常在意刚才那位老人吧喵！」

「嗯——」

「所以喵，我给您准备了这样一份东西。」

菲利斯面露笑意，伸出手指给库鲁修看他手指间夹着的东西。库鲁修注意到那是什么后，她瞪大了眼睛，但是随即就放松了下来，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你真的是，我最好的随从。」

微笑的菲利斯递上来的，是波尔多那捆纸卷中遗漏的一小张纸片。它正随着微风轻轻摇动着。

『王选前日谭』

翻译：[地方税887](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9C%B0%E6%96%B9%E7%A8%8E887&fr=pb&ie=utf-8"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被吞

「我认为，我不应该私自看这样的资料。」

隔着栏杆，库鲁修如是说。老人盘着腿坐在房间的正中央，用一种眺望远方般的眼神看着她。

就连现在的坐姿都如此严谨。

在庭院里穿着的破衣服已经被叠好了。老人身着轻装的身姿还是跟刚才一样，看得出锻炼的成果。

只是，从老人瘦骨嶙峋的脸颊，杂乱无章的胡髭，以及披散在脖颈处毫无光泽的灰白头发可以看出，老人现在的身体状态并不好。

「这是品评的眼神呢……也对，还没有自报家门，这使得我来访的用意不明确。」

言语中透出令人感到震撼的气势，令拘留室旁的空气为之凝固。库鲁修在交谈时的霸气纯属她身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天性。老人的眼神也因此而发生了小小的变化。

「我是卡尔斯滕家的当家，库鲁修·卡尔斯滕。之前走到王城庭院时，碰巧听见了卿和波尔多将军的争执。」

「卡尔斯滕……公爵？」

看着报出身世的库鲁修，老人的眼神又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那种在理解和接受的同时，又爆发出更大疑惑的眼神。

「卡尔斯滕家的当家……那么，梅卡德将军……」

「没错。梅卡德·卡尔斯滕是我的父亲。虽然父亲在两年前还是卡尔斯滕的当家，但是现在我才是卡尔斯滕家的当家。这种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让资历不足的我任职。大家都因此议论纷纷。

「还特意让公爵大人来调查我，是因为王国里缺人手吗？」

「不要这么刻薄。事实上，我并不想被卿和波尔多将军的争执所波及。碰巧听到你们的争执什么的并不是借口。为了能来到这里，还是体恤一下辛苦巡逻的卫兵吧。」

库鲁修以苦笑来应对老人的讽刺。

现在，两人面对面交谈的场所位于王城附近，在和近卫骑士的宿舍相邻的卫兵值班室的地牢里。

老人因为庭院中的骚乱而被带到这里。库鲁修独自一人潜入地牢，而菲利斯在吸引着巡逻卫兵的注意力，来为她争取更多的时间。

「借口什么的……才是事实吧。说起来，对波尔多做出那样不敬行为的我，应该被直接处决掉吧？」

「这是应该的，只不过波尔多卿并没有那样的想法。按他的主张来看，卿会在明天上午被释放。以后，还是不要做出那样过激的行为了，再有下次的话可不会有像今天这样片面的，不明不白的庇护了哦。」

「不明不白么……不，在庭院里发生的事情，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我的不成熟。被关在这冰冷的地牢里，反而让我的头脑更加清醒。」

语调中含着笑意，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这样的反省难道不是谎言吗？但是库鲁修不能从老人身上感受到对波尔多的愤怒，有的只是自嘲而已。

但是，库鲁修能从老人的自嘲中读出另一种沉重的感觉。

愤怒，他的愤怒，对另一件事的怒意。

从这个老人身上爆发出的怒意，几乎化为实质的热量喷薄而出。

因此，库鲁修紧紧注视着老人，眼神尖锐得如同利刃的刀尖，胸口回荡着能使钢铁融化的激情，然后现出了愤怒的源泉。

「——白鲸」

「——」

「眼神又变了呢。」

听到那句话的瞬间，老人眼中的神采变得灰暗，那些激情全部在一刹之间消失了。但是老人依旧不能摆脱库鲁修的视线，仿佛这也在库鲁修的心理预期之中。

从来到地牢的时候开始就握在库鲁修手中，从庭院里收集来的一张散落的纸片。库鲁修隔着铁栏杆向老人展示它，继续他们之间的对话。

「就如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我不应该私自看这样的资料。不过大多数纸片被波尔多卿拿走了，我手中就只有这一张。」

「……那个人从以前开始就不够机警。不知道被指出过多少次疏忽大意的地方了，结果到现在还是如此。」

「那也是波尔多卿的为人，完美的波尔多卿是很难想象出来的」

「完美的波尔多……肯定是不会有的啊。」

终于，库鲁修和老人在交谈中都露出了笑容。

虽说露出了笑意，老人还是给库鲁修以冷淡的印象。库鲁修叹了口气，手指沿着纸面滑过。

「我手边这一张纸上记载的东西，和你们之前的争论无关，但却更有意思。如果说这些都是事实的话，那会是惊人的发现。」

「——」

「近十年来，有白鲸出没消息的国家，不止是卢克尼卡，还有古斯提克，弗拉基亚，卡拉拉基。如果再算上其他的小国，那将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白鲸出现的日子，雾散去的日子，都是悲剧发生的日子。谈到这些事情，你应该明白它们的深度吧？.」

「——」

老人没有接话。

和老人沉默而骤冷的双眸相反，库鲁修言语间的情绪越发高涨。

那是自然的。这样的事情，会让她热血沸腾。

『白鲸』，在遥远的魔女时代，横行世界的邪恶魔兽之名。这样一个恶意的产物，已然造成无数伤亡，并且至今没有被讨伐。

卢克尼卡王国曾集合讨伐队，以讨伐白鲸为决心进行过大远征——但却遭到了历史性的惨败。这次远征的唯一收获是毁去了王国上下抵抗白鲸的心。

在那时产生的损失和伤痕，到现在都没能处理完毕。

甚至有许多患处都没能被发现，这也是魔兽『白鲸』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卑劣性质。没能发现被害者的任何线索，这样的事情既卑劣又愚蠢。

不仅仅是库鲁修，但凡是知道白鲸的人，对此都感到愤怒。

「但是，我能感受到卿身上的滔天怒意。卿执着于愤怒的结果，就只是收集到了这些情报。但是如果我们不屈服于那个神出鬼没的魔兽的淫威之下，就能救更多的人。」

以商人为首，很多在街道上行走的人经常暴露在白鲸的威胁之下。苦于难以预测白鲸出现的时间，出现之后也难以抵抗，什么预防措施都不管用。

「受白鲸迫害的人数将会大大减少。卿的行为还是有其价值，值得自豪的。卿的行为会拯救很多人的性命。」

「——」

「怎么了？露出那样的表情。」

「——啊」

自从深入谈及白鲸之后，老人的表情第一次发生了变化。

库鲁修猛然意识到，老人冷酷的脸庞和眼中的精光所透出的压迫感正直指眉心。

老人的视线集中在库鲁修的下颚上，等待库鲁修接下来的言辞。

「卿的心中想必也明白，时间过去越久，追讨魔兽的人就会越少。就算有征讨白鲸的情报，战士们也会因白鲸的威胁而逃避出击——这样消极的行为。」

「那么……」

「决定吧。卿的目标是讨伐魔兽白鲸。如果有机会进行调查的话，怎么都得为杀死白鲸的目的做好万全的准备。卿的剑气如此凶狂——我刚才也感受过了。像你这样的男人会将剑放下，选择一条逃避的道路吗？不可能的。」

这样想来，就可以推测出老人和波尔多决裂的原因。

老人和波尔多之前应该有过讨伐白鲸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因为王族全部卧病在床的原因而破灭了。

波尔多在贤人会内的工作变得更加繁忙的原因，肯定也是因为『白鲸方面的问题』吧。

「想向弗拉基亚帝国派出使者么。这么说来，卿预测白鲸接下来会出现在弗拉基亚帝国？还是说……」

「白鲸在弗拉基亚帝国出现的消息已经得到确认，接下来白鲸会在半年后来到卢克尼卡！这是我得到的可靠情报！有这个情报的话，我们就该派出军队和……」

「我想，波尔多卿应该给过你回绝的理由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违背约定！难道说你们对白鲸已经感觉不到愤怒和沮丧了吗？不……你也……你不也是对白鲸的存在感到愤怒吗……不记得特蕾西亚了吗，波尔多……！」

怒声高亢，透过空气给库鲁修的耳朵以强烈冲击。

在那个场合，老人以嘴唇吐露愤怒。他懊恼的用拳头捶打地面。

那不仅仅是对波尔多毁约的愤怒，还有对那可憎存在『白鲸』的愤怒。老人发泄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愤怒情绪。

「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再等白鲸来到卢克尼卡也得要好多年之后了，那时的我肯定已经衰老了吧。哪怕是现在……我身体的状态也不容推迟了。如果再推迟的话，我离报仇的日子就越来越远了啊……」

「——」

老人在大声咆哮。

音调没有变化，也不是在哭喊。但是，从老人的咆哮中透出的话语无一不在折磨着他的灵魂。

令人动摇的咆哮声里，能使听众切身感受到他所受的伤害。

特蕾西亚——老人说出的名字，库鲁修也有印象。

那是自然的。握剑的代表，论谁都不可能不知道的卢克尼卡王国剑圣的名字。

那是当王国上下因亚人战争而全面动乱的时候，使国家安定下来的英雄的名字。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位美丽，坚强，被剑所爱的女性。

最后，她战死于王国发起的白鲸讨伐战里——这样的事。

「——啊」

库鲁修的脑海里，想起了和特蕾西亚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存在。

既和特蕾西亚有缘，又有着令库鲁修颤抖的极致剑意，在记忆中，只有那样一个人。

传说中的男人，在战争结束后打败了剑圣，夺去了剑圣握剑的理由。之后，鬼与被剑所爱的女人结下姻缘。为剑所爱的女人，为剑而生的鬼。

从剑圣的名号下夺走女人的鬼。

「剑鬼——维鲁海鲁姆·范·阿斯特雷亚」

这是个比传说更甚的，创造了传说的男人啊。

小时候，库鲁修听过一首广为传唱的歌谣，歌声中饱含剑圣和剑鬼缠绵的剑意。这首歌总能让她热血沸腾。

而现在站在她面前的，就是她曾经憧憬着的『剑之鬼』

「这个名字早就被放弃了。我被赋予的使命也和名字一起放弃掉了。放弃了本不属于我的阿斯特雷亚的家名，范的剑名。」

「那么，现在的你是……」

「特利亚斯。这是在几十年前就没落的，只存在于王国角落里的没落贵族之名。没有守护领地的力量，最后只是靠着领民的爱戴才任领主一职。现在站在这里的，不过是连家恩和义理都无法拥有的，在世间迷惑中诞生出来的鬼罢了。」

「维鲁海鲁姆·特利亚斯。」

「哈哈哈哈……没错。那就是现在，我这个饱受羞辱的鬼的名字。」

将拳头放下，老人展示出合乎礼仪的坐姿。

他的坐姿如同在佛堂中朝拜一般，其中已经感受不到之前那种对贵族不敬的态度了。库鲁修看着这一切，迷惑的屏住了呼吸。

「卿盯上白鲸的原因……是为了给妻子复仇？」

「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目的了。这是我赖以生存的理由。」

在老人澄澈的眼神中，看不出一点动摇的迹象。

直到现在，库鲁修才完全理解了维鲁海鲁姆的意图。他在十年时光里踽踽独行，全心全意为他的目标而努力。

——然而，他的目标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卿的意志，我理解了。但是，你的理想恐怕还不能实现。」

「……为什么，呢。」

「如果你还想着依靠着波尔多卿的话，波尔多卿是不会改变态度的。至少，想要在半年之后，也就是白鲸再次出现之前让他改变态度是不可能的。」

病魔纠缠着王族的血脉，没人清楚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潜伏在王国未来道路上的，是前所未有的混乱景象。

不管会迎来怎样的后果，都会动摇王国的根基，继而使从上到下的国民阶级发生动乱。而抵御可能发生的冲击，就是上级贵族和贤人会的职责。

「——」

维鲁海鲁姆沉默了。

但是，沉默的表情和态度与他的心境不符。

库鲁修能通过眼睛感受到从维鲁海鲁姆身上迸发出的压倒性的怒意。

啊，只是单纯的愤怒。

剑鬼的心中，只剩下愤怒而已了。

——令人伤感。

库鲁修对这样的剑鬼感慨万千。

悲伤，不甘心，可惜，这样的感慨不断产生。

仿佛命运的安排一般，这样的生活方式与束缚的形式类似，但本质不同。

无论何时，库鲁修都在追求着遵从灵魂的生活。所以她能感受到当事人身上吹出的代表那样生活方式的『风』，她坚信那是最健康而美丽的存在。

正因如此，被生活方式所束缚的剑鬼也太可怜了。

心灵被难以忍受的怒火所灼烧。经过十年的时间，本如利刃般的灵魂都因愤怒而失去光芒。现在在这里的剑鬼已然不复当年的犀利。

如果不能完成心中不朽的夙愿，剑鬼晚年的尊严就将被玷污。

虽说他全心全意地想要完成这个心愿，但现在的情况就如同波尔多不会同意库鲁修轻率的行动一般。这也是波尔多的责任。

那时在庭院中的波尔多，他脸上苦涩的表情正起源于此。

或许对波尔多来说，特蕾西亚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波尔多可以直呼维鲁海鲁姆的名字，还把他视作战友。那一瞬间库鲁修觉得难以丈量他们之间的羁绊。

「——谢谢你勉强挤出时间。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并没有意义。」

虽然没有表情，但有时眼神比言语更有说服力。

面对库鲁修琥珀色的瞳孔，维鲁海鲁姆如是回答。就算他没有『风见的加护』，岁月的磨练也已经让他的眼神拥有了相似的能力。

被识破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库鲁修感到有些冒昧。

「那么……卿以后打算怎么办？」

「没有差别。如果不能依靠波尔多大人，我根本就得不到有力的援助。在这个身体死去的那一瞬之前，我只能为复仇虚耗光阴。」

「——」

进退两难的情况啊。

如果想满足维鲁海鲁姆的要求，那就必须求助于上级贵族。但是，现在的上级贵族大多正为王族的混乱而奔波。

求助于下级贵族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下级贵族无法提供讨伐白鲸所必需的力量。

贵族以下的势力就不用说了，都是半斤八两。

那么在王都有势力的商会呢？——比如将王都商会的代表拉塞尔·费洛拉拢为盟友。但是仔细想来，他只会注意到有人想要讨伐白鲸，然后出于生意人趋利避害的特点回避出击吧。

现在的维鲁海鲁姆已经不复当年辉煌了，如果在不合适的场合做错了事情，那也是会被处分的

如果是出走前的维鲁海鲁姆的话，总有阿斯特雷亚家的威望在守护着他。

但是，现在的维鲁海鲁姆是以特利亚斯为姓，这就不允许他借助家族的力量了。他只能以剑士的身份独自奋斗啊。

「不要过于急躁。卿所守护的东西，和我们都有关系。」

「我知道了。和波尔多大人起冲突，是我犯下的目光短浅的错误。不能实现夙愿的话才是真正的耻辱。承蒙你亲自过来一趟，我实在不敢当。」

言语中透着礼貌，但是剑鬼的心思已经不在库鲁修身上了。

库鲁修的脑海中浮现出纷乱的思绪。仔细想来，今晚对老人来说一定是不眠之夜吧，这一定是很久以前就注定会发生的事。

维鲁海鲁姆真正需要的线索，只能是王城混乱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是绝对不能泄露的。

「特利亚斯卿……不，特利亚斯大人，我不希望我们之间谈话的目的变得不明不白。总而言之，我斗胆祈祷，您能实现您的夙愿。」

「可惜了啊。」

维鲁海鲁姆闭上了眼睛，看起来已经不打算继续说什么了。

库鲁修也明白，从本质上来说，她刚才的言论都具有相似的安慰含义。

彼此无言，库鲁修干脆地转身背对着维鲁海鲁姆。绿色的头发在监牢压抑的空气中飘扬，她头也不回的沿着道路走了出去。

「事情还顺利吗？……不，露出那样的表情，看来是遇到困难了呢。」

从楼梯前传来了轻快的叹息声。

地牢的入口旁——菲利斯靠着大厅里的椅子，俯视着库鲁修的表情。

他将手中的纸牌放在桌子上，对已然决出胜负的卫兵微笑。

「那么，你的主人已经回来了，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吧。输了的份儿，我们近卫骑士会一起准备的。」

「你在做什么……这哪里是赌博挣钱的时间啊。」

「啊呀~这话从菲利酱嘴里说出来可能不合适，但是这不也是库鲁修大人私下里希望的嘛……库鲁修大人？」

菲利斯红着脸，扭扭捏捏的靠近不断变化着表情的库鲁修。他伸出手指轻触库鲁修的脸颊，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交融在了一起。

「脸色很差呢，看来事情并不简单啊。」

「不要安慰我了……和弗利艾陛下一样，与我的能力不相称的烦恼不断增加。我总是对自己的不成熟感到愤怒啊。」

「可是，库鲁修大人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喵？」

感受着库鲁修身上那令人痛惜的心酸情绪，菲利斯轻轻握住了库鲁修的手，用掌心温柔地抚摸着。慢慢地，看着菲利斯的笑容，库鲁修的脸色也缓和了下来。

「说真的，我不是你的对手呢。你比我都更了解我自己。」

「当然咯，我可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呢，除了库鲁修大人身体上那些菲利酱没接触过的地方喵。①」

不知何故，菲利斯身后的卫兵都因为这一句玩笑话而激动了起来。

对那种反应感到惊讶的库鲁修，嘴中呢喃着「是啊是啊」，轻轻的点了点头。

「今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明天会不一样吧，明天的明天更是不同——所以，不要害怕现在的黑暗。」

在拘留室和维鲁海鲁姆交谈的事情，如库鲁修所想的那样随时间淡去了。

王族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重获自由的维鲁海鲁姆继续寻找下一个合作者，丝毫没有注意到国家的异变。库鲁修在王都的工作十分繁忙，领地的事务只好交给已经隐退的父亲处理。

当然，库鲁修现在还是单身，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忽视的。所有和这个问题相关的事情，都在说明库鲁修在男女方面的笨拙。

又或者说是傲慢的责任感，也就是库鲁修·卡尔斯滕的矜持在作祟。

这样迷雾重重，看不见未来的日子，突然迎来了一个简单的结局。

——卢克尼卡国王，兰德哈鲁·卢克尼卡驾崩。

随着国王停止呼吸，与之相连的王族血脉也仿佛受到侵蚀一般相继凋零。即使是弗利艾·卢克尼卡也不例外。

弗利艾过世的时候，是库鲁修紧紧握着他的手，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泪水划过库鲁修的脸颊，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菲利斯的脑海里。

「龙历石上出现了新的文字。——朋友，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上级贵族齐聚的会议上，那个老人难以掩饰住他的兴奋之情。

老人的名字是莱普·跋利耶尔，跋利耶尔领的领主。是个王族倾注以特别信赖，还托付了特殊职责的人物。

他那被托付的特殊职责是······

「龙历石的变化······能预示王国未来的预言板，有新的指示吗？」

「没错。已故的陛下给我的崇高使命，就是将龙历石的变化传达给你们。希望你们能认真倾听。」

他双膝跪地，拳掌相合，行以最崇高的礼节。

在上级贵族齐聚的会议上，莱普的爵位并不算高。尽管如此，在莱普的言论背后，有着龙历石这一力量和功绩的佐证。

龙历石——被安放在卢克尼卡王国的王城里，是为了证明王族和神龙的盟约而存在的秘迹之一。

和能带来丰饶土地的龙血一样，龙历石也被破格当做非常重要的东西处理。安置龙历石的地方，只有王族中的莱普能因为有限的任务而进入。

龙历石是一块方形的石板。看似普通，不过它的制作材料到现在也没能确定是什么。和制作材料一样，它发挥功效的原理也不得而知。

唯一能够确认的一点，就是在王国有巨大危机来临前，它就会显现出相应的解决危机的记述。

过去，卢克尼卡王国也因为龙历石上的记述而逃过几次危机。龙历石的功效得到了充分保障。

但是

「等等。龙历石的记述······真的可靠吗？」

有人用逐渐提高的声音打断正在行礼的莱普——正是波尔多。

他一脸严肃地瞪着眼睛，俯视着瘦小的莱普。对此，莱普皱起了眉头，恶狠狠的回瞪波尔多。

「可靠？！·······波尔多大人，你对历史置若罔闻了吗？龙历石上的记述有多可靠，象征着权威的贤人会中的诸位，都应该很清楚吧！」

「确实，它之前曾多次拯救我们……但是，这次的事情不一样了！假如龙历石真的能对王国未来的危机产生反应的话，那为什么没有显现出拯救陛下和其他王族的记述呢？如果龙历石真的能拯救国家的话，那就应该给出拯救陛下的道路！那才是正确的！」

「——」

波尔多义正言辞的指责着。对于他的意见，在会议圆桌旁的人大多都点头表示认同。

同居一席，认真倾听的库鲁修对此抱着相同的看法。如果龙历石真的能拯救国家的话，那就应该指出拯救王族的道路。

握住弗利艾的手时，库鲁修只能从他的灰暗的瞳孔中读出一件事

遗憾，仅此而已。

「——这方面的问题，我会亲自向大家解释清楚。」

「——你想，说什么？」

「是这样。我私下里做出了延迟传达龙历石变化的决定。我这么做的原因和你们想要的答案有关。」

「所以呢？说得明白一点！」

「龙历石上的记述发生变化……这件事发生在陛下驾崩之前。」

听着莱普的宣言，波尔多的表情变得呆滞。

这种反应不仅仅出现在波尔多身上。围绕圆桌而坐的各位微张嘴唇，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库鲁修同样非常震惊。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能呆呆的看着莱普。

「大家为什么都在沉默？大家觉得我为什么会这么做？首先，请相信，我绝对不会对陛下做出背信弃义的事情。」

「啊…啊啊！你忘记你的职责了吗？陛下给予你的责任，怎么可以想推脱就推脱！传达龙历石的指示，引领国家前进的…这样的责任！」

「如果我说，这次龙历石显现出的记述暗示着王族血脉的断绝呢？」

「什……么！?」

这一番言论如同炸弹一般极具冲击力。库鲁修屏息聆听着。

突然有人对着涨红了脸的波尔多说话。

「……好了，波尔多大人，还是冷静一点比较好。莱普大人，可以请你把详细的情况告诉我吗？」

「遵命。」

劝说波尔多的，是一个蓄着白色长胡子的老人。

那是贤人会的代表，马依库罗德福。他一改往日温和的眼神，将手放在胸前，催促莱普解释清楚。

「首先，龙历石发生变化的时间大约在十天前——也就是陛下还在世的时候……确实是我发现的。本来我可以立刻就向陛下报告，或者跟各位传达这件事情的……但是，我的独断让我把这件事放在今天宣布。」

「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龙历石上的记述是这样的。『在王族血脉断绝的时候，利用王族徽章选出五个候选人，从中决定新的巫女，缔结新的盟约』如此，你们要我无情地向躺在病榻上的陛下传达这样的消息？恕我难以做到。」

「……唔」

对于莱普所谈及的内容，在场旁听的上级贵族们无不轻声叹息。

如此残酷的预言，正是由那块所谓的「预言板」给出。预言了和病魔抗争到底的王族血脉的断绝。

正因如此，推迟传达相关记述的莱普，他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龙历石……抛弃了王族，想要另外寻找新的王族？还有，五名候选者……要怎么找到她们？」

「徽章。那是卢克尼卡王室中，与龙所结的盟约一起代代流传下来的宝珠。陛下驾崩，王族血脉断绝之后，它就失去了本应有的光泽……但是在新的王族手中，它就会现出耀眼的光芒。」

「徽章会在五名候选者手中发光么……这……能找到什么！混蛋！怎能用这种乱来的方法去选举王位！」

「你想要无视龙历石的指示吗？如果我们不能选出龙之巫女的话，卢克尼卡王国的历史就将终结！和龙所结的羁绊也是一样！」

面对说出反对言论的人，莱普在一瞬间用常识般的东西来予以反驳。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只能噤声。

不过，有人举起了手。

「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卡尔斯滕大人？那么，你也有什么意见吗？」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持否定意见虽说引人注目却也理所当然。然而我们都应该清楚的了解龙历石指示的重要性。那么，徽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呈上来吧。」

对着库鲁修点了点头后，莱普随扬起下巴做出指示。门扉缓慢的打开，侍从推着小车鱼贯而入。小车里装着的，是卢克尼卡王族的徽章。

近卫骑士等与王族有密切联系的职位有权利优先经受徽章的测试。

黑色的三角形石头上有着栩栩如生的金龙，中央镶嵌着一颗红色的宝珠。这样的东西算是奢侈品的代表，配合着王族的威势熠熠发光。但是那样璀璨的光芒在国王驾崩的时候消失了。

「它会再次发光……是这样么？」

「没错，就是这样……只要你是新的王族的话。」

侍从们亲手给围绕着圆桌而坐的众人分发徽章。

大家都在盯着徽章，有人冷汗直冒，也有人大口喘气。

假如徽章在自己的手上发光的话，那就意味着自己走上了通往王位的路。

和责任相比，有东西在喉咙里奏响野心的声音。

「莱普大人的情况如何？」

「我隐瞒过龙历石的记述。如果徽章在我手上放光的话，只会招致大家的疑惑。如果可能发生如此不和谐的事情，「徽章会不会选择我」这种事还是放在一边吧。」

面对提问，莱普摇了摇头，但是他的回答中也没有透露出具体情况。

波尔多用鼻子哼了一声，率先拿起了徽章。不过，在他那粗糙手掌中的徽章并无光芒。看样子，徽章并没有选择他。

随即，以马依库罗德福为首的其他贤人会成员也拿起了徽章。随后无奈的摇头。

就这样，圆桌旁的各位都拿起了徽章，微弱的呼吸声和小小的叹息声接连不断。

但是，就在这时……

「——啊！！」

马依库罗德福惊讶的大叫。他的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惊恐神色。

这样惊讶的神色一定可以代表现在在场的其他人的心情。

库鲁修低下头，凝视着手中散发出夺目光辉的徽章。

「看来，微不足道的我也能为王国做点什么啊。」

在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平静心情下，库鲁修握住手中光芒四溢的徽章如是说。

她慢慢地抬起头，闭上了双眼。

一片黑暗中，她仿佛看到了弗利艾最后的笑容。

——那场会议陷入了混乱，库鲁修的立场陷入难以用笔墨记述的混乱之中

唯一一个可以说得明白的地方就是，根据龙历石上记述的方法来看，库鲁修的地位获得了承认。这也是莱普的言论中具有现实意义的地方。

在这之后，库鲁修作为卡尔斯滕领的领主，不仅是暂定的王位候选人，还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进出王城的机会。

「不愧是库鲁修大人！和菲利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人能比库鲁修大人更适合代表卡尔斯滕家的立场了！」

看过会议的记录后，明确了库鲁修候选王族立场的菲利斯感到无比欣喜。但是他能真切感受到库鲁修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残酷现实吗……

「唔……库鲁修大人？喵，是要抚摸我吗？我很开心，很高兴呢！诶……耳朵……！」

「你总是……不会让我失望……今后，也拜托了。」

「是，是的！库鲁修大人真是让菲利酱越来越神魂颠倒的说。」

库鲁修的赞扬让菲利斯的脸颊微微发烫。他摆动尾巴做出害羞的样子。突然，菲利斯恢复了表情。

「那么，库鲁修大人以后是打算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暂时的，王位候补者。说是暂时的是因为现在还没法做出保证。除了我以外，还应该有四名候补者需要去寻找。如果最后能确认下来的话，就能够选出代表现实的巫女去和龙就盟约的问题进行交涉。」

「但是，龙历石的记述很荒诞不是喵？龙的要求根本就不明确。」

「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波尔多卿可能是在怀疑莱普·跋利耶尔伯爵隐瞒了什么。而且我觉得莱普卿的态度很让人在意……也许我稍稍挑剔了些……但是，梅扎斯伯爵那边安静的让人不安呐。」

那个时候，穿着平时访问王城的服饰——饱受非议的小丑妆容和奇特服装，同样围绕圆桌而坐的罗兹瓦尔·L·梅扎斯边境伯。

不怎么在王都抛头露面，但是从不会缺席任何一次哪怕不重要的会议，仿佛是会议的侍从一般。但是这次他却破天荒的没有什么反应。

「不管怎么说，怀疑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这就好比肚子疼就要去想办法使它不痛，正因如此，莱普卿和罗兹瓦尔卿才没有说什么吧。」

「呃！这样怀疑库鲁修大人，真是无礼的家伙！」

「也有可能是我太出格了，我有这种感觉。想来莱普卿根本没有预料到符合徽章要求的人会是我吧。」

「但是，那也太过分了，库鲁修大人不这么认为吗？」

看着欲言又止的菲利斯，库鲁修不禁苦笑。

菲利斯真的是忠诚的侍从啊，关心库鲁修的心意甚至超过库鲁修自己。

「啊啊，真的没这么想过。该来的总是会来，我只是这么想着。」

那时，在会议现场，库鲁修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呢。

莱普发出有关龙历石的话题时，周围的人是如此惊讶。莱普对波尔多的反驳如同理所当然那般点了点头，之后给出的解释也让人无话可说。

不过，在听说徽章能够带来接任王位的机会之时，库鲁修立刻就做出了选择。

然后，当库鲁修凝视着手掌中散发出灿烂光辉的徽章之时，她的内心毫无惊讶的微尘。有的，只是吹过她内心的风声

——机会

弗利艾的遗愿，从弗利艾口中得知的对王国存在的疑问。

库鲁修得到了机会，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弗利艾的死不会是牺牲的终结，所以要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库鲁修·卡尔斯滕平静地，把这一切作为事实承担了下来。

还不止如此。之前有一个延续在库鲁修胸膛中的烦恼，现在也有了与之相关的提示。

「菲利斯，我有一个请求。」

「——我一直都在哦。谨遵库鲁修大人的指示。」

菲利斯微微眯起一只眼睛，告诉库鲁修他已经做好了执行任务的觉悟。对此，库鲁修像是习惯了这个态度一般露出苦笑。

「叫他到这幢宅邸来。——剑鬼，终于有协商的空间了。」

「很高兴您能应我此次邀请前来。」

库鲁修单膝着地，用最具敬意的礼节来迎接维鲁海鲁姆。

这次会面被安排在库鲁修·卡尔斯滕那位于王都中的别邸。两人在接待室里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自从那次会面过后，您依旧无妄无灾。」

「嗯。卡尔斯滕大人也没什么变化呢。」

脸色毫无波动。两人仿佛例行公事一般，互换外交辞令一般的言语。

自从那天在拘留室的会面以来，维鲁海鲁姆的四处奔波并无成果的事情已经被调查清楚了。维鲁海鲁姆会接受她的邀请，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还是长话短说吧。」

「今天来之前，就已经从使者那里打听到了大概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能早早进入正题是再好不过的的了。」

话音刚落，维鲁海鲁姆向站在库鲁修身边，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般的菲利斯投去一瞥。菲利斯的尾巴从短裙的下摆伸展出来缠上了库鲁修的手臂，回避了他的眼神。

总是不满足，但是所用的方法总能让事情更加接近主题①。拥有着比自己更甚的『勇气』，这一为贵族所要求的素质。私下里，库鲁修是这样评论菲利斯的。

还有其他的想法，但是与爱情无关②。

「事情的真相。大家都毫不犹豫的拒绝你那关于白鲸的提案，就连波尔多卿都不假思索地终止了你们的交涉，我来告诉你这么做的理由。」

「啊。谁都闭口不谈，不说出拒绝的真正理由。到底是什么使你们的口风如此严实？无论如何，请让我听听看。」

「总是得不到回应……我明白了，即使这样，还是在追求答案……」

「那是我为妻子复仇的道路。如果有障碍的话，那就要摆脱它。」

毫无搪塞，这如钢铁一般的意志。

这个回答是库鲁修早已明了，却又满心期待着的答案。

但是，尽管如此，库鲁修对「坦白一切」这样的事情还是有一点抗拒。

她将要坦白的事情，哪怕是在卢克尼卡王国中也仅有少数人知道。那是是未被允许公开的事情。不过，那也是和曾为剑圣家族中的一员，现在却寄人篱下的维鲁海鲁姆交涉所必须的情报。

打破思想上的禁锢，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不过也仅是一点点而已。

「——兰德哈鲁陛下，驾崩。」

「——！」

维鲁海鲁姆的瞳孔皱缩，随即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不过，会令他惊讶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个。

「不仅如此，王族的血脉全部没落了。延续多年的卢克尼卡王族血统，就这么被断绝了。」

「混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维鲁海鲁姆震惊跪倒在地，他抬起脸来大声吼叫。

过于荒诞的内容给老人带来巨大的愤怒，他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无论如何，维鲁海鲁姆都难以相信这样的事情。

「作为曾经率领过近卫骑士团的人，你不想听听详细内容吗？」

「……」

「那就是事实。陛下卧病在床，而那种病症会随着王族的血脉而传播开来。并且，哪怕有着最优秀的治疗术师，也都无济于事。」

「啊……王族的成员……全都过世了……？怎么会，那样的事……」

一脸平静地道出事实的库鲁修摇了摇头，维鲁海鲁姆几近崩溃，险些瘫倒在地上。情急之下他用手撑住了身子，默不作声。

现在他明白了。

和波尔多突然改变主意类似，谁都有那拒绝自己请求的理由。

和王国存亡的大事相比，和白鲸有关的问题就只是细枝末节而已。舍弃掉这些细枝末节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当然，这并不能减轻维鲁海鲁姆的怒意。

但是，什么是怨恨？什么是愤怒？应该对谁感到愤怒呢？维鲁海鲁姆迷惘了。

所以维鲁海鲁姆只是沉默，用拳头死命地锤击地面，借此来压抑心中的愤怒。

地板因维鲁海鲁姆不断加强的力道而颤抖起来。他的拳头渗出丝丝血迹，眼中流露出遗憾。他紧咬着嘴唇，仿佛在坚守他那最后的自尊。

但是，不要那样做。

不应该那样做。

「男人的心境，不应该像你现在这样。」

「——啊……」

「卿的状况没有改变，复仇的道路上依旧布满阴霾。但是，去仔细聆听，去好好思考。难道你忘记了你这样凄惨的吼叫是为了谁吗？」

「这样毫无道理的污蔑我……你…你又懂得什么？」

「我什么也不懂。但是还请记住，不要失去心中努力拼搏的意志。如果想成为憧憬中的故事的登场人物的话，那就不要放弃，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

维鲁海鲁姆的眼中寄宿着怒意，但斗志的火焰却十分软弱

因迷惘而虚幻地摇曳，仿佛是从灰烬中窜出的小火苗一般。这样的斗志还远未达到库鲁修的要求。

「现在应该可以说出来了，维鲁海鲁姆。如果你站在我这一边，那我们就没法回头了。事关王国，十分重要。然后，卿现在只是个流浪于市井中的剑客，一棵徒有虚名的老树。」

「——老树么……那你又想从这上面得到什么？」

「不对。问问题的人是我，卿的职责就只是回答而已。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你。拘留所的会面，以及现在的会面。从一开始我就在做同样的事情。」

「——」

「维鲁海鲁姆·特利亚斯。你，愿意就这样过下去么？」

维鲁海鲁姆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瘫倒在地，但老人的眼眸开始变得澄澈，仿佛映着蓝天一般。

库鲁修点了点头，继续说。

「阻挡在卿复仇道路上的东西，对国家也很重要。但是在解决它之前，卿想借力的上级贵族全都拒绝了你的请求。而反观那些愿意借给你力量的势力，他们真的有挑战白鲸的实力吗？他们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要你手中关于白鲸的情报罢了。」

「你……我…你想说什么？」

「我的问题还没结束，维鲁海鲁姆。问问题的人是我。我会继续提问，然后找出答案。除了答案以外的话，我是不会搭理卿的。」

「——」

维鲁海鲁姆的眼神变得尖锐，想要看穿库鲁修内心所想。

但是，维鲁海鲁姆没法揭露库鲁修的内心。不是因为看破库鲁修自己都清楚的话语有什么难度，而是在库鲁修身边，不可预料的菲利斯的缘故。①

不管争论有多激烈，菲利斯只是依偎着库鲁修。没有开口，也没有担心的样子。

那是比什么都有效的支持库鲁修的手段，菲利斯清楚这一点。

而菲利斯那样的关怀，库鲁修比谁都清楚。

因此，库鲁修·卡尔斯滕接着发问。

「维鲁海鲁姆，卿复仇的道路在不远的将来断绝。向魔兽复仇的希望即将消失，卿的名声将被玷污。所以……」

「……如果是你的话，能给我重新握剑的机会吗？」

「又来了。维鲁海鲁姆。问的人是我，卿只要回答就好了。」

「——」

交叠双手，库鲁修以激烈的言辞回应。

听到这个，维鲁海鲁姆叹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眼。

然后他摆正了姿势。在那个场合，当他再次做出礼节性的姿势后，他睁开了双眼。

现在，维鲁海鲁姆瞳孔中的火焰，让库鲁修的背脊微微发抖。

「——斩杀白鲸。为妻子复仇。我想借助你的力量。」

「——我，不过是一个上级贵族。因为其他诸侯们的立场各不相同，所以卿的提案全部被拒绝了。那么，我为什么要帮你？」

「卡尔斯滕阁下，你能容许白鲸的存在吗？」

「不能。绝对不允许它的存在。它的行径如此恶劣，行为如此愚蠢，还做出那么多暴行。这样一个无情的生物，谁会允许它存活于世呢？但是……」

正说着，库鲁修略作停顿。对着维鲁海鲁姆静静地闭上了双眼。

「我最不能原谅的是，它的存在玷污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污浊的生活，黯淡的灵魂……那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容许的。所以，维鲁海鲁姆，我不能容忍现在这样颓废的你。」

「——啊，颓废的姿态么。」

「对，就是这样。我不能容忍看到那样的姿态。这样太屈辱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所以，尽管有各种原因使你变得颓废，但还是难以原谅。」

「——」

维鲁海鲁姆抬起脸庞，和库鲁修对视。

虽然维鲁海鲁姆的目光锐利，但库鲁修毫不畏惧。

视线在空中交锋，突然就缓和了下来。两人不约而同的微笑。

「那么，对我这棵老树有什么要求吗？吾主。」

「做出决定吧。——不辱没自己的灵魂，展现出你原本身姿的魅力。剑鬼，维鲁海鲁姆·范·阿斯特雷亚那样的身姿才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

「剑鬼之名，阿斯特雷亚的家名，早就被我舍弃了。斩杀白鲸的时候，那些东西不过是装饰品罢了。」

「那么我将为卿做出胜利的呐喊。到那时，维鲁海鲁姆之名将再次传遍天下。」

「——」

对库鲁修的话语庄严地点头，维鲁海鲁姆恭敬地摆出了臣下的礼节。

看到这副情景，库鲁修满意的点了点下巴。她取下挂在腰间的利剑，走进维鲁海鲁姆。然后……

「收到。」

维鲁海鲁姆自然而然的伸出双手，接过这把剑，如行云流水一般。

剑身在维鲁海鲁姆手中旋转了一圈。库鲁修反手从刀鞘中拔出利刃，并向前伸出。

她将细长的刀身轻靠在维鲁海鲁姆的左肩上，轻轻敲击。然后在另一边肩膀上也进行了相同的过程。

「我只希望你不会让我的期望落空。守护好它，维鲁海鲁姆。」

「对御身施以忠诚，感怀对御身的恩情，坚守对御身的誓言。我以我的灵魂起誓。」

「嗯，那就好。」

接受誓言的话语，库鲁修收起利剑，将它横立在胸前。

然后，她将剑再次伸到维鲁海鲁姆面前。维鲁海鲁姆恭敬地接过，将它收入刀鞘之中。

「这是给你的。剑士可不能没有自己的剑。」

「但是……」

「我想看到，卿持剑而立的威风姿态。」

面对库鲁修的期待，维鲁海鲁姆在眨眼的瞬间就站了起来。

他弯下上半身，对库鲁修鞠了一躬。然后将那把宝剑捆在腰部，调整好位置。

就这样，库鲁修清楚自己心中的迷惘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里，刻下了主从的誓言。

完成维鲁海鲁姆的愿望，给弗利艾的愿望以希望吧。

如果上天真的选择了库鲁修的话，那现在这样才是上天所希望看到的吧。

遵从自己灵魂的指示，做不辜负自己的事情。

然后去拯救所有人，解决那些不安宁的事情吧。

——这一天，剑鬼成为讨伐白鲸的最大助力。

那也是库鲁修阵营在王选中旧的结束，新的开始。

「啊，真是令人艳羡呢。」

维鲁海鲁姆得到了实现宏愿的机会，而库鲁修得到了她所憧憬的风采。

看着两人想法不同但又都抱有喜悦的样子，菲利斯嘟起了嘴唇。

「库鲁修大人，还是不要说场面话啦，赶紧进入正题吧。」

刚开始交涉的时候，他们谈到了国王驾崩的事情，那是为了跟维鲁海鲁姆解释他受到拒绝的原因。这些跟阵营什么的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交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库鲁修话锋一转，混着磅礴的热量，用语言发动猛烈的攻势。

劝说维鲁海鲁姆加入库鲁修阵营这件事，尽管成功的话对他们是有利的，但那也太仓促且盲目了。在交涉的过程中，菲利斯心中感到如走钢丝一般的紧张感。好在现在总算可以放心了。

不想看到因劝说失败而低沉失落的库鲁修。更何况她对剑鬼的风采是那么的憧憬和向往。

「真是……库鲁修大人呢，总是让我的心砰砰的跳呢。虽然那样很棒喵。」

作为王选候选人，如果能成功讨伐白鲸的话，那一定能得到国民的支持。

不再说场面话，他们继续关于正事的交谈。库鲁修向维鲁海鲁姆交代清楚她内心的想法，而这将老人从无法复仇的阴霾下解放了出来。

菲利斯一直在旁倾听。和维鲁海鲁姆一般，全国上下有很多跟他一样因白鲸而失去亲属的人。菲利斯可不会忘记这些事情。

作为治愈术师，菲利斯经常在全国各地巡回工作。很容易就能掌握王国上下的异常情况。

因为菲利斯小心的把握着这些信息，所以王都中知道的人反而很少。

「真是可爱的，没有防备的，令人目不转睛的库鲁修大人喵……也正因如此，菲利酱才要好好地看着你。」

眼眸平静，黄色的瞳孔眯成一条缝。菲利斯眺望远方的目光中流露出对一个过世老人的挂念。

库鲁修所背负的憧憬，这样的一个受万众期待的人物，

如果这样的憧憬和期待，受到了背叛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样的事情，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啊。」

青年口中轻微的嘟哝声没有被其他人听到，就这样消失了。

王选开始，以及白鲸袭来成为现实的事情，是在这个夜晚之后半年的事情了。